



前漢書

十一



リ伊8
1.795
27



陳勝項籍傳第一

服虔曰傳次其時之先後耳不曰賢智功之大小也師古曰雖次時之先後亦曰事類相從如江充息夫躬與蒯通同傳賈山與路溫舒同傳

漢書三十一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陳勝字涉陽城人

師古曰地理志屬汝南郡

吳廣字叔陽夏人也

師古曰地理志屬淮陽夏音工雅反

勝少

時嘗與人傭耕

師古曰與人與人俱也傭耕謂受其雇直而為之耕言賣功傭也

輟耕之壟上

師古曰輟止也之往也壟上謂田中

之高 悵然甚久曰苟富貴無相忘

師古曰但一人富貴不問彼此皆不相忘也

傭者笑而應曰若

為傭耕何富貴也勝太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

師古曰鴻大鳥也水

居鵠黃鵠也一舉千里鵠音胡督反

秦二世元年秋七月發閭左戍漁陽九百人

師古曰閭里門也發

閭左之人皆遣成也解其在食貨志

勝廣皆為屯長

師古曰人所聚曰屯為其長帥也

行至蘄大澤鄉會天大

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斬

師古曰度謂量計之音大各反

勝廣迺謀曰今亡亦死

舉大計亦死等死死國可乎勝曰天下苦秦久矣吾聞二世少子

不當立當立者乃公子扶蘇扶蘇已數諫故不得立上使外將兵

新金圖書

此係明治八年八月八日
所購山田同人贈
所購山田同人贈



師古曰數音所
角及下皆類此
今或聞無罪二世殺之百姓多聞其賢未知其死如淳曰扶蘇自

殺故人不知其死或曰為不知何坐而死故天下冤二世殺之師古曰如或說皆非也此言我聞二世已殺扶蘇矣而百姓皆未知之故勝廣舉事許自稱扶蘇耳項燕為楚將數有功音一千反愛士卒楚人憐之或曰為在今誠曰吾眾為天

下倡宜多應者師古曰倡讀曰唱謂首號令也廣曰為然迺行卜卜者知其指意曰足下事皆成有功然足下卜之鬼乎李奇曰卜者誠曰所卜事雖成當死為鬼惡指斥言而勝失其指反依鬼神起怪也蘇林曰孤鳴祠中即是也如淳曰曰鬼道威眾乎或但用人事也師古曰李如之說皆非也卜者云事成有功然須假託鬼神乃可暴起耳故勝廣曉此意則為魚書狐鳴曰威眾耳勝廣喜

念鬼曰此敎我先威眾耳迺丹書帛曰陳勝王置人所罾魚腹中師古曰罾魚網也形如仰繳蓋四維而舉之音會卒買魚烹食得書已怪之矣師古曰亨音普庚反又間令廣

之次所旁叢祠中夜篝火狐鳴呼曰大楚興陳勝王鄭氏曰間謂竊令人所止處也叢鬼所憑也師古曰張說非也此言密於廣所次舍處旁側叢祠中為之非戍人所止也叢謂草木岑蔚者也祠神祠也構謂結起也呼音火故反卒皆夜驚

恐旦日卒中往往指目勝廣師古曰指而私目視之勝廣素愛人士卒多為用將尉醉師古曰將尉者其官本尉耳時領戍人故為將尉廣故數言欲亡忿尉令辱之曰激怒其眾

尉果笞廣尉劍挺廣起奪而殺尉師古曰挺拔也尉劍自拔出廣因奪取之勝佐之并殺兩尉

召令徒屬曰公等遇雨皆已失期當斬藉弟令毋斬服虔曰藉猶借也弟使也應劭曰藉也晉灼曰酈食其傳弟言之外戚傳弟一見我蘇說是也師古曰服應說弟義皆非也晉氏意頗近之而猶未得漢書諸言弟者甚眾弟但語有緩急耳言但令無斬也今俗人語稱但者急言之則音如弟矣酈食其外戚傳所云弟者皆謂但耳義非且也而戍死者

固什六七且壯士不死則已死則舉大名耳侯王將相寧有種乎師古曰言求之而得不必亂曹徒屬皆曰敬受令迺詐稱公子扶蘇項燕從民望也袒

右稱大楚師古曰袒右者脫右肩之衣當時取異於凡眾也為壇而盟祭曰尉首師古曰曰所殺尉之首祭神也勝自

立為將軍廣為都尉攻大澤鄉拔之收兵而攻蕪下迺令符離

人葛嬰將兵徇蕪呂東李奇曰徇畧也師古曰音似峻反攻鍾鄧苦柘譙皆下之師古曰五縣名也鍾音竹乙反行收兵比至陳師古曰比音必兼反兵車六七百乘騎千餘卒數萬

人攻陳陳守令皆不在師古曰守郡守也令縣令也獨守丞與戰譙門中晉灼曰譙門義關師古曰守丞謂郡丞之居守者一曰郡守之丞故曰守丞譙門謂門上為高樓曰望者耳樓一名譙故謂美麗之樓為麗譙譙亦呼為巢所謂巢車者亦於兵革之上為樓曰望也譙巢聲相近本一物也今

謂郡丞之居守者一曰郡守之丞故曰守丞譙門謂門上為高樓曰望者耳樓一名譙故謂美麗之樓為麗譙譙亦呼為巢所謂巢車者亦於兵革之上為樓曰望也譙巢聲相近本一物也今

流俗書本譙下有城字非也此自陳耳非譙之地譙城前已下矣不勝守丞死迺入據陳數日號召三老豪

築會計事師古曰號皆曰將軍身被堅執銳師古曰堅甲也銳利兵也伐無道誅暴

秦復立楚之社稷功宜為王勝迺立為王號為張楚劉德曰若云張大楚國也張晏曰先

是楚為秦滅已施今立楚為張也師古曰張說是也於是諸郡縣苦秦吏暴皆殺其長吏將呂應勝

迺呂廣為假王監諸將呂西擊滎陽令陳人武臣張耳陳餘徇趙

汝陰人鄧宗徇九江郡當此時楚兵數千人為聚者不可勝數師古曰

曰聚音葛嬰至東城立襄彊為楚王師古曰東城縣名地理志屬九江郡後聞勝已立因殺

襄彊還報至陳勝殺嬰令魏人周市北徇魏地師古曰即梁地非河東之魏也廣圍滎

陽李由為三川守守滎陽廣不能下勝徵國之豪桀與計師古曰呂

上蔡人房君蔡賜為上柱國鄭氏曰房君官號也姓蔡名賜晉灼曰張耳傳言相國房君是也師古曰房君者封邑之名非官號也周

文陳賢人也嘗為項燕軍視日文穎曰周文即周章也服虔曰視日旁氣也如淳曰視日時吉凶舉動之占師古曰視日如說是也

事春申君應劭曰楚相黃歇自言習兵勝與之將軍印西擊秦行收兵至關

車千乘卒十萬至戲軍焉師古曰戲水名在新豐東音許宜反解具在高紀秦令少府章邯免驪

山徒人奴產子服虔曰家人之產奴也師古曰奴產子猶今人云家生奴也悉發呂擊楚軍大敗之周文

走出關止屯曹陽晉灼曰亭名也在弘農東十三里魏武帝改為好陽師古曰曹水之陽也其水出陝縣西南峴頭山而北流入河今謂之好陽澗在陝縣西四

里十五二月餘章邯追敗之復走黽池師古曰黽音洧十餘日章邯擊大破之周

文自到軍遂不戰武臣至邯鄲自立為趙王陳餘為大將軍張耳

召騷為左右丞相師古曰召讀曰邵勝怒捕繫武臣等家室欲誅之柱國曰

秦未亡而誅趙王將相家屬此生一秦師古曰言為讎敵復與秦無異不如因立之勝

迺遣使者賀趙而徙繫武臣等家屬宮中師古曰徙居宮中示優禮也拘而不遣故謂之繫而封

張耳子敖為成都君趙兵亟入關師古曰趣讀曰促亟急也音居力反趙王將相相與

謀曰王王趙非楚意也楚已誅秦必加兵於趙計莫如毋西兵師古曰勿出也

使使北徇燕地呂自廣趙南據大河北有燕代楚雖勝秦不

敢制趙若不勝秦必重趙師古曰重謂尊重也趙承秦楚之敝可呂得志於天

三

下趙王呂為然因不西兵而遣故上谷卒史韓廣將兵北徇燕張晏曰卒史曹史也

燕地貴人豪桀謂韓廣曰楚趙皆已立王燕雖小亦萬乘之

國也願將軍立為王韓廣曰廣母在趙不可燕人曰趙方西憂秦

南憂楚其力不能禁我且呂楚之強不敢害趙王將相之家今趙

又安敢害將軍之家乎韓廣曰為然迺自立為燕王居數月趙奉

燕王母家屬歸之是時諸將徇地者不可勝數周市北至狄縣名也

後漢安帝時改名臨濟狄人田儋殺狄令自立為齊王反擊周市市軍散還至魏

地立魏後故甯陵君咎為魏王應劭曰魏諸公子名咎欲立六國後呂樹黨也咎在勝所不得之

魏魏地已定欲立周市為王市不肯使者五反師古曰反謂回還也勝迺立甯

陵君為魏王遣之國周市為相將軍田臧等相與謀曰周章軍已

破服虔曰周章即周文秦兵且至我守滎陽城不能下秦軍至必大敗不如少

遺兵足呂守滎陽師古曰遺留也悉精兵迎秦軍師古曰悉盡也今假王驕不知兵權

不可與計非誅之事恐敗因相與矯陳王令呂誅吳廣師古曰矯詐也託言受令也

獻其首於勝勝使賜田臧楚令尹印使為上將田臧迺使諸將李

歸等守滎陽城自己精兵西迎秦軍於敖倉與戰田臧死軍破章

邯進擊李歸等滎陽下破之李歸死陽城人鄧說將兵居郟師古曰說讀口

破之五逢亦走陳勝誅鄧說勝初立時凌人秦嘉銍人董緜符離

人朱雞石取慮人鄭布徐人丁疾等皆特起張晏曰凌泗水縣也銍符離沛縣也取慮徐臨淮縣也師古曰

緜音先列反取音趨又音秋慮音盧將兵圍東海守於郟勝聞迺使武平君畔為將軍張晏曰畔

也名監郟下軍秦嘉自立為大司馬惡屬人師古曰不欲統屬於人告軍吏曰武平

君年少不知兵事勿聽因矯呂王命殺武平君畔章邯已破五逢

擊陳柱國房君死章邯又進擊陳西張賀軍勝出臨戰軍破張賀

死臘月張晏曰秦之臘月夏之九月臣瓚曰建丑之月也師古曰史記云胡亥二年十月誅葛嬰十一月周文死十二月陳涉死瓚說是也勝之汝陰還

至下城父

師古曰下城父地名在城父縣東父音甫

其御莊賈殺勝呂降秦葬碭諡曰隱王勝

故涓人將軍呂臣為蒼頭軍

應劭曰涓人如謁者將軍姓呂名臣也時軍皆著青巾故曰蒼頭服虔曰蒼頭謂士卒青巾中若赤眉之號呂

相別也師古曰涓潔也涓人主潔除之人涓音蠲

起新陽

師古曰縣名也屬汝南郡

攻陳下之殺莊賈復呂陳為楚

初勝令錕人宋留將兵定南陽入武關留已徇南陽聞勝死南陽

復為秦

師古曰為音于偽反

宋留不能入武關迺東至新蔡遇秦軍宋留呂軍

降秦秦傳留至咸陽車裂留呂徇

師古曰徇行示也呂示衆為戒徇音辭峻反

秦嘉等聞勝軍

敗迺立景駒為楚王引兵之方與

師古曰之往也方與縣名也方音房與音諫

欲擊秦軍濟陰

下使公孫慶使齊王欲與并力俱進齊王曰陳王戰敗未知其死

生楚安得不請而立王公孫慶曰齊不請楚而立王楚何故請齊

而立王且楚首事當令於天下

師古曰首事謂最先兵起

田儋殺公孫慶秦左右校

復攻陳下之呂將軍走徼兵復聚

如淳曰徼要也徼要散卒復相聚也師古曰徼音工堯反

與番盜英

布相遇

師古曰番即番陽縣也於番為盜故曰番盜番音蒲何反其後番字改作郿

攻擊秦左右校破之青波

文穎曰地名也

復呂陳為楚會項梁立懷王孫心為楚王陳勝王凡六月初為王

其故人嘗與傭耕者聞之迺之陳叩宮門曰吾欲見涉宮門令欲

縛之自辯數迺置

師古曰辯數謂自分別其姓名也并歷道與涉故舊之事故舍而不縛也數音山羽反

不肯為通勝出

遮道而呼涉

師古曰呼謂大喚也音火故反

迺召見載與歸入宮見殿屋帷帳客曰夥

涉之為王沈沈者

應劭曰夥音禍沈沈宮室深邃之貌也沈音長舍反

楚人謂多為夥故天下傳之

夥涉為王由陳涉始客出入愈益發舒言勝故情或言客愚無知

專妄言輕威勝斬之諸故人皆自引去由是無親勝者呂朱防為

中正胡武為司過主司羣臣諸將徇地至今令之不是者繫而罪之

呂苛察為忠其所不善者不下吏輒自治

師古曰不呂付吏而防武自治之

勝信用之

諸將呂故不親附此其所呂敗也勝雖已死其所置遣侯王將相

竟亡秦高祖時為勝置守冢于碭至今血食王莽敗迺絕

師古曰至今血食者

司馬遷作史記本語也莽敗迺絕者班固之詞也於文為衍益失不刪耳

項籍字羽下相人也韋昭曰臨淮縣初起年二十四其季父梁梁父即楚名

將項燕者也家世楚將封於項師古曰即今項城縣故姓項氏籍少時學書不

成去學劍又不成去梁怒之籍曰書足記姓名而已劍一人敵不

足學學萬人敵耳於是梁奇其意迺教以兵法籍大喜畧知其意

又不肯竟梁嘗有櫟陽逮請斬獄掾曹咎書抵櫟陽史司馬欣曰

故事皆已應劭曰項梁曾坐事傳繫櫟陽獄從斬獄掾曹咎取書與司馬欣抵相歸抵也已止也梁嘗殺人與籍避仇吳

中吳中賢士大夫皆出梁下師古曰言皆不及也每有大絲役及喪梁常主辦

陰以兵法部勒賓客子弟以知其能秦始皇帝東遊會稽渡浙江

應劭曰浙音折晉灼曰江水至會稽山陰為浙江梁與籍觀籍曰彼可取而代也梁掩其口曰無

妄言族矣師古曰凡言族者謂族誅之梁曰此奇籍籍長八尺二寸力扛鼎師古曰扛舉也音江

才氣過人吳中弟子皆憚籍秦二世元年陳勝起九月會稽假守

通張晏曰假守兼守也晉灼曰楚漢春秋云姓殷素賢梁迺召與計事梁曰方今江西皆反秦此

亦天亡秦時也先發制人後發制於人守歎曰聞夫子楚將世家

唯足下耳梁曰吳有奇士桓楚亡在澤中人莫知其處獨籍知之

梁迺戒籍持劍居外待梁復入與守語曰請召籍使受令召桓楚

籍入梁眴籍曰可行矣師古曰眴動目也音舜動目而使之也今書本有作眴字者流俗所改耳籍遂拔劍擊斬

守梁持守頭佩其印綬門下驚擾籍所擊殺數十百人師古曰數十百人者八九十乃

至百也他皆類此府中皆驚伏莫敢復起師古曰龍氣也音章涉反梁迺召故人所知豪吏

諭以所為師古曰諭曉告之遂舉吳中兵使人收下縣師古曰四面諸縣也非郡所都故謂之下也得精

兵八千人部署豪桀為校尉候司馬師古曰分部而署置之有一人不得官自言

梁曰某時某喪使公主某事不能辨以故不任公衆迺皆服梁為

會稽將籍為裨將師古曰裨助也相副助也裨音頻移及他皆類此徇下縣秦二年廣陵人召平

為陳勝徇廣陵師古曰召讀曰邵未下聞陳勝敗走秦將章邯且至迺渡江

矯陳王令拜梁為楚上柱國曰江東已定急引兵西擊秦梁迺召

前漢三十一

八千人渡江而西聞陳嬰已下東陽使使欲與連和俱西陳嬰者

故東陽令史蘇林曰曹史也晉灼曰漢儀注令史曰居縣素信為長者師古曰素

為長東陽少年殺其令相聚數千人欲立長無適用師古曰適主迺請陳

嬰嬰謝不能遂強立之縣中從之者得二萬人欲立嬰為王異軍

蒼頭特起應劭曰言嬰母謂嬰曰自吾為迺家婦聞先故未曾貴師

汝也今暴得大名不祥不如有所屬事成猶得封侯事敗易呂亡非

世所指名也嬰迺不敢為王謂其軍曰項氏世世將家有名於楚

今欲舉大事將非其人不可師古曰言言不材之我倚名族亡秦必矣古

師古曰言言不材之屬焉服虔曰英布起於蒲地因呂為號也如淳曰史記項羽紀言當陽君蒲將軍皆屬項羽自

比更有蒲將軍也師古曰此二人也服說失之若是一人不當先言姓名後迺稱將軍也

凡六七萬人軍下邳是時秦嘉已立景駒為楚王軍彭城東欲呂

距梁梁謂軍吏曰陳王首事戰不利未聞所在今秦嘉昔陳王立

景駒人逆亡道迺引兵擊秦嘉軍敗走追至胡陵嘉還戰師古曰一

日嘉死軍降景駒走死梁地梁已并秦嘉軍胡陵將引而西章邯

至粟師古曰粟縣各梁使別將朱雞石餘樊君與戰餘樊君死朱雞石

敗亡走胡陵梁迺引兵入薛誅朱雞石梁前使羽別攻襄城襄城

堅守不下已拔皆阬之師古曰陷之還報梁聞陳王定死召諸別將

會薛計事時沛公亦從沛往居鄭人范增晉灼曰鄭音鄭絕之鄭師古曰居

巢字亦作巢本年七十素好奇計往說梁曰陳勝敗固當師古曰言其計畫

春秋時巢國夫秦滅六國楚最亡罪自懷王入秦不反楚人憐之至今故南公

稱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服虔曰南公南方之老人也蘇林曰今陳勝首事

不立楚後其勢不長今君起江東楚蠶起之將皆爭附君者師古曰

字也逢起如逢蠶之起言其眾也呂君世世楚將為能復立楚之後也於是梁

迺求楚懷王孫心在民間為人牧羊立呂為楚懷王從民望也陳

一說逢蠶與鋒同言鋒銳而起者

嬰為上柱國封五縣與懷王都盱台

師古曰盱音許于反台音怡

梁自號武信君引

兵攻亢父

師古曰亢音抗父音甫

初章邯既殺齊王田儋於臨菑

師古曰高紀及儋傳並言於臨濟此獨言臨菑

疑此誤也

田假復自立為齊王儋弟榮走保東阿章邯追圍之梁引兵救

東阿大破秦軍東阿田榮即引兵歸逐王假假亡走楚相田角亡

走趙角弟閒故將居趙不敢歸田榮立儋子市為齊王梁已破東

阿下軍遂追秦軍數使使趣齊兵俱西

師古曰趣讀曰促

榮曰楚殺田假趙

殺田角田閒迺發兵梁曰田假與國之王

張晏曰與黨與也

窮來歸我不忍

殺趙亦不殺角閒呂市於齊

張晏曰若市買相貿易利也梁救榮難榮猶不用命梁念殺假等榮未必多出兵不待呂初又可呂貿易

他利呂除已害遂背德可輔假呂伐齊故曰市市賀易也晉灼曰欲令楚殺田假呂為已利而楚保全不殺呂買其計故曰市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市者呂角閒市取齊兵也直言趙不殺角閒

呂求齊兵耳

齊遂不肯發兵助楚梁使羽與沛公別攻城陽屠之西破秦

軍濮陽東秦兵收入濮陽沛公羽攻定陶未下去西畧地至

雍丘大破秦軍斬李由還攻外黃外黃未下梁起東阿比至定陶

再破秦軍

師古曰比音必寐反

羽等又斬李由益輕秦有驕色宋義諫曰戰勝

而將驕卒惰者敗今少惰矣秦兵日益臣為君畏之梁不聽迺使

宋義於齊道遇齊使者高陵君顯

張晏曰名顯封於高陵晉灼曰高陵琅邪縣也

曰公將見武信

君乎曰然義曰臣論武信君軍必敗公徐行則免疾行則及禍秦

果悉起兵益章邯夜銜枚擊楚大破之定陶

師古曰銜枚解在高紀

梁死沛公與

羽去外黃攻陳留陳留堅守不下沛公羽相與謀曰今梁軍敗士

卒恐迺與呂臣俱引兵而東呂臣軍彭城東羽軍彭城西沛公軍

碭章邯已破梁軍則呂為楚地兵不足憂迺渡河北擊趙大破之

當此之時趙歇為王陳餘為將張耳為相走入鉅鹿城

師古曰趙歇張耳共入鉅鹿也

秦將王離涉間圍鉅鹿

張晏曰秦二將也王離王翦孫涉姓間名也

章邯軍其南築甬道而輸

之粟

師古曰章邯為甬道而運粟呂饒王離涉間之軍

陳餘將卒數萬人軍鉅鹿北所謂河北軍

也宋義所遇齊使者高陵君顯見楚懷王曰宋義論武信君必敗

數日果敗軍未戰先見敗徵師古曰徵證也可謂知兵矣王召宋義與計事

而說之師古曰說讀曰悅因呂為上將軍羽為魯公為次將范增為末將諸

別將皆屬號卿子冠軍師古曰冠軍言其在諸軍之上北救趙至安陽留不進師古曰今相州安陽縣

秦三年羽謂宋義曰今秦軍圍鉅鹿疾引兵渡河楚擊其外趙應

其內破秦軍必矣宋義曰不然夫搏牛之蝱不可已破蝱張晏曰搏音博蘇林

曰蝱喻秦蝱喻章邯等言小大不同勢欲滅秦當寬邯等也如淳曰猶言本欲已大力伐秦而不可已救趙也師古曰搏擊也言呂手擊牛之背可已殺其上蝱而不能破蝱喻今將兵方欲滅秦不能盡力與章邯即戰或未今秦攻趙戰勝則兵罷我承其敝師古曰罷讀曰疲不勝

則我引兵鼓行而西必舉秦矣師古曰鼓行謂擊鼓而行無畏懼也故不如先鬪秦趙夫

擊輕銳我不如公坐運籌策公不如我因下令軍中曰猛如虎很

如羊貪如狼強不可令者皆斬遣其子襄相齊身送之無鹽師古曰縣名

飲酒高會師古曰高會大會也天寒大雨士卒凍飢羽曰將勦力而攻秦久留

不行今歲飢民貧卒食半菽孟康曰半五斗器名也臣贊曰士卒食蔬菜救雜半之師古曰贊說是也菽謂豆也軍無見

糧師古曰無見在之糧迺飲酒高會不引兵渡河因趙食與併力擊秦迺曰承

其敝夫呂秦之強攻新造之趙其勢必舉趙趙舉秦強何敝之承

且國兵新破王坐不安席埽境內而屬將軍師古曰屬委也音之欲反國家安危在

此一舉今不卹士卒而徇私宴非社稷之臣也羽晨朝上將軍宋

義即其帳中斬義頭師古曰卽就也出令軍中曰宋義與齊謀反楚楚王陰

令籍誅之諸將讐服師古曰讐失氣也音之涉反莫敢枝梧如淳曰梧音梧枝梧猶枝杆也臣贊曰小柱為枝邪柱為梧今屋梧

將軍師古曰未得懷王之命故且為假也使人追宋義子及之齊殺之使桓楚報命於王

王因使使立羽為上將軍羽已殺卿子冠軍威震楚國名聞諸侯

迺遣當陽君蒲將軍將卒二萬人渡河救鉅鹿戰少利陳餘復請

兵羽迺悉引兵渡河已渡皆湛師古曰湛讀曰沈謂沈沒其艇於水中破釜翫燒廬舍持

三日糧視士必死無還心師古曰視讀曰示於是至則圍王離與秦軍遇九

戰絕甬道大破之殺蘇角文穎曰秦將虜王離涉間不降自燒殺當是時

楚兵冠諸侯師古曰言最爲上也諸侯軍救鉅鹿者十餘壁莫敢縱兵及楚擊

秦諸侯皆從壁上觀楚戰士無不一當十呼聲動天地師古曰呼音火故反諸

侯軍人人惴恐服虔曰惴音章瑞反於是楚已破秦軍羽見諸侯將入轅門張晏曰軍

行曰車爲陳轅相向爲門故曰轅門師古曰周禮掌舍王行則設車宮轅門也

上師古曰繇讀與由同將軍兵皆屬焉章邯軍棘原晉灼曰地名在鉅鹿南羽軍漳南相持未

戰秦軍數卻師古曰卻退也音丘略反二世使人讓章邯師古曰讓謂責也章邯恐使長史欣

請事至咸陽留司馬門三日師古曰凡言司馬門者宮垣之內兵衛所在四面皆有司馬門趙

高不見有不信之心長史欣恐還走不敢出故道趙高果使人追

之不及欣至軍報曰事亡可爲者師古曰言不可復爲軍旅之事相國趙高頡國主斷

亦遺章邯書曰白起爲秦將南并鄢郢北阬馬服服虔曰馬服趙括也父奢爲趙將有功賜號馬

服馬服猶服馬也故世稱之師古曰鄢郢皆楚邑也鄢音偃郢音弋井及攻城略地不可勝計而卒賜死師古曰蒙恬卒終也

爲秦將北逐戎人開榆中地數十里服虔曰金城縣所治也蘇林曰在上郡師古曰即今之榆林占者上郡界蘇說是也

竟斬陽周孟康曰縣名也屬上郡晉灼曰恬賜死死於此縣何者功多秦不能封因呂法誅之今

將軍爲秦將三歲矣所亡失已十萬數而諸侯竝起茲益多彼趙

高素諛日久師古曰諛諂也今事急亦恐二世誅之故欲呂法誅將軍呂塞

責師古曰塞當也使人更代呂脫其禍師古曰脫免也將軍居外久多內隙有功亦誅

亡功亦誅且天之亡秦無愚智皆知之今將軍內不能直諫外爲

亡國將孤立而欲長存豈不哀哉將軍何不還兵與諸侯爲從文穎曰關東爲從關西爲橫孟康曰南北爲從東西爲橫師古曰言欲如六國時共敵秦二說皆是也還兵謂迴兵內嚮呂攻秦也從音子容反南面稱孤孰與身

伏斧質妻子爲戮乎師古曰質謂鎡也古者斬人加於鎡上而斫之也鎡音竹林反章邯狐疑陰使候始成

使羽欲約鄭氏曰候軍候也始姓成名也約未成羽使蒲將軍引兵渡三戶服虔曰漳水津也孟康曰在鄴

西三軍漳南與秦戰再破之羽悉引兵擊秦軍汧水上師古曰汧水在鄴西南音于大

破之邯使使見羽欲約羽召軍吏謀曰糧少欲聽其約軍吏皆曰
善羽迺與盟洎水南殷虛上應劭曰洎水在湯陰界殷虛故殷都也師古曰洎水出
林慮縣東北至于長樂入清水洎音桓俗音表非也虛
已盟章邯見羽流涕為言趙高羽迺立章邯為雍王置軍中使
長史欣為上將將秦軍行前師古曰行前謂居前而行漢元年羽將諸侯兵三十餘
萬行略地至河南遂西到新安師古曰今穀州新安城是異時諸侯吏卒徭役屯
戍過秦中師古曰異時猶言先時也秦中關中秦地也秦中遇之多亡狀師古曰無善形狀也及秦軍降諸
侯諸侯吏卒乘勝奴虜使之輕重折辱秦吏卒吏卒多竊言章將
軍詐吾屬降諸侯今能入關破秦大善即不能諸侯虜吾屬而東
秦又盡誅吾父母妻子諸將微聞其計呂告羽羽迺召英布蒲將
軍計曰秦吏卒尚眾其心不服至關不聽事必危不如擊之獨與
章邯長史欣都尉翳入秦於是夜擊阬秦軍二十餘萬人至函谷
關有兵守不得入聞沛公已屠咸陽羽大怒使當陽君擊關羽遂

入至戲西鴻門聞沛公欲王關中獨有秦府庫珍寶亞父范增亦
大怒勸羽擊沛公饗士旦日合戰羽季父項伯素善張良良時從
沛公項伯夜呂語良良與俱見沛公因伯自解於羽師古曰自解猶
今言分疎也明
日沛公從百餘騎至鴻門謝羽自陳封秦府庫還軍霸上呂待大
王閉關呂備他盜不敢背德羽意既解范增欲害沛公賴張良樊
噲得免語在高紀後數日羽迺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其宮室
火三月不滅收其寶貨略婦女而東秦民失望師古曰沛公入關儉節自
處約法三章及秦之政而
項羽屠殺焚燒恣其殘酷
故關中之人失所望也於是韓生說羽曰關中阻山帶河四塞之地肥
饒可都呂伯師古曰伯讀曰霸羽見秦宮室皆已燒殘又懷思東歸曰富貴
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師古曰言無人見之不榮顯矣韓生曰人謂楚人沐猴而冠果
然張晏曰沐猴彌猴也師古曰言雖著人衣冠其心不類人也果然果如人之言也羽聞之斬韓生初懷王與諸將約
先入關者王其地羽既背約使人致命於懷王懷王曰如約羽迺

曰懷王者吾家武信君所立耳非有功伐張晏曰積功曰伐何呂得顓主約

師古曰顓與專同天下初發難服虔曰兵初起時也假立諸侯後呂伐秦然身被堅執銳

首事暴露於野三年滅秦定天下者皆將相諸君與籍力也懷王

亡功固當分其地王之諸將皆曰善羽迺陽尊懷王為義帝曰古

之王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文穎曰居水之上流也游或作流師古曰游即流也徙之長沙都郴師古

背約恐諸侯叛之陰謀曰巴蜀道險秦之遷民皆居之迺曰巴蜀

亦關中地故立沛公為漢王王巴蜀漢中而參分關中王秦降將

呂距塞漢道迺立章邯為雍王王咸陽呂西長史司馬欣故櫟陽

獄吏嘗有德於梁都尉董翳本勸章邯降故立欣為塞王王咸陽

呂東至河立翳為翟王王上郡徙魏王豹為西魏王王河東瑕丘

公申陽者孟康曰瑕丘縣之老人也姓申名陽張耳嬖臣也師古曰嬖謂愛幸也先下河南迎楚河上

立陽為河南王趙將司馬卬定河內數有功立卬為殷王王河內

徙趙王歇王代趙相張耳素賢又從入關立為常山王王趙地當

陽君英布為楚將常冠軍立布為九江王番君吳芮師古曰番音蒲河反帥百

粵佐諸侯從入關立芮為衡山王義帝柱國共敖師古曰共讀曰龔將兵擊

南郡功多因立為臨江王徙燕王韓廣為遼東王燕將臧荼師古曰荼音塗

從楚救趙因從入關立荼為燕王田市為膠東王齊將田

都從共救趙入關立都為齊王故秦所滅齊王建孫田安羽方渡

河救趙安下濟北數城引兵降羽立安為濟北王田榮者背梁不

肯助楚擊秦呂故不得封陳餘棄將印去不從入關然素聞其賢

有功於趙聞其在南皮故因環封之三縣孟康曰繞南皮三縣呂封之師古曰環音宦番君將

梅鈞師古曰鈞音火玄反功多故封十萬戶侯羽自立為西楚霸王師古曰霸王讀曰霸

梁楚地九郡都彭城諸侯各就國田榮聞羽徙齊王市膠東而立

田都為齊王大怒不肯遣市之膠東因呂齊及迎擊都都走楚市
畏羽迺亡之膠東就國榮怒追殺之即墨自立為齊王予彭越將
軍印令反梁地越迺擊殺濟北王田安田榮遂并王三齊之地時
漢王還定三秦羽聞漢并關中且東師古曰言方欲出關而擊楚也齊梁畔之大怒迺
呂故吳令鄭昌為韓王呂距漢令蕭公角等擊彭越越敗蕭公角
等時張良徇韓遣項王書曰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敢
東師古曰如本要約也又呂齊梁反書遺羽羽呂此故無西意而北擊齊徵兵
九江王布布稱疾不行使將將數千人往二年羽陰使九江王布
殺義帝陳餘使張同夏說說齊王榮師古曰夏說讀曰悅下說齊王說音式芮反曰項王為天
下宰不平今盡王故王於醜地師古曰醜惡也而王羣臣諸將善地逐其故
主趙王迺北居代餘呂為不可師古曰於義不當然聞大王起兵且不聽不義
師古曰凡不義之事皆不聽順願大王資餘兵師古曰資給也使擊常山呂復趙王請呂國為扞

蔽師古曰猶為齊之藩屏齊王許之因遣兵往陳餘悉三縣兵師古曰悉盡也與齊併力擊
常山大破之張耳走歸漢陳餘迎故趙王歇反之趙趙王因立餘
為代王羽至城陽田榮亦將兵會戰榮不勝走至平原平原民殺
之羽遂北燒夷齊城郭室屋師古曰夷平也皆阬降卒係虜老弱婦女徇齊
至北海所過殘滅齊人相聚而畔之於是田榮弟橫收得亡卒數
萬人反城陽羽因留連戰未能下漢王劫五諸侯兵服虔曰時有十八諸侯漢得其五師
古曰常山河南魏韓殷也解在高紀十八諸侯漢時又先已得塞翟天服說非也凡五十六萬人東伐楚羽聞之即令
諸將擊齊而自呂精兵二萬人南從魯出胡陵漢王皆已破彭城
收其貨賂美人日置酒高會羽迺從蕭晨擊漢軍而東至彭城日
中大破漢軍張晏曰一日之中或曰早擊之至日中大破師古曰或說是也漢軍皆走迫之穀泗水臣瓚曰二水皆在沛郡彭
城漢軍皆南走山師古曰走趣也音奏楚又追擊至靈辟東睢水上師古曰睢音雖漢軍
卻為楚所擠臣瓚曰擠排也師古曰音子詰反又音子奚反多殺漢卒十餘萬皆入睢水睢水為

不流師古曰言殺人漢王迺與數十騎遁去語在高紀太公呂后間求

漢王師古曰間反遇楚軍楚軍與歸羽常置軍中漢王稍收散卒蕭

何亦發關中卒悉詣滎陽戰京索間師古曰索敗楚楚呂故不能過

滎陽而西漢軍滎陽築甬道取敖倉食三年羽數擊絕漢甬道漢

王食乏請和割滎陽呂西為漢羽欲聽之歷陽侯范增曰漢易與

耳今不取後必悔之羽迺急圍滎陽漢王患之迺與陳平金四萬

斤呂間楚君臣師古曰間語在陳平傳項羽呂故疑范增稍奪之權

范增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為之願賜骸骨歸行未至彭城

疽發背死師古曰疽癰創於是漢將紀信詐為漢王出降呂誑楚軍故

漢王得與數十騎從西門出令周苛從公魏豹守滎陽師古曰苛音何

漢王西入關收兵還出宛葉間師古曰葉與九江王黥布行收兵羽

聞之即引兵南漢王堅壁不與戰是時彭越渡睢與項聲薛公戰

下邳殺薛公羽迺東擊彭越漢王亦引兵北軍成臯羽已破走彭

越師古曰擊破引兵西下滎陽城亨周苛殺從公虜韓王信進圍成臯

漢王跳師古曰輕身而急獨與滕公得出北渡河至修武從張耳韓信

楚遂拔成臯漢王得韓信軍留止使盧縮劉賈渡白馬津入楚地

佐彭越共擊破楚軍燕郭西師古曰燕郡故南燒其積聚攻下梁地十

餘城羽聞之謂海春侯大司馬曹咎曰謹守成臯即漢欲挑戰慎

毋與戰勿令得東而已我十五日必定梁地復從將軍於是引兵

東四年羽擊陳留外黃外黃不下數日降羽悉令男子年十五呂

上詣城東欲阬之外黃令舍人兒年十三蘇林曰令之舍人兒也臣贊曰往

說羽曰彭越强劫外黃師古曰強外黃恐故且降待大王大王至又

皆阬之百姓豈有所歸心哉從此呂東梁地十餘城皆恐莫肯下

矣羽然其言迺赦外黃當阬者而東至睢陽聞之皆爭下漢果數

挑楚軍戰楚軍不出使人辱之五六日大司馬怒渡兵汜水師古曰汜音凡

解在卒半渡漢擊大破之盡得楚國金玉貨賂大司馬咎長史欣皆

自剄汜水上咎故斬獄掾欣故塞王羽信任之羽至睢陽聞咎等

破則引兵還漢軍方圍鍾離昧於滎陽東師古曰昧音莫葛反羽軍至漢軍與

楚盡走險阻師古曰走音奏羽亦軍廣武相守迺為高俎置太公其上如淳曰高俎几

之上也李奇曰軍中巢櫓謂之俎師古曰俎者所召薦肉示欲烹之故置俎上如說是也告漢王曰今不急下吾亨太公漢王

曰吾與若俱北面受命懷王師古曰若汝也約為兄弟吾翁即汝翁師古曰翁謂父也

必欲亨迺翁幸分我一杯羹師古曰迺亦汝也古者曰杯盛羹今之則杯有兩耳者是也羽怒欲殺之項

伯曰天下事未可知且為天下者不顧家雖殺之無益但益怨耳

羽從之迺使人謂漢王曰天下匈匈徒呂吾兩人師古曰匈匈謹擾之意也他皆類此願

與王挑戰決雌雄毋徒罷天下父子為也師古曰罷讀曰疲漢王笑謝曰吾

寧鬪智不能鬪力羽令壯士出挑戰漢有善騎射曰樓煩應劭曰樓煩胡人也

李奇曰後為縣屬鴈門此縣人善騎射謂士為樓煩取其稱耳未必樓煩人也師古曰李說是也楚挑戰三合樓煩輒射殺之羽

大怒自被甲持戟挑戰樓煩欲射羽瞋目叱之師古曰瞋目張目也音充人反樓煩目

不能視手不能發走還入壁不敢復出漢王使間問之迺羽也師古

曰間微問之也漢王大驚於是羽與漢王相與臨廣武間而語漢王數羽十

罪師古曰數責也音所具反語在高紀羽怒伏弩射傷漢王漢王入成臯時彭越數

反梁地絕楚糧食又韓信破齊且欲擊楚羽使從兄子項它為大

將龍且為裨將師古曰它音徒何反且音子余反高紀云項聲此傳云項它紀傳不同未知孰是救齊韓信破殺龍且

追至成陽虜齊王廣信遂自立為齊王羽聞之恐使武涉往說信

語在信傳時漢關中兵益出食多羽兵食少漢王使侯公說羽羽

迺與漢王約中分天下割鴻溝而西者為漢東者為楚歸漢王父

母妻子已約羽解而東五年漢王進兵追羽至故陵復為羽所敗

漢王用張良計致齊王信建成侯彭越兵及劉賈入楚地圍壽春

大司馬周殷叛楚舉九江兵隨劉賈迎黥布與齊梁諸侯皆大會
 羽壁垓下軍少食盡漢帥諸侯兵圍之數重羽夜聞漢軍四面皆
 楚歌迺驚曰漢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多也起飲帳中有美人姓
 虞氏常幸從駿馬名騅常騎師古曰蒼白雜毛曰騅蓋呂其色名之迺悲歌忼慨自為歌詩
 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
 兮奈若何師古曰若汝也歌數曲美人和之羽泣下數行左右皆泣莫能仰
 視於是羽遂上馬戲下騎從者八百餘人師古曰戲大將之旗也音許宜反又音許為反漢書通呂戲為旌麾
 及指麾字夜直潰圍南出馳平明漢軍迺覺之令騎將灌嬰呂五千騎追
 羽羽渡淮騎能屬者百餘人師古曰屬聯及也音之欲反羽至陰陵迷失道孟康曰縣名屬九江郡
 問一田父田父給曰左文穎曰給欺也欺令左也左迺陷大澤中呂故漢追及之羽
 復引而東至東城迺有二十八騎追者數千羽自度不得脫師古曰脫免也
 謂其騎曰吾起兵至今八歲矣身七十餘戰所當者破所擊者

服未嘗敗北遂伯有天下師古曰伯讀曰霸然今卒困於此師古曰此卒於也此天亡我
 非戰之罪也今日固決死願為諸軍快戰必三勝斬將艾旗迺後
 死師古曰艾音刈使諸君知我非用兵罪天亡我也於是引其騎因四隕山
 孟康曰四下隕也師古曰隕音徒回反而為圍陳外嚮師古曰圍陳四周為之也外嚮謂兵刃皆在外也漢騎圍之數重羽
 謂其騎曰吾為公取彼一將令四面騎馳下期山東為三處於是
 羽大呼馳下師古曰呼也音火故反漢軍皆披靡師古曰披音普彼反遂殺漢一將是時楊喜
 為郎騎追羽羽還叱之師古曰還謂迴面也喜人馬俱驚碎易數里師古曰碎易謂開張而易其本
 處碎音頻亦反與其騎會三處漢軍不知羽所居分軍為三復圍之羽迺馳
 復斬漢一都尉殺數十百人復聚其騎亡兩騎迺謂騎曰何如騎
 皆服曰如大王言於是羽遂引東欲渡烏江臣贊曰在牛楮烏江亭長檣船
 待服虔曰檣音蟻如淳曰南方人謂整船向岸曰檣謂羽曰江東雖小地方千里眾數十萬亦足
 王也願大王急渡今獨臣有船漢軍至亡呂渡羽笑曰迺天亡我

何渡為且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而西今亡一人還縱江東父兄憐而王我我何面目見之哉縱彼不言籍獨不愧於心乎謂亭長曰吾知公長者也吾騎此馬五歲所當亡敵嘗一日千里吾不忍殺呂賜公迺令騎皆去馬步持短兵接戰羽獨所殺漢軍數百人羽亦被十餘創顧見漢騎司馬呂馬童曰若非吾故人乎師古曰若汝也馬童面之張晏曰呂故人難親所之故背之也如淳曰面謂不正視也師古曰如說非也面謂背之不面向也面縛亦謂反情而縛之杜元凱曰吾為但見其面非也指王翳曰如淳曰指示王翳此項王也羽迺曰吾聞漢購我頭千金邑萬戶師古曰購音工豆反吾為公得鄧展曰令公得我為功也音灼曰字或作德迺自剄王翳取其頭亂相輾蹈師古曰輾踐也音人九反爭羽相殺者數十人最後楊喜呂馬童郎中呂勝楊武各得其一體故分其地呂封五人皆為列侯漢王迺呂魯公號葬羽於穀城諸項支屬皆不誅封項伯等四人為列侯賜姓劉氏贊曰昔賈生之過秦曰應劭曰賈生書有過秦二篇言秦之過此第一篇也司馬遷取呂為贊班固因之秦孝公據殽

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師古曰殽謂殽山今陝縣東二殽是也函謂函谷今桃林縣南洪溜澗是也君臣固守而闕周

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并吞八荒之心張晏曰括結囊也言其能包含天下

戰之備外連衡而鬪諸侯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師古曰言其不費功力也

孝公既沒惠文武昭襄師古曰惠文王孝公之子武王惠文王之弟蒙故業因遺策南取

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會盟而謀

弱秦不愛珍器重寶肥饒之地呂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師古曰締結也從音

相與為一當此之時齊有孟嘗師古曰孟嘗君田文趙有平原師古曰平原君趙勝

楚有春申師古曰春申君黃歇魏有信陵師古曰公子無忌為信陵君此四賢者皆明智而忠信

寬厚而愛人尊賢重士約從離橫師古曰約誓為從欲呂分離為橫橫謂秦也從音子容反其下亦同兼韓魏

燕趙宋衛中山之眾於是六國之士有甯越徐尚蘇秦杜赫之屬

為之謀齊明周最陳軫召滑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師古

為之謀齊明周最陳軫召滑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師古

曰召讀 吳起孫臏帶他兒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朋制其兵師古曰臏音頻

忍反他音徒何又見常呂十倍之地百萬之軍仰關而攻秦師古曰秦之地形高而諸侯之兵欲

攻關中者皆仰嚮故云仰關也秦人開關延敵九國之師遁巡而不敢進師古曰

今流俗書本仰字作叩非也秦無亡矢遺鏃之費師古曰秦之地形

曰遁巡謂疑懼而卻退也適音千旬反流俗書本巡字誤作逃讀而天下已困矣師古曰鏃矢鋒也音子木反於是從散約敗爭割地而賂秦秦有餘

力而制其弊追亡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鹵師古曰漂浮也鹵盾也其血可

反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山河強國請服弱國入朝施及孝文

莊襄王師古曰施延也孝文王昭襄王之子也莊襄王季文王之子即始皇父也施音弋鼓反享國之日淺國家亡事及

至始皇奮六世之餘烈師古曰季公惠文王武王昭襄王季文王莊襄王凡六君也烈業也振長策而馭宇內

師古曰呂乘馬為喻也策所呂搗馬也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敲扑以鞭笞

天下鄧展曰敲短杖也扑捶也師古曰敲音苦交反扑音普木反威震四海南取百粵之地呂為桂林象

郡百粵之君頰首係頸鄧展曰頰音俯師古曰古俯字委命下吏迺使蒙恬北築長城

而守藩籬師古曰言呂長城并蔽胡寇如人家之有藩籬卻匈奴七百餘里師古曰卻音丘略反胡人不敢南

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於是廢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呂

愚黔首墮名城殺豪俊師古曰墮毀也音火規反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鋦如

曰鋦音矯箭鏃也師古曰鋒戈戟刃也鋦與鏃同即箭鏃也如音是也鑄呂為金人十二師古曰所謂公仲者也三輔黃圖云

兼天下改諸侯為郡縣一法律同度量大人來見臨洮其長五丈足跡六尺呂弱天下之民然後踐華為城服虔曰斷華山為城

晉灼曰踐登也因河為池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川呂為固良將勁弩

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師古曰問之為誰又云何人其義一也天下已定始

皇之心自呂為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始皇

既沒餘威震于殊俗然而陳涉甕牖繩樞之子服虔曰呂繩係戶樞也音康曰瓦甕為樞也疇隸

之人如淳曰疇古文萌字疇民也遷徙之徒也材能不及中庸非有仲尼墨翟之知

文穎曰墨翟宋人為墨家者也陶朱猗頓之富師古曰越人范蠡逃越止於陶自謂陶朱公猗頓本魯人大畜牛羊於猗氏之南貨撥王公馳名天下躡

足行伍之間如淳曰躡音疊師古曰躡音女涉反而免起阡陌之中如淳曰時皆僻屈在阡陌之中也師古曰免者言免脫徭役也

免字或作俛帥罷散之卒將數百之衆師古曰罷讀曰疲轉而攻秦斬木爲兵揭

竿爲旗師古曰揭音竭謂豎之也今天下雲合響應師古曰響讀曰響贏糧而

景從師古曰贏擔也景從山東豪俊遂並起而亡秦族矣且天下非小弱

也雍州之地殽函之固自若也師古曰自若陳涉之位不齒於齊楚燕

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師古曰齒謂鉏耰棘矜不敵於鉤戟長鎩服虔曰

也曰鉏柄及棘作矜也晉灼曰耰推塊推也師古曰服說非也耰摩田器也棘戟也矜與矜同

謹謂矛鋌之把也鈎戟戟刃鈎曲者也鎩鎩也言往者秦銷兵刃陳涉起時但用鉏耰及戈戟之

音其中反鎩音其列反適戍之衆不亢於九國之師師古曰適讀曰謫謂罪罰

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曩時之士也師古曰曩昔然而成敗異

變功業相反何也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師古曰絜謂圍束

結反比權量力不可同年而語矣然秦呂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

師古曰區招八州而朝同列鄧展曰招舉也百有餘年然后呂六合爲家

師古曰后與後殺函爲宮一夫作難而七廟墮師古曰墮毀身死人手爲天

下笑者何也仁誼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周生亦有言鄭氏曰周時賢

記稱太史公曰余聞之周生舜蓋重童子項羽又重童子師古曰童子豈其苗裔

邪何其興之暴也夫秦失其政陳涉首難豪傑蜂起相與並爭不

可勝數然羽非有尺寸乘勢拔起隴畝之中晉灼曰拔音卒拔之拔鄧展

年遂將五諸侯兵滅秦分裂天下而威海內封立王侯政繇羽出

師古曰繇號爲霸王師古曰伯位雖不終近古呂來未嘗有也師古曰近

及羽背關懷楚放逐義帝師古曰昔關謂昔約不王高祖於而怨王侯畔已

難矣自矜功伐奮其私智而不私古始霸王之國欲呂力征經營

天下五年卒亡其國身死東城尚不覺寤不自責過失迺引天亡

我非用兵之罪豈不謬哉

昔來爲天

陳勝項籍傳第一

漢書三十一

張耳陳餘傳第二

漢書三十二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張耳大梁人也

臣贊曰今陳留大梁城也

少時及魏公子毋忌為客

師古曰毋忌六國時信陵君也言其尚及見毋

忌為之賓客

嘗亡命遊外黃

師古曰命者名也凡言亡命謂脫其名籍而逃亡

外黃富人女甚美庸奴其

夫

師古曰言不恃賴其夫視之若庸奴

亡邸父客

如淳曰父時故賓客也師古曰邸歸也音丁禮反

父客謂曰必欲求賢

夫從張耳女聽為請決嫁之

師古曰請決絕於前夫而嫁於耳

女家厚奉給耳耳呂故

致千里客宦為外黃令

陳餘亦大梁人好儒術遊趙苦陘

張晏曰苦陘章帝醜其名改曰漢昌師古曰陘音刑

富人公乘氏

呂其女妻之餘年少父事耳相與為刎頸交

師古曰刎斷也刎頸交者言托契深重雖斷頸絕頭無所顧也

列音舜粉反

高祖為布衣時嘗從耳遊秦滅魏購求耳千金餘五百金兩

人變名姓俱之陳為里監門

耳攝使受笞

師古曰攝謂引持之

吏去耳數之曰

師古曰數責也音所具反

始吾與公言何如今

耳攝使受笞

師古曰攝謂引持之

吏去耳數之曰

師古曰數責也音所具反

始吾與公言何如今

見小辱而欲死一吏乎餘謝罪陳涉起斬至陳耳餘上謁涉師古曰上其謁

而見也上謁若今之通名涉及左右生平數聞耳餘賢見大喜陳豪桀說涉曰將軍

被堅執銳帥士卒誅暴秦復立楚社稷功德宜為王陳涉問兩

人兩人對曰將軍曠目張膽師古曰張膽言勇之甚出萬死不顧之計為天下除

殘今始至陳而王之視天下私師古曰視讀曰示願將軍毋王急引兵而西

遣人立六國後自為樹黨師古曰樹立也如此野無交兵誅暴秦據咸陽呂

令諸侯則帝業成矣今獨王陳恐天下解矣師古曰解謂離散其心也涉不聽遂立

為王耳餘復說陳王曰大王與梁楚務在入關未及收河北也臣

嘗遊趙知其豪桀師古曰與相知也願請奇兵略趙地於是陳王許之呂所

善陳人武臣為將軍耳餘為左右校尉與卒三千人從白馬渡河師古曰津名即今滑州白馬縣界也

北為長城之役南有五領之戍服虔曰山領有五因呂為名交趾合浦界有此領師古曰服說非也領者西自衡山之南東窮於海曰秦為亂政虐刑殘滅天下

一山之限耳而別標名則有五焉裴氏廣州記云大庾始安臨賀桂陽揭陽是為五領鄧德明南康記曰大庾領一也桂陽騎田領二也九真都龐領三也臨賀萌渚領四也始安越城領五也裴說也外內騷動百姓罷敝師古曰罷讀曰疲頭會箕斂服虔曰吏到其家人人頭數出穀曰箕斂呂供軍

費財匱力盡師古曰匱竭也重呂苛法師古曰重音直用反使天下父子不相聊師古曰言無聊賴呂

相係今陳王奮臂為天下倡始莫不嚮應師古曰倡讀曰唱嚮讀曰響家自為怒各報

其怨師古曰為音于偽反縣殺其令丞郡殺其守尉今呂張大楚王陳師古曰言張建大楚

之國而王於陳地使吳廣周文將卒百萬西擊秦於此時而不成封侯之業

者非人豪也夫因天下之力而攻無道之君報父兄之怨而成割

地之業此一時也豪傑皆然其言迺行收兵得數萬人號武信君

師古曰武臣自號也下趙十餘城餘皆城守莫肯下迺引兵東北擊范陽范陽

人蒯通說其令徐公降武信君又說武信君曰侯印封范陽令語

在通傳趙地聞之不戰下者三十餘城至邯鄲耳餘聞周章軍入

關至戲卻蘇林曰至戲地而卻兵又聞諸將為陳王徇地多呂讒毀得罪誅怨陳

王不呂為將軍而呂為校尉迺說武臣曰陳王非必立六國後師古曰非

也今將軍下趙數十城獨介居河北晉灼曰介音憂臣贊曰介特也師古曰二說並非也介隔也讀如本字不王

無呂填之師古曰填音竹刃反且陳王聽讒還報恐不得脫於禍師古曰脫免也音土活反願將

軍毋失時武臣迺聽遂立為趙王呂餘為大將軍耳為丞相使人

報陳王陳王大怒欲盡族武臣等家而發兵擊趙相國房君諫曰

秦未亡今又誅武臣等家此生一秦也不如因而賀之使急引兵

西擊秦陳王從其計徙繫武臣等家宮中封耳子敖為成都君使

使者賀趙趣兵西入關師古曰趣讀曰促耳餘說武臣曰王王趙非楚意特

呂計賀王師古曰言力不能制且事安撫為權宜之計耳楚已滅秦必加兵於趙願王毋西兵北

徇燕代南收河內呂自廣趙南據大河北有燕代楚雖勝秦必不

敢制趙趙王呂為然因不西兵而使韓廣略燕李良略常山張騫

略上黨師古曰騫音烏點反韓廣至燕燕人因立廣為燕王趙王迺與陳餘北

略地燕界趙王閒出為燕軍所得師古曰閒出謂投開隙而微出也燕囚之欲與分地

其舍曰蘇林曰斯取薪者也養養又者也舍謂所舍宿主人也晉灼曰呂辭相告曰謝師古曰謝其舍謂告其舍中人也故下言舍中人皆笑今流俗書本於此舍下輒加人字

吾為二公說燕與趙王載歸師古曰二公張耳陳餘舍中人皆笑曰使者往

十輩皆死若何呂能得王師古曰若汝也次下亦同迺走燕壁師古曰走趣也音奏燕將見之問

曰知臣何欲燕將曰若欲得王耳曰君知張耳陳餘何如人也燕

將曰賢人也曰其志何欲燕將曰欲得其王耳趙卒笑曰君未知

兩人所欲也夫武臣張耳陳餘杖馬箠下趙數十城張晏曰言其不用兵革也師古曰箠

謂馬槓也音止樂反亦各欲南面而王夫臣之與主豈可同日道哉顧其勢初

定師古曰顧思念也且呂長少先立武臣呂持趙心今趙地已服兩人亦欲

分趙而王時未可耳今君囚趙王念此兩人名為求王實欲燕殺

之此兩人分趙而王夫呂一趙尚易燕師古曰易輕也音弋豉反况呂兩賢王左提

前漢三十二

右挈而責殺王滅燕易矣師古曰提挈言相扶持也燕已為然迺歸趙王養卒為御

而歸李良已定常山還報趙王趙王復使良略太原至石邑秦兵

塞井陘未能前秦將詐稱二世使使遺良書不封張晏曰欲其漏泄君臣相疑也曰良

嘗事我得顯幸誠能反趙為秦赦良罪貴良良得書疑不信之邯

鄲益請兵師古曰之往也未至道逢趙王姊從百餘騎良望見呂為王伏謁

道旁王姊醉不知其將使騎謝良良素貴起慙其從官從官有一

人曰天下叛秦能者先立且趙王素出將軍下今女兒迺不為將

軍下車請追殺之良呂得秦書欲反趙未決因此怒遣人追殺王

姊遂襲邯鄲邯不知竟殺武臣趙人多為耳餘耳目者故得脫

出收兵得數萬人客有說耳餘曰兩君羈旅張晏曰羈寄旅客也而欲附趙難

可獨立趙後輔呂誼師古曰謂求取六國時趙王後而立之呂名義自輔助也可就功師古曰就成也迺求得趙

歇立為趙王居信都張晏曰歇趙之苗裔也信都襄國也李良進兵擊餘餘敗良良走歸

章邯章邯引兵至邯鄲皆徙其民河內夷其城郭師古曰夷平也耳與趙王

歇走入鉅鹿城王離圍之餘北收常山兵得數萬人軍鉅鹿北章

邯軍鉅鹿南棘原築甬道屬河師古曰屬聯及也音之欲反饒王離師古曰饒古餉字謂饋運其軍糧也王

離兵食多急攻鉅鹿鉅鹿城中食盡耳數使人召餘餘自度兵少

不能敵秦不敢前數月耳大怒怨餘使張廩陳釋往讓餘師古曰讓責也曰

始吾與公為刎頸交今王與耳旦暮死而公擁兵數萬不肯相救

胡不赴秦俱死師古曰胡何也且什二相全師古曰十中尚冀得一二勝秦餘曰所呂不俱死欲

為趙王張君報秦今俱死如呂肉餒虎何益師古曰餒飢也音於偽反張廩陳釋曰

事已急要呂俱死立信安知後慮餘曰吾顧呂無益師古曰顧思念也迺使

五千人令張廩陳釋先嘗秦軍師古曰嘗試也言若嘗食云至皆沒當是時燕齊楚

聞趙急皆來救張敖亦北收代得萬餘人來皆壁餘旁項羽兵數

絕章邯甬道王離軍乏食項羽悉引兵渡河破章邯軍諸侯軍迺

敢擊秦軍遂虜王離於是趙王歇張耳得出鉅鹿與餘相見責讓餘問張騫陳釋所在餘曰騫釋必死責臣臣使將五千人先嘗秦軍皆沒耳不信臣為殺之數問餘餘怒曰不意君之望臣深也

師古曰望怨望也次下亦同豈臣重去將哉師古曰重難也迺脫解印綬與耳耳不敢受餘

起如廁客有說耳曰天予不取反受其咎今陳將軍與君印綬不受反天不祥急取之耳迺佩其印收其麾下餘還亦望耳不讓趨

出耳遂收其兵餘獨與麾下數百人之河上澤中漁獵由此有隙

趙王歇復居信都耳從項羽入關項羽立諸侯耳雅遊多為人所

稱師古曰雅故也言其久故倦遊交結英傑是呂多為人所稱譽也項羽素亦聞耳賢迺分趙立耳為常山

王治信都師古曰治為治處也音丈吏反信都更名襄國餘客多說項羽陳餘張耳一

體有功於趙羽呂餘不從入關聞其在南皮即呂南皮旁三縣封之而徙趙王歇王代耳之國餘愈怒曰耳與餘功等也今耳王餘

獨侯及齊王田榮叛楚餘迺使夏說說田榮師古曰夏說讀曰悅說田榮音式銳反曰項羽

為天下宰不平盡王諸將善地徙故王王惡地今趙王迺居代願

王假臣兵請呂南皮為扞蔽師古曰扞蔽猶藩屏也田榮欲樹黨迺遣兵從餘餘

悉三縣兵師古曰悉盡也襲常山王耳耳敗走曰漢王與我有故張晏曰漢王布衣時常從耳遊甘公曰文穎曰善說星者甘氏也晉灼

也而項王疆立我我欲之楚師古曰羽既疆盛又為所立是呂狐疑莫知所往甘公曰音扶問反先至必王楚

雖疆後必屬漢耳走漢漢亦還定三秦方圍章邯廢丘耳謁漢王

漢王厚遇之師古曰高紀云元年五月漢王定雍地東如咸陽引兵圍雍王廢丘而遣諸將畧地八月塞王次翟王翳皆降漢二年十月陳餘擊常山王張耳耳敗走

降漢而此傳適言方圍廢丘時耳謁漢王隔呂他事於後始云漢二年東擊楚則與帝紀前後參錯不司疑傳誤也餘已敗耳皆收趙地迎趙

王於代復為趙王趙王德餘師古曰懷其德立呂為代王餘為趙王弱國初

定留傳趙王而使夏說呂相國守代師古曰為代相國而居守漢二年東擊楚使告

趙欲與俱餘曰漢殺張耳迺從於是漢求人類耳者斬其頭遺餘

餘迺遣兵助漢漢敗於彭城西餘亦聞耳詐死即背漢漢遣耳與

韓信擊破趙井陘斬餘泚水上蘇林曰泚音祇也晉灼曰問其方人音祇師古曰泚音二說皆是也蘇音祇敬之祇音執夷反古音

如是晉音根祇之祇音丁計及今其土俗呼水則然追殺趙王歇襄國四年夏立耳為趙王五年秋

耳薨諡曰景王子敖嗣立為王尚高祖長女魯元公主為王后七

年高祖從平城過趙趙王旦暮自上食體甚卑有子壻禮高祖箕

踞罵詈甚慢之師古曰箕踞者謂申兩脚其形如箕趙相貫高趙午年六十餘故耳客也

怒曰吾王辱王也孟康曰冀州人謂懦弱為辱師古曰音士連反說敖曰天下豪桀竝起能者先

立今王事皇帝甚恭皇帝遇王無禮請為王殺之敖齧其指出血

師古曰自齧其指出血呂表至誠而為誓約不肯漢也曰君何言之誤且先王亡國賴皇帝得復國師

謂曰吾等非也吾王長者不肯德且吾等義不辱今帝辱我王故

欲殺之何迺汗王為師古曰言何為迺汗染王事成歸王事敗獨身坐耳八年上從

東垣過師古曰擊韓王信餘寇於東垣還而過趙貫高等迺壁人柏人要之置廁文穎曰置人廁壁中呂伺高祖

上過欲宿心動問曰縣名為何曰柏人柏人者迫於人不宿去九

年貫高怨家知其謀告之於是上逮捕趙王諸反者趙午等十餘

人皆爭自剄貫高獨怒罵曰誰令公等為之今王實無謀而并捕

王公等死誰當白王不反者師古曰白明也迺檻車與王詣長安師古曰檻車者車而為檻形謂

呂板四周之無所通見高對獄曰獨吾屬為之王不知也吏榜笞數千師古曰榜謂捶擊之也音彭他

皆類此刺羶身無完者應劭曰呂鐵刺之又燒灼之師古曰羶音而悅反終不復言呂后數言張王呂

魯元故不宜有此上怒曰使張敖據天下豈少迺女虜師古曰迺汝也廷尉

呂貫高辭聞上曰壯士誰知者呂私問之張晏曰呂和悅問之臣瓚曰字多作私謂呂私情相問也師古曰瓚

也說也中大夫泄公曰臣素知之師古曰泄音薛此固趙國立名義不侵為然諾

者也師古曰侵猶犯負也上使泄公持節問之師古曰勞苦相與語問張王果

今之食輿矣高時榜笞刺羶委困故師古曰勞苦相勞問其勤苦也與語問張王果

呂復與處之也師古曰復音輿讀曰仰

有謀不師古曰果猶決也高曰人情豈不各愛其父母妻子哉今吾三族皆

呂論死豈呂王易吾親哉師古曰顧易代也顧為王實不反師古曰顧思念也獨吾等為

之具道本根所呂王不知狀於是泄公具呂報上上迺赦趙王上

賢高能自立然諾使泄公赦之告曰張王已出止多足下師古曰多猶重也

故赦足下高曰所呂不死白張王不反耳今王已出吾責塞矣師古曰塞當也滿也

且人臣有篡弑之名豈有面目復事上哉迺仰絕亢而死師古曰亢尚

耳爾雅云亢鳥龍即喉龍也音下郎反又音上郎反敖已出尚魯元公主如故師古曰尚猶配也

尚公十與尚書尚食同意訓尚為主言主掌之失其理矣公主既尊又非物類不得呂主掌為

辭貢禹又云諸侯則國人承封為宣平侯於是上賢張王諸客皆呂為諸侯

相郡守語在田叔傳及季惠高后文景時張王客子孫皆為二千

石初季惠時齊悼惠王獻城陽郡尊魯元公主為太后師古曰為齊太后呂母禮事之

高后元年魯元太后薨後六年宣平侯敖復薨呂太后立敖子偃

為魯王呂母為太后故也師古曰呂公主為齊王太后故立其子為王又憐其年少孤弱迺封

敖前婦子二人壽為樂昌侯後為信都侯高后崩大臣誅諸呂廢

魯王及二侯季文即位復封故魯王偃為南宮侯薨子生嗣武帝

時生有罪免國除元光中復封偃孫廣國為睢陵侯師古曰睢音雖薨子昌

嗣太初中昌坐不敬免國除季平元始二年繼絕世封敖玄孫慶

忌為宣平侯食千戶

贊曰張耳陳餘世所稱賢其實客廝役皆天下俊桀所居國無不

取卿相者然耳餘始居約時晉灼曰始在貧賤險約之時相然信死豈顧問哉及據

國爭權卒相滅亡何鄉者慕用之誠師古曰鄉讀曰嚮嚮謂曩昔也後相背之盭也師古曰盭字戾違也

勢利之交古人羞之蓋謂是矣

魏豹田儋韓信傳第三

漢書三十三

正義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魏豹故魏諸公子也師古曰六國時魏也其兄魏咎故魏時封為甯陵君秦滅

魏文穎曰魏大梁也為庶人陳勝之王也咎往從之勝使魏人周市徇魏地

師古曰徇略也音辭峻反魏地已下欲立周市為魏王市曰天下昏亂忠臣迺見師古曰

趙使車各五十乘立市為王市不受迎魏咎於陳五反師古曰反謂回還也陳

王迺遣立咎為魏王章邯已破陳王進兵擊魏王於臨濟魏王使

周市請救齊楚齊楚遣項它田巴將兵隨市救魏師古曰楚遣項它齊遣田巴章邯

遂擊破殺周市等軍圍臨濟咎為其民約降師古曰與章邯為誓而約降約降定咎

自殺師古曰但欲全其人而身自不降魏豹亡走楚楚懷王予豹數千人復徇魏地項

羽已破秦兵降章邯豹下魏二十餘城立為魏王師古曰項羽立之豹引精

羽已破秦兵降章邯豹下魏二十餘城立為魏王師古曰項羽立之豹引精

兵從項羽入關羽封諸侯欲有梁地師古曰羽欲自取梁地迺徙豹於河東都平

陽為西魏王漢王還定三秦渡臨晉豹呂國屬焉遂從擊楚於彭

城漢王敗還至滎陽豹請視親病師古曰親謂母也至國則絕河津畔漢漢

王謂酈生日緩頰往說之酈生至豹謝曰人生一世閒如白駒過

隙師古曰言其速疾也白駒謂日景也隙壁際也今漢王嫚侮人罵詈諸侯羣臣如奴耳非有上

下禮節吾不忍復見也漢王遣韓信擊豹遂虜之傳豹詣滎陽呂

其地為河東太原上黨郡漢王令豹守滎陽楚圍之急周苛曰反

國之王難與共守遂殺豹師古曰反國言其背叛也

田儋狄人也師古曰狄縣名也地理志屬千乘故齊王田氏之族也師古曰亦六國時齊也儋從弟榮

榮弟橫皆豪桀宗彊能得人陳涉使周市略地北至狄狄城守儋

陽為縛其奴從少年之廷欲謁殺奴服虔曰古殺奴婢皆當告官儋欲殺令故詐縛奴呂謁也師古曰陽縛其奴為殺奴

之狀廷縣廷之中也音定今流俗書本為之作偽非也陽即僞耳不當重言之見狄令因擊殺令而召豪吏子弟曰諸

侯皆反秦自立齊古之建國儋田氏當王遂自立為齊王發兵擊

周市市軍還去儋因率兵東略定齊地秦將章邯圍魏王咎於臨

濟急魏王請救於齊儋將兵救魏章邯夜銜枚擊大破齊楚軍殺

儋於臨濟下儋從弟榮收儋餘兵東走東阿齊人聞儋死迺立故

齊王建之弟田假為王田角為相田閒為將呂距諸侯榮之走東

阿章邯追圍之項梁聞榮急迺引兵擊破章邯東阿下章邯走而

西項梁因追之而榮怒齊之立假迺引兵歸擊逐假假亡走楚相

角亡走趙角弟閒前救趙因不敢歸榮迺立儋子市為王榮相之

橫為將平齊地項梁既追章邯章邯兵益盛項梁使使趣齊兵共

擊章邯師古曰趣讀曰促榮曰楚殺田假趙殺角閒迺出兵楚懷王曰田假

與國之王窮而歸我殺之不誼趙亦不殺田角田閒呂市於齊齊

王曰蝮蠱手則斬手蠱足則斬足應劭曰蝮一名蝮蠱螫也蝮人手足則割去其肉不然則死師古曰爾雅及說文皆曰為蝮即

虺也博三寸首大如擘而郭璞云各自一種蛇其蝮蛇細頸大頭焦尾色如綬文文間有毛以豬
鼠鼻上有針大者長七八尺一名反鼻非虺之類也呂今俗名證之郭說得矣虺若土色所在有
之俗呼土虺其蝮唯出南方蝮音芳六反蠱音火各反何者為害於身也田假田角
整音式亦反虺音許偉反孽者人手大指也音步歷反

田閒於楚趙非手足戚文穎曰言將亡身非手足憂也臣贊曰田假於楚非手足之親也師古曰贊說是也何故不殺且

秦復得志於天下則齟齬首用事者墳墓矣如淳曰齟齬也齟齬也師古曰首用事謂起兵而立號者也

齟音蠃齟音紇齟音五絞反楚趙不聽齊齊亦怒終不肯出兵章邯果敗殺項梁師古曰齊而殺之

破楚兵楚兵東走而章邯渡河圍趙於鉅鹿項羽由此怨榮

羽既存趙降章邯西滅秦立諸侯王迺徙齊王市更王膠東治卽

墨師古曰治謂都之也音丈吏反下皆類此齊將田都從共救趙因入關故立都為齊王治

臨菑故齊王建孫田安項羽方渡河救趙安下濟北數城引兵降

項羽羽立安為濟北王治博陽榮呂負項梁不肯助漢攻秦故不

得王趙將陳餘亦失職不得王二人俱怨項羽榮使人將兵助陳

餘令反趙地而榮亦發兵呂距擊田都都亡走楚榮留齊王市毋

之膠東市左右曰項王強暴王不就國必危市懼迺亡就國榮怒

追擊殺市於卽墨還攻殺濟北王安自立為王盡并三齊之地師古曰三

齊齊及濟北膠東項王聞之大怒迺北伐齊榮發兵距之城陽榮兵敗走平

原平原民殺榮項羽遂燒夷齊城郭師古曰夷平也所過盡屠破齊人相聚

畔之榮弟橫收齊散兵得數萬人反擊項羽於城陽而漢王帥諸

侯敗楚入彭城項羽聞之迺釋齊師古曰釋解也而歸擊漢於彭城因連與

漢戰相距滎陽呂故橫復收齊城邑立榮子廣為王而橫相之政

事無巨細皆斷於橫定齊三年聞漢將韓信引兵且東擊齊齊使

華毋傷田解師古曰二人也華音戶化反軍歷下呂距漢張晏曰濟南歷山之會漢使酈食其往

說王廣及相橫與連和橫然之迺罷歷下守備縱酒師古曰縱放也且

遣使與漢平師古曰方欲遣使韓信迺渡平原襲破齊歷下軍因入臨菑王

廣相橫呂酈生為賣已而亨之師古曰謂其與韓信合謀廣東走高密橫走博蘇林曰泰山博

縣守相田光走城陽師古曰守相者言為相而專主居守之事將軍田既軍於膠東楚使龍

且救齊師古曰且音子聞反齊王與合軍高密漢將韓信曹參破殺龍且虜齊

王廣漢將灌嬰追得守相光至博而橫聞王死自立為王還擊嬰

嬰敗橫軍於贏下晉灼曰泰山贏縣也師古曰音弋成反橫亡走梁歸彭越越時居梁地

中立且為漢且為楚師古曰言在楚漢之間居中自立而兩助之也中音竹仲反韓信已殺龍且因進兵

破殺田既於膠東灌嬰破殺齊將田吸於千乘師古曰吸音許及反遂平齊地

漢滅項籍漢王立為皇帝彭越為梁王橫懼誅而與其徒屬五百

餘人入海居鳴中韋昭曰海中山曰鳴師古曰音丁老反高帝聞之呂橫兄弟本定齊齊

人賢者多附焉今在海中不收後恐有亂迺使使赦橫罪而召之

橫謝曰臣亨陛下之使酈食其今聞其弟商為漢將而賢臣恐懼

不敢奉詔請為庶人守海鳴中使還報高帝迺詔衛尉酈商曰齊

王橫即至人馬從者敢動搖者致族夷師古曰族夷言平除其族迺復使使持節具

告呂詔意曰橫來大者王小者迺侯耳師古曰大者謂橫身小者其徒屬不來且發兵

加誅橫迺與其客二人乘傳詣雒陽師古曰傳音張戀反至尸鄉廢置師古曰尸鄉在偃師

城西臣贊曰案廢置謂置馬呂傳驛者橫謝使者曰人臣見天子當洗沐止留謂其客曰橫

始與漢王俱南面稱孤師古曰王者自稱曰孤蓋為謙也老子德經曰貴呂賤為本高呂下為基是呂侯王自謂孤寡不穀今漢王

為天子而橫迺為亡虜北面事之其媿固已甚矣又吾亨人之兄

與其弟併肩而事主師古曰併音步鼎反縱彼喪天子之詔不敢動搖我獨不

媿於心乎且陛下所呂欲見我不過欲壹見我面貌耳陛下在雒

陽今斬吾頭馳三十里閒形容尚未能敗猶可知也遂自剄令客

奉其頭從使者馳奏之高帝高帝曰嗟乎有呂起布衣兄弟三人

更王師古曰更音工衡反豈非賢哉為之流涕而拜其二客為都尉發卒二千

呂王者禮葬橫既葬二客穿其冢旁皆自剄從之高帝聞而大驚

呂橫之客皆賢者吾聞其餘尚五百人在海中使使召至聞橫死

亦皆自殺於是迺知田橫兄弟能得士也

韓王信故韓襄王孽孫也

張晏曰孺子為孽師古曰孽謂庶耳張說非也

長八尺五寸項梁立楚

懷王燕齊趙魏皆已前王唯韓無有後故立韓公子橫陽成君為

師古曰犇古奔字

沛公引兵擊

韓王欲呂撫定韓地項梁死定陶成犇懷王

師古曰犇古奔字

沛公引兵擊

陽城使張良呂韓司徒徇韓地得信呂為韓將將其兵從入武關

沛公為漢王信從入漢中迺說漢王曰項王王諸將王獨居此遷

也士卒皆山東人竦而望歸及其蠶東鄉可呂爭天下

鄭氏曰及軍中將士氣鋒也師

三秦迺許王信先拜為韓太尉將兵略韓地項籍之封諸王皆就

國韓王成呂不從無功不遣之國更封為穰侯

文穎曰穰南陽縣也臣瓚曰穰縣屬江夏師古曰文

後又殺之聞漢遣信略韓地迺令故籍游吳時令鄭昌為韓王

說是也孟康曰項籍在吳時昌為吳縣令距漢漢二年信略定韓地十餘城漢王至河南信急

擊韓王昌昌降漢迺立信為韓王常將韓兵從漢王使信與周苛

等守滎陽楚拔之信降楚已得亡歸漢

師古曰降楚之後復得歸漢

漢復呂為韓王

竟從擊破項籍五年春與信剖符王穎川

師古曰剖分之為合符而分之

六年春上呂

為信壯武北近鞏雒

師古曰鞏南陽之二縣也宛音於元反葉音式涉反

東有淮

陽皆天下勁兵處也迺更呂太原郡為韓國徙信呂備胡都晉陽

信上書曰國被邊

李奇曰被音被馬之被師古曰被猶帶也

匈奴數入晉陽去塞遠請治馬

邑上許之秋匈奴冒頓大入圍信信數使使胡求和解漢發兵救

之疑信數間使有二心

師古曰間私也

上賜信書責讓之曰專死不勇專生

不任

李奇曰言為將軍齋必死之意不得為勇齋必生之心不任軍事傳曰期死非勇也必生非任也

寇攻馬邑君王力不足呂

堅守乎安危存亡之地此二者朕所呂責於君王

師古曰言雖處危亡之地執忠履信可呂安存

責其有二心

信得書恐誅因與匈奴約共攻漢呂馬邑降胡擊太原七年

冬上自往擊破信軍銅鞮

師古曰上黨之縣也鞮音丁奚反

斬其將王喜信亡走匈奴

與其將白土人曼丘臣王黃張晏曰白土縣名也屬上郡立趙苗裔趙利為王師古曰六國時

後復收信散兵而與信及冒頓謀攻漢匈奴使左右賢王將萬餘

騎與王黃等屯廣武呂南至晉陽師古曰廣武亦太原之縣與漢兵戰漢兵大破之

追至于離石復破之師古曰離石西河之縣匈奴復聚兵樓煩西北漢令車騎擊

匈奴常敗走漢乘勝追北聞冒頓居代谷上居晉陽使人視冒頓

還報曰可擊上遂至平城上白登服虔曰臺名去平城七里如淳曰平城旁之高

餘里今其處猶存服說非也匈奴騎圍上上迺使人厚遺閼氏師古曰閼氏匈奴單于之

氏說冒頓曰今得漢地猶不能居且兩主不相戾居七日胡騎稍

稍引去天霧漢使人往來胡不覺護軍中尉陳平言上曰胡者全

兵李奇曰言唯弓矛無雜仗也請令彊弩傳兩矢外鄉師古曰傳讀曰附每一弩而加兩徐行

出圍入平城漢救兵亦至胡騎遂解去漢亦罷兵歸信為匈奴將

兵往來擊邊令王黃等說誤陳稀十一年春信復與胡騎入居參

合師古曰代郡之縣漢使柴將軍擊之鄧展曰柴奇也應劭曰柴武也晉灼曰奇武之子師古曰應說是也遺信書曰陛

下寬仁諸侯雖有叛亡而後歸輒復故位號不誅也師古曰復音扶目反大王

所知今王呂敗亡走胡非有大罪急自歸信報曰陛下擢僕閭巷

南面稱孤此僕之幸也滎陽之事僕不能死囚於項籍此一罪也

寇攻馬邑僕不能堅守呂城降之此二罪也今為反寇將兵與將

軍爭一旦之命此三罪也夫種蠡無一罪身死亡文穎曰大夫種范蠡也師古曰二人皆越王句

踐之臣也大夫種位為大夫各種有功於越而句踐逼令自死范蠡即陶朱公也浮海而逃之齊又居陶自號朱公竟呂壽終信引之呂自喻者蓋言種不去則見殺蠡逃亡則獲免蠡音禮

僕有三罪而欲求活此伍子胥所自憤於吳世也蘇林曰憤音奮孟康曰

於夫差而不知去所自斃於世也師古曰憤謂僵仆而倒也音方問反今僕亡匿山谷間旦暮乞食蠻夷師古曰賁音吐得反

僕之思歸如痿人不忘起盲者不忘視師古曰痿風痺病也音人佳反勢不可耳遂戰

柴將軍屠參合斬信信之入匈奴與太子俱及至頽當城生子因

名曰頽當韓太子亦生子嬰至孝文時頽當及嬰率其眾降漢封

顏當為弓高侯晉灼曰功臣表屬營陵嬰為襄城侯晉灼曰功臣表屬魏郡吳楚反時弓高侯功

冠諸將傳子至孫孫無子國絕嬰孫呂不敬失侯積當孽孫媽鄭氏

曰音馬陵之馬師古曰鄭音是也音偃貴幸名顯當世媽弟說師古曰說讀曰悅呂校尉擊匈奴封龍

額侯師古曰字或作維後坐酎金失侯復呂待詔為橫海將軍擊破東越封

按道侯師古曰史記年表并衛青傳載韓說初封龍維侯後為按道侯皆與此傳同而漢書功臣侯表迺云龍額侯名說列為二人與此不同疑表誤太

初中為游擊將軍屯五原外列城還為光祿勳掘蠱太子宮為太

子所殺師古曰掘音其勿反子興嗣坐巫蠱誅上曰游擊將軍死事無論坐若

服虔曰時無故見殺而無為之論坐伏辜者也臣瓚曰按說無故見殺而子復為巫蠱見誅皆為怨枉故上曰毋有應論坐者也師古曰二說皆非言韓說呂掘蠱為太子所殺死於國事忠誠可閔今興雖曰巫蠱見誅其昆弟宗族應從坐者可勿論之所呂追寵說也迺復封興弟增為龍額侯增少為郎諸曹

侍中光祿大夫昭帝時至前將軍與大將軍霍光定策立宣帝益

封千戶本始二年五將征匈奴增將三萬騎出雲中斬首百餘級

至期而還神爵元年代張安世為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增

世貴幼為忠臣事三主重於朝廷為人寬和自守呂溫顏遜辭承

上接下無所失意係身固寵不能有所建明五鳳二年薨諡曰安

侯子寶嗣亡子國除成帝時繼功臣後封增兄子岑為龍額侯薨

子持弓嗣王莽敗迺絕

贊曰周室既壞至春秋末諸侯耗盡師古曰耗滅也言漸少而盡也音呼到反而炎黃唐虞

之苗裔尚猶頗有存者師古曰謂神農黃帝堯舜之後秦滅六國而上古遺烈埽地盡

矣師古曰烈業也楚漢之際豪桀相王唯魏豹韓信田儋兄弟為舊國之後

然皆及身而絕橫之志節賓客慕義猶不能自立豈非天虐韓氏

自弓高後貴顯蓋周烈近與晉灼曰韓先與周同姓其後苗裔事晉封於韓原姓韓氏韓厥其後也故曰周烈臣瓚曰案武王之子方於三

代世為最近也師古曰左氏傳云邾晉應韓武之穆也據如此贊所云則韓萬先祖武王之裔而杜預等言為出自曲沃成師未詳其說與讀曰歟

韓彭英盧吳傳第四

漢書三十四

正義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韓信淮陰人也家貧無行不得推擇為吏李奇曰無善行可推舉選擇也又不能治生

為商賈師古曰行賣曰商坐販曰賈常從人寄食其母死無已葬迺行營高燥地令

傍可置萬家者師古曰言其有大志也行音下更反燥音先老反信從下鄉南昌亭長食張晏曰下鄉屬淮陰

亭長妻苦之師古曰苦厭也迺晨炊蓐食張晏曰未起而蓐蓐中食食時信往不為具食信亦

知其意自絕去至城下釣有一漂母哀之飯信韋昭曰呂水擊絮曰漂師古曰哀憐而飯之漂音匹妙反

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蘇林曰王孫如言公子也豈望報乎淮陰少年又侮信曰雖

長大好帶刀劍怯耳眾辱信曰能死刺我不能出跨下師古曰眾辱於眾中辱之跨下

於是信執視俛出跨下師古曰俛亦俯字一市皆笑信已為怯及項梁

度淮信乃杖劍從之師古曰言直帶一劍更無餘資居戲下無所知名師古曰汎在旌戲之下也戲讀曰麾又音許宜

兩股之間也

反梁敗又屬項羽為郎中，信數言策干項羽，羽弗用。漢王之入蜀，信亡楚歸漢，未得知名為連敖。李奇曰：楚官名。坐法當斬，其疇十三人皆已斬。師古曰：疇，類也。至信，信乃仰視，適見滕公。師古曰：夏侯嬰。曰：上不欲就天子乎而斬壯士，滕公竒其言，壯其貌，釋弗斬。師古曰：釋，放也。與語，大說之。言於漢王，漢王召為治粟都尉。上未竒之也。數與蕭何語，何竒之。至南鄭，諸將道亡者數十人，信度何等已數言。師古曰：度量。上不我用，即亡。何聞信亡，不及召聞，自追之。人有言上曰：丞相何亡？上怒如失左右手。居一二日，何來謁上，且怒且喜，罵何曰：若亡何也？師古曰：若汝也。何曰：臣非敢亡追亡者耳。上曰：所追者誰也？曰：韓信。上復罵曰：諸將亡者已數十，公無所追，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至如信，國士無雙。師古曰：為國家之奇士。王必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張晏曰：無事，用信也。必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計事者。顧王策安決？師古曰：顧，思念也。王曰：吾亦欲東耳，安能鬱鬱久居此乎？

何曰：王計必東，能用信，信即留，不能用信，信終亡耳。王曰：吾為公召信，拜之。何曰：雖為將，信不畱。王曰：召信，拜之。何曰：王素嫚無禮。師古曰：嫚，與慢同。今拜大將如召小兒，此乃信所召去也。必欲拜之，擇日齋戒，設壇場，具禮，乃可。王許之。諸將皆喜，人人各自為將，得大將至，拜乃韓信也。一軍皆驚，信召拜上坐。王曰：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言寡人計策？信謝，因問王曰：今東鄉爭權天下，豈非項王邪？師古曰：鄉，讀曰嚮。上曰：然。信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彊孰與項王？師古曰：料量也。與如也。漢王默然良久，曰：弗如也。信再拜賀曰：唯。師古曰：唯，口唯也。應辭音。信亦召為大王，弗如也。然臣嘗事項王，請言項王為人也。項王意烏猝嗟，千人皆廢。李奇曰：猝嗟，猶咄嗟也。言羽一咄嗟，千人皆失氣也。晉灼曰：意也。猝音千，忽反。然不能任屬賢將。師古曰：屬，委也。音之欲反。此特匹夫之勇也。師古曰：特，但也。項王見人恭謹，言語姁姁。師古曰：姁姁和好貌也。音許于反。人有病疾，涕泣分食飲，至使人

有功當封爵刻印利忍不能予蘇林曰利音利角之利利與搏同手弄角訛不忍授也師古曰利音五九反搏音大官反又音專此所謂婦人之仁也項王雖霸天下而臣諸侯不居關中而都彭城又背義帝約而呂親愛王諸侯不平諸侯之見項王逐義帝江南亦皆歸逐其主自王善地項王所過亡不殘滅多怨百姓師古曰結怨於姓百姓不附特劫於威彊服耳師古曰疆音其兩反其下強呂威王亦同名雖為霸實失天下心師古曰羽自號西楚霸王故云名為霸也故曰其疆易弱師古曰易使弱也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不誅師古曰言何所不誅也下皆類此呂天下城邑封功臣何不服呂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不散師古曰散謂四散而立功且三秦王為秦將師古曰章邯司馬欣董翳將秦子弟數歲而所殺亡不可勝計又欺其眾降諸侯至新安項王詐阬秦降卒二十餘萬人唯獨邯欣翳脫師古曰脫免也音土活反秦父兄怨此三人痛於骨髓今楚強呂威王此三人秦民莫愛也大王之入武關秋豪亡所害師古曰秋豪喻微細之物除秦苛法與民約法三章耳秦民亡不欲得大王

王秦者於諸侯之約大王當王關中關中民戶知之師古曰言家家皆知王失職之蜀民亡不恨者師古曰之性也今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師古曰檄謂檄書也傳檄可定言不足用兵也檄解在高紀於是漢王大喜自呂為得信晚遂聽信計部署諸將所擊師古曰部分而署置之漢王舉兵東出陳倉定三秦二年出關收魏河南韓殷王皆降令齊趙共擊楚彭城漢兵敗散而還信復發兵與漢王會滎陽復擊破楚京索間師古曰索音山客反呂故楚兵不能西漢之敗卻彭城師古曰兵敗於彭城而卻退也卻音丘略反塞王欣翟王翳亡漢降楚齊趙魏亦皆反與楚和漢王使酈生往說魏王豹豹不聽乃呂信為左丞相擊魏信問酈生魏得毋用周叔為大將乎曰栢直也信曰豎子耳遂進兵擊魏魏盛兵蒲反塞臨晉信迺益為疑兵師古曰多張兵形令敵人疑也陳船欲度臨晉而伏兵從夏陽呂木罌缶度軍襲安邑服虔曰呂木罌縛罌缶呂度也韋昭曰呂木為器如罌缶也師古曰魏王豹驚引兵迎信信遂虜豹定

服說也罌缶謂瓶之大腹小口者也音一政反臨晉在今同州朝邑縣界夏陽在韓城縣界

河東使人請漢王願益兵三萬人臣請曰北舉燕趙東擊齊南絕楚之糧道西與大王會於滎陽漢王與兵三萬人遣張耳與俱進擊趙代破代禽夏說閼與

李奇曰夏說代相也孟康曰閼與是邑名也在上黨隰縣師古曰說讀曰悅閼音一曷反與音豫

信之

下魏代漢輒使人收其精兵詣滎陽呂距楚信耳呂兵數萬欲東下井陘擊趙趙王成安君陳餘聞漢且襲之聚兵井陘口號稱二十萬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曰聞漢將韓信涉西河虜魏王禽

夏說新喋血閼與

師古曰喋音牒喋血解在文紀

今乃輔呂張耳議欲呂下趙

師古曰言其立計議如此

此乘勝而去國遠鬪其鋒不可當臣聞千里餽糧士有飢色

也餽字與饋同樵蘇後爨師不宿飽

師古曰樵取薪也蘇取草也小雅曰華之詩曰樵彼桑薪樵音在消反

今井陘之道車

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

師古曰方軌謂併行也列行列

行數百里其勢糧食必在後願

足下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間道絕其輜重

師古曰間路微路也重音直用反

足下溪溝高

至十日兩將之頭可致戲下

師古曰戲讀曰麾又音許宜反

願君留意臣之計必不為

二子所禽矣成安君儒者常稱義兵不用詐謀奇計謂曰吾聞兵

法什則圍之倍則戰

師古曰言多十倍者可曰圍城多一倍者戰則可勝

今韓信兵號數萬其實不

能千里襲我亦呂罷矣

師古曰罷讀曰疲

今如此避弗擊後有大者何呂距之

諸侯謂吾怯而輕來伐我不聽廣武君策信使間人窺知其不用

還報則大喜乃敢引兵遂下未至井陘口三十里止舍

師古曰間人微伺之也

夜半傳發選輕騎二千人

孟康曰傳令軍中使發也

人持一赤幟

戒曰趙見我走必空壁

逐我若疾入拔趙幟立漢幟

師古曰若汝也

令其裨將傳餐

信謂軍吏曰趙已先據便地壁且彼未見大將旗

鼓未肯擊前行

師古曰行音胡郎反

恐吾阻險而還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陳

後乃當共飽食也師古曰餐古食字音干安反

明也劉德曰音無師古曰劉音是也音文府反

孟康曰無音撫不精

師古曰行音胡郎反

孟康曰無音撫不精

孟康曰無音撫不精

趙兵望見大笑平旦信建大將旗鼓行出井陘口師古曰聲趙開

壁擊之大戰良久於是信張耳棄鼓旗走水上軍師古曰走趣也音奏復疾戰

趙空壁爭漢鼓旗逐信耳信耳已入水上軍軍皆殊死戰不可敗

師古曰殊絕也謂決意必死信所出奇兵二千騎者候趙空壁逐利即馳入趙壁皆

拔趙旗幟立漢赤幟二千趙軍已不能得信耳等欲還歸壁壁皆

漢赤幟大驚呂漢為皆已破趙王將矣遂亂遁走趙將雖斬之弗

能禁於是漢兵夾擊破虜趙軍斬成安君泝水上師古曰泝音祗又音丁計反禽趙

王歇信乃令軍毋斬廣武君有生得之者購千金頃之有縛而至

戲下者信解其縛東鄉坐西鄉對而師事之師古曰鄉皆讀曰嚮諸校効首虜

休皆賀師古曰諸校諸部也猶今言諸營也効致也謂各致其所獲因問信曰兵法有右背山陵前左水

澤今者將軍令臣等反背水陳曰破趙會食臣等不服然竟呂勝

此何術也信曰此在兵法顧諸君弗察耳師古曰顧念也兵法不曰陷之死

地而後生投之亡地而後存乎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經所謂

歐市人而戰之也師古曰經亦謂兵法也歐與駢同也怒入市而歐取其人令戰言非素所練習其勢非置死地人

人自為戰今即予生地皆走寧尚得而用之乎諸將皆服曰非所

及也於是問廣武君曰僕欲北攻燕東伐齊何若有功師古曰何若猶言何如也廣

武君辭曰臣聞亡國之大夫不可呂圖存師古曰圖謀也敗軍之將不可呂

語勇若臣者何足呂權大事乎信曰僕聞之百里奚居虞而虞亡

之秦而秦伯師古曰百里奚本虞臣也後仕於秦遂為大夫穆公用其言呂取霸伯讀曰霸非愚於虞而智於秦也用

與不用聽與不聽耳向使成安君聽子計僕亦禽矣僕委心歸計

願子勿辭廣武君曰臣聞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亦有一

得故曰狂夫之言聖人擇焉故恐臣計未足用師古曰願念也願効愚忠故

成安君有百戰百勝之計一日而失之軍敗鄙下李奇曰鄙音羹臞之臞常山縣也光武即位於

此故改曰高邑身死泝水上今足下虜魏王禽夏說不旬朝破趙二十萬衆

誅成安君名聞海內威震諸侯衆庶莫不輟作怠惰靡衣媮食傾
耳曰待禽者師古曰輟止也靡輕麗也媮與偷字同媮苟且也然而衆勞卒罷師古曰

曰罷讀曰疲其實難用也今足下舉勦敵之兵頓之燕堅城之下情見力

屈師古曰見顯露也屈盡也欲戰不拔曠日持久糧食單竭師古曰單亦盡若燕不

破齊必距境而曰自疆二國相持則劉項之權未有所分也臣愚

竊曰為亦過矣信曰然則何由師古曰由從也言當從何計也廣武君對曰當今之計

不如按甲休兵百里之內牛酒日至曰饗士大夫北首燕路師古曰首謂趣

向也音式究反然後發一乘之使奉咫尺之書師古曰八寸曰咫尺者言其簡牘或長咫或長尺喻輕率也今俗言尺書或言尺

牘益其遺語耳曰使燕燕必不敢不聽從燕而東臨齊雖有智者亦不知為

齊計矣如是則天下事可圖也兵故有先聲而後實者此之謂也

信曰善敬奉教於是用廣武君策發使燕燕從風而靡乃遣使報

漢因請立張耳王趙曰撫其國漢王許之楚數使奇兵度河擊趙

王耳信往來救趙因行定趙城邑發卒佐漢楚方急圍漢王滎陽

漢王出南之宛葉師古曰之往也宛葉二縣名宛音於元反葉音式涉反得九江王布入成皋楚復急

圍之四年漢王出成皋度河獨與滕公從張耳軍脩武至宿傳舍

晨自稱漢使馳入壁張耳韓信未起即其臥奪其印符師古曰就其臥處麾

召諸將易置之信耳起乃知獨漢王來大驚漢王奪兩人軍即令

張耳備守趙地拜信為相國發趙兵未發者擊齊文頴曰謂趙人未嘗見發者信引

兵東未度平原聞漢王使酈食其已說下齊言欲止削通說信令

擊齊語在通傳信然其計遂渡河襲歷下軍至臨菑齊王走高密

使使於楚請救信已定臨菑東追至高密西楚使龍且將號稱二

十萬師古曰且音子余反救齊齊王龍且并軍與信戰未合師古曰欲戰而未交兵也或說龍且

曰漢兵遠鬪窮寇戰鋒不可當也齊楚自居其地戰兵易敗散師古曰

不如溪壁令齊王使其信臣招所亡城師古曰信臣常所親信之臣城聞王

曰近其室家懷顧望也

在楚來救必反漢漢二千里客居齊齊城皆反之其勢無所得食可毋戰而降也龍且曰吾平生知韓信為人易與耳寄食於漂母無資身之策受辱於跨下無兼人之勇不足畏也且救齊而降之吾何功今戰而勝之齊半可得師古曰自謂當得封齊之半地何為而止遂戰與信夾

淮水陳師古曰淮音維淮水出琅邪北箕縣東北經臺昌入海即禹貢所云淮浦其道者也信乃夜令人為萬餘囊沙呂

壅水上流引兵半度擊龍且陽不勝還走龍且果喜曰固知信怯

遂追度水信使人決壅囊水大至龍且軍大半不得度即急擊殺

龍且龍且水東軍散走齊王廣亡去信追北至城陽虜廣楚卒皆

降遂平齊使人言漢王曰齊夸詐多變反覆之國南邊荒師古曰不

為假王呂填之其執不定師古曰填音竹刃反今權輕不足呂安之臣請自立

為假王當是時楚方急圍漢王於滎陽使者至發書張晏曰發信使漢

王大怒罵曰吾困於此旦暮望而來佐我師古曰而汝也乃欲自立為王張

良陳平伏後躡漢王足因附耳語曰漢方不利寧能禁信之自王

乎不如因立善遇之使自為守不然變生漢王亦寤因復罵曰大

丈夫定諸侯即為真王耳何呂假為遣張良立信為齊王徵其兵

使擊楚楚呂亡龍且項王恐使盱台人武涉往說信曰足下何不

反漢與楚楚王與足下有舊故且漢王不可必師古曰必謂必信之身居項王

掌握中數矣師古曰數音山角反然得脫背約復擊項王其不可親信如此今

足下雖自呂為與漢王為金石交師古曰稱金石者取其堅固然終為漢王所禽矣

足下所呂得須臾至今者呂項王在項王即亡次取足下何不與

楚連和三分天下而王齊今釋此時自必於漢王呂擊楚且為智

者固若此邪信謝曰臣得事項王數年官不過郎中位不過執戟

之眾解衣衣我推食食我師古曰下衣音於記反下食讀曰飲也言聽計用吾得至於此夫

張晏曰郎中宿衛執戟

師古曰下衣音於記反下食讀曰飲也

人深親信我背之不祥幸為信謝項王武涉已去蒯通知天下權在於信深說呂三分天下之計語在通傳信不忍背漢又自呂功大漢王不奪我齊遂不聽漢王之敗固陵用張良計徵信將兵會咳下項羽死高祖襲奪信軍徙信為楚王都下邳信至國召所從食漂母賜千金及下鄉亭長錢百師古曰曰恥辱之曰公小人為德不竟師古曰

曰曰晨炊辱食召辱已少年令出跨下者呂為中尉告諸將相曰此壯士也方辱我時寧不能死死之無名故忍而就此師古曰就成也成今日之功項王亡將

鍾離昧師古曰昧音莫易反家在伊廬劉德曰東海胸南有此邑韋昭曰今中廬縣也師古曰韋說非也中廬在襄陽之南素與信善項王敗昧亡歸信漢怨昧聞在楚詔楚捕之信初之國行縣邑陳

兵出入師古曰行音下更反有變告信欲反師古曰凡言變告者謂告非常之事書聞師古曰聞於天子上患之用陳平謀偽游於雲夢者實欲襲信信弗知高祖且至楚信欲發

兵自度無罪師古曰度音大各反欲謁上恐見禽人或說信曰斬昧謁上上必喜亡患信見昧計事昧曰漢所呂不擊取楚呂昧在公若欲捕我自媚漢吾今死公隨手亡矣乃罵信曰公非長者卒自剄信持其首謁於陳高祖令武士縛信載後車信曰果若人言狡兔死良狗

亨張晏曰狡猶猾也師古曰此黃石公三畧之言上曰人告公反遂械信至雒陽赦呂為淮陰侯信知漢王畏惡其能稱疾不朝從師古曰朝朝見也從從行也由此日怨望居常鞅

鞅師古曰鞅鞅志不滿也音於兩反羞與絳灌等列嘗過樊將軍噲噲趨拜送迎言稱臣曰大王乃肯臨臣信出門笑曰生乃與噲等為伍師古曰言俱為列侯上嘗從容與信言諸將師古曰從音千容反能各有差上問曰如我能將幾何信曰

陛下不過能將十萬上曰如公何如曰如臣多多益辦耳上笑曰多多益辦何為為我禽信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此乃信之為陛下禽也且陛下所謂天授非人力也後陳豨為代相監邊辭信信挈其手師古曰挈謂執提之與步於庭數市仰天而嘆曰子可與言乎吾

欲與子有言豨因曰唯將軍命信曰公之所居天下精兵處也而公陛下之信幸臣也人言公反陛下必不信再至陛下乃疑三至必怒而自將吾為公從中起天下可圖也陳豨素知其能信之曰謹奉教漢十年豨果反高帝自將而往信病不從陰使人之豨所而與家臣謀夜詐赦諸官徒奴欲發兵襲呂后太子部署已定待豨報其舍人得罪信信囚欲殺之晉灼曰楚漢春秋云謝公也舍人弟上書變告信欲反狀於呂后呂后欲召恐其黨不亂師古曰黨音他朗反乃與蕭相國謀詐令人從帝所來稱豨已死羣臣皆賀相國給信曰雖病強入賀師古曰用蒯通計反為女子所詐豈非天哉遂夷信三族高祖已破豨歸至聞信死且喜且哀之問曰信死亦何言呂后道其語高祖曰此齊辯士蒯通也召欲亨之通至自說釋弗誅師古曰自說謂自解說也釋放也置也語在通

傳

彭越字仲昌邑人也常漁鉅野澤中為盜師古曰漁捕魚也鉅野即今鄆州鉅野中陳勝起或

謂越曰豪桀相立畔秦仲可効之越曰兩龍方鬪且待之師古曰兩龍謂秦與陳勝

居歲餘澤間少年相聚百餘人往從越請仲為長越謝不願也少年強請乃許與期旦日日出時後會者斬旦日日出十餘人後後

者至日中於是越謝曰臣老諸君強曰為長今期而多後不可盡誅誅最後者一人令校長斬之師古曰一校之長也校音下教反皆笑曰何至是請後

不敢於是越乃引一人斬之設壇祭令徒屬徒屬皆驚畏越不敢仰視乃行略地收諸侯散卒得千餘人沛公之從碭北擊昌邑越

助之昌邑未下沛公引兵西越亦將其眾居鉅野澤中收魏敗散卒項籍入關王諸侯還歸越眾萬餘人無所屬齊王田榮叛項王

漢乃使人賜越將軍印使下濟陰已擊楚楚令蕭公角將兵擊越

漢乃使人賜越將軍印使下濟陰已擊楚楚令蕭公角將兵擊越

越大破楚軍漢二年春與魏豹及諸侯東擊楚越將其兵三萬餘

人歸漢外黃師古曰於外黃來歸漢漢王曰彭將軍收魏地得十餘城欲急立魏

後今西魏王豹魏咎從弟真魏也鄭氏曰豹真魏後也迺拜越為魏相國擅將

兵畧定梁地師古曰擅專也使專為此事漢王之敗彭城解而西也越皆亡其所下

城獨將其兵北居河上漢三年越常往來為漢游兵擊楚絕其糧

於梁地項王與漢王相距滎陽越攻下睢陽外黃十七城項王聞

之乃使曹咎守成皋自東收越所下城邑皆復為楚越將其兵北

走穀城項王南走陽夏師古曰走並音奏夏音攻雅反越復下昌邑旁二十餘城得粟

十餘萬斛呂給漢食漢王敗使使召越并力擊楚越曰魏地初定

尚畏楚未可去漢王追楚為項籍所敗固陵乃謂畱侯曰諸侯兵

不從為之柰何畱侯曰彭越本定梁地功多始君王呂魏豹故拜

越為相國今豹死亡後且越亦欲王而君王不蚤定師古曰蚤今取古早字

睢陽呂北至穀城皆許呂王彭越又言所呂許韓信語在高紀於

是漢王發使使越如畱侯策使者至越乃引兵會陔下項籍死立

越為梁王都定陶六年朝陳九年十年皆來朝長安陳豨反代地

高帝自往擊之至邯鄲徵兵梁梁王稱病使使將兵詣邯鄲高帝

怒使人讓梁王師古曰讓責也梁王恐欲自往謝其將扈輒曰王始不往見

讓而往往即為禽不如遂發兵反梁王不聽稱病梁大僕有罪亡

走漢告梁王與扈輒謀反於是上使使掩捕梁王囚之雒陽有司

治反形已具張晏曰扈輒勸越反越不聽而云反形已具有司非也臣瓚曰扈輒勸越反而越不誅輒是反形已具也師古曰瓚說是也請論如法

上赦呂為庶人徙蜀青衣文穎曰青衣縣名西至鄭師古曰即今華州鄭縣是也逢呂后從長

安東欲之雒陽道見越越為呂后泣涕自言亡罪願處故昌邑呂

后許諾詔與俱東至雒陽呂后言上曰彭越壯士也今徙之蜀此

自遺患不如遂誅之妾謹與俱來於是呂后令其舍人告越復謀

反廷尉奏請遂夷越宗族

黥布六人也師古曰六縣名也解在高紀姓英氏少時客相之當刑而王及壯坐法

黥布欣然笑曰人相我當刑而王幾是乎臣瓚曰幾近也師古曰幾音鉅依反人有聞者

共戲笑之布曰論輸驪山師古曰有罪論決而輸作於驪山驪山之徒數十萬人布皆

與其徒長豪桀交通乃率其曹耦亡之江中為羣盜師古曰曹輩也陳勝之

起也布乃見番君師古曰番音蒲何反其眾數千人番君曰女妻之章邯之滅

陳勝破呂臣軍布引兵北擊秦左右校破之青波師古曰地名也引兵而東

聞項梁定會稽西度淮布曰兵屬梁梁西擊景駒秦嘉等布常冠

車師古曰言其驍勇為眾軍之最項梁聞陳涉死立楚懷王曰布為當陽君項梁敗死

懷王與布及諸侯將皆聚彭城當是時秦急圍趙趙數使人請救

河上自立為上將軍使布先涉河師古曰涉謂無舟楫而渡也擊秦軍數有利籍乃

悉引兵從之遂破秦軍降章邯等楚兵常勝功冠諸侯諸侯兵皆

服屬楚者曰布數曰少敗眾也項籍之引兵西至新安又使布等

夜擊阮章邯秦卒二十餘萬人至關不得入又使布等先從間道

破關下軍師古曰間道微道也遂得入至咸陽布為前鋒項王封諸將立布為

九江王都六尊懷王為義帝徙都長沙廼陰令布擊之布使將追

殺之郴齊王田榮叛楚項王往擊齊徵兵九江布稱病不往遣將

將數千人行漢之敗楚彭城布又稱病不佐楚項王由此怨布數

使使者譙讓召布師古曰譙讓責之也譙音在笑反布愈恐不敢往項王方北憂齊趙

西患漢所與者獨布又多其材師古曰多猶重也欲親用之曰故未擊漢王

與楚大戰彭城不利出梁地至虞師古曰即今宋州虞城縣是也謂左右曰如彼等者

無足與計天下事者謁者隨何進曰不審陛下所謂漢王曰孰能

為我使淮南師古曰孰誰也使之發兵背楚留項王於齊數月我之取天下

師古曰孰誰也

可呂萬全隨何曰臣請使之乃與二十人俱使淮南至太宰主之

服虔曰淮南太宰作內主

呂漢為弱此臣之所為使師古曰此事正是臣所為來欲言之使何得見言之而是邪是

大王所欲聞也言之而非邪使何等二十人伏斧質淮南市師古曰質鉞也

言伏於鉞上而斧斬之鉞音竹材反呂明背漢而與楚也太宰廼言之王王見之隨何曰

漢王使使臣敬進書大王御者竊怪大王與楚何親也淮南王曰

寡人北鄉而臣事之師古曰鄉讀曰嚮次下亦同隨何曰大王與項王俱列為諸侯

北鄉而臣事之必呂楚為疆可呂託國也項王伐齊身負版築李奇曰版築也

呂為士卒先大王宜悉淮南之眾師古曰悉盡也身自將為楚軍前鋒

今乃發四千人呂助楚夫北面而臣事人者固若是乎夫漢王戰

於彭城項王未出齊也大王宜埽淮南之眾日夜會戰彭城下師古曰

曰埽者謂盡舉之如埽地之為今撫萬人之眾無一人渡淮者陰拱而觀其孰勝師古曰

拱孰誰也言不動搖坐觀成敗也夫託國於人者固若是乎大王提空名呂鄉楚師古曰

曰鄉讀曰嚮而欲厚自託臣竊為大王不取也然大王不肯楚者呂漢為弱

也夫楚兵雖疆天下負之呂不義之名師古曰負加也加於身上若言被也呂其背明約

而殺義帝也然而楚王特呂戰勝自疆漢王收諸侯還守成皋滎

陽下蜀漢之粟深溝壁壘分卒守徼乘塞楚人還兵間呂梁地服虔

曰梁在楚漢之中央師古曰間音居竟反深入敵國八九百里張晏曰羽從齊還當經梁地八九百里乃得羽地也欲戰則不得

攻城則力不能老弱轉糧千里之外楚兵至滎陽成皋漢堅守而

不動進則不得攻退則不能解故楚兵不足罷也師古曰不足者言易也罷讀曰疲使

楚兵勝漢則諸侯自危懼而相救夫楚之疆適足呂致天下之兵

耳故楚不如漢其勢易見也今大王不與萬全之漢而自託於危

亡之楚臣竊為大王或之臣非呂淮南之兵足呂亡楚也夫大王

發兵而背楚項王必畱畱數月漢之取天下可呂萬全臣請與大

王杖劔而歸漢王漢王必裂地而分大王又況淮南必大王有也故漢王敬使使臣進愚計願大王之留意也淮南王曰請奉命陰許叛楚與漢未敢泄楚使者在文頴曰在淮南王所也方急責布發兵隨何直入曰九江王已歸漢楚何呂得發兵布愕然楚使者起何因說布曰事已構師古曰構結也言背楚之事呂結成也獨可遂殺楚使毋使歸而疾走漢并力師古曰走音奏而攻下邑師古曰縣名也在梁地數月龍且攻淮南破布軍布欲引兵走漢恐項王擊之故間行與隨何俱歸漢至漢王方踞牀洗師古曰洗濯足也音先典反而召布入見布大怒悔來欲自殺出就舍張御食飲從官如漢王居布又大喜過望師古曰高祖呂布先久為王恐其意自尊大故峻其禮令布折服呂而美其帷帳厚其飲食多其從官呂悅其心此權道也張音竹亮反若今言張設於是乃使人之九江楚已使項伯收九江兵盡殺布妻子布使者頗得故人幸臣將眾數千人歸漢漢益分布兵而與俱北收兵至成皋

四年秋七月立布為淮南王與擊項籍布使人之九江得數縣五年布與劉賈入九江誘大司馬周殷殷反楚遂舉九江兵與漢擊楚破咳下項籍死上置酒對眾折隨何曰腐儒師古曰腐者爛敗言無所堪任為天下安用腐儒哉師古曰高祖意欲褒賞隨何恐群臣不服故對眾折辱令其自數功勞也隨何跪曰夫陛下引兵攻彭城楚王未去齊也陛下發步卒五萬人騎五千能呂取淮南乎曰不能隨何曰陛下使何與二十人使淮南如陛下之意是何之功賢於步卒數萬騎五千也然陛下謂何腐儒為天下安用腐儒何也上曰吾方圖子之功師古曰圖謀也乃呂隨何為護軍中尉布遂剖符為淮南王都六九江廬江衡山豫章郡皆屬焉六年朝陳七年朝雒陽九年朝長安十一年高后誅淮陰侯布因心恐夏漢誅梁王彭越盛其醢呂徧賜諸侯師古曰反者被誅皆呂為醢即刑法志所云菹其骨肉是也至淮南淮南王方獵見醢因大恐陰令人部聚兵候伺旁郡警急師古曰恐被收捕即欲發兵反布有所幸

姬病就醫醫家與中大夫貢赫對門師古曰貢音肥姓貢各赫赫乃厚餽遺從姬飲

醫家姬侍王從容語次譽赫長者也師古曰從音千容反王怒曰女安從知之

師古曰安從何由者也具道王疑與亂赫恐稱病王愈怒欲捕赫赫上變事乘傳

詣長安師古曰傳音張戀反布使人追不及赫至上變言布謀反有端可先未

發誅也師古曰及其未發兵先誅伐之上召其書語蕭相國蕭相國曰布不宜有此師古曰微驗不顯言其事布

曰不應有反謀恐仇怨妄誣之師古曰怨音於元反請繫赫使人微驗淮南王

兄赫呂罪亡上變已疑其言國陰事漢使又來頗有所驗遂族赫

不發兵反反書聞上乃赦赫呂為將軍召諸侯問布反為之柰何

皆曰發兵阬豎子耳何能為汝陰侯滕公呂問其客薛公薛公曰

是固當反滕公曰上裂地而封之疏爵而貴之張晏曰南面而立萬

乘之主其反何也薛公曰前年殺彭越往年殺韓信張晏曰往年與前

三人皆同功一體之人也自疑禍及身故反耳滕公言之上曰臣

客故楚令尹薛公其人有籌策可問上乃見問薛公對曰布反不

足怪也使布出於上計山東非漢之有也出於中計勝負之數未

可知也出於下計陛下安枕而臥矣上曰何謂上計薛公對曰東

取吳西取楚并齊取魯傳檄燕趙固守其所山東非漢之有也何

謂中計東取吳西取楚并韓取魏據敖倉之粟塞成皋之險勝敗

之數未可知也何謂下計東取吳西取下蔡歸重於越身歸長沙

師古曰重輜重也音直用反陛下安枕而臥漢無事矣上曰是計將安出師古曰是者謂布也薛

公曰出下計上曰胡為廢上計而出下計師古曰胡何也薛公曰布故驪山

之徒也致萬乘之主此皆為身不顧後為百姓萬世慮者也故出

下計上曰善封薛公千戶遂發兵自將東擊布布之初反謂其將

曰上老矣厭兵必不能來使諸將諸將獨患淮陰彭越今已死餘

不足畏故遂反果如薛公揣之文頴曰揣度也音初委反東擊荆荆王劉賈走死富

貴

陵師古曰縣名屬臨淮郡盡劫其兵度淮擊楚楚發兵與戰徐僮間師古曰二縣之間也為三

軍欲呂相救為奇師古曰不聚一處分而為三欲互相救出奇兵或說楚將曰布善用兵民素畏

之且兵法諸侯自戰其地為散地師古曰謂在其本地戀土懷安故易逃散今別為三彼敗吾

一餘皆走安能相救不聽布果破其一軍二軍散走遂西與上兵

過斬西會鬻師古曰會音工外反鬻音丈瑞反解在高紀布兵精甚上乃壁庸城鄧展曰地名也望布軍

置陳如項籍軍上惡之與布相望見諭謂布何苦而反師古曰諭讀曰遙布

曰欲為帝耳上怒罵之遂戰破布軍布走度淮數止戰不利與百

餘人走江南布舊與番君婚故長沙哀王使人誘布晉灼曰芮之孫回也師古曰據表云惠帝

二年哀王回始立今比是芮之子成王臣耳傳既不同晉說亦誤也偽與俱亡走越師古曰偽謂詐為此計布信而隨至番陽

番陽人殺布茲鄉師古曰鄆陽縣之鄉也鄆音口堯反遂滅之封賁赫為列侯將率封者

六人

盧縮豐人也與高祖同里縮親與高祖太上皇相愛晉灼曰親父也縮之父與高祖太上皇

愛相及生男高祖縮同日生里中持羊酒賀兩家及高祖縮壯學書

又相愛也里中嘉兩家親相愛生子同日壯又相愛復賀羊酒高

祖為布衣時有吏事避宅縮常隨上下師古曰避宅謂不居其家潛匿東西及高祖初起

沛縮已客從入漢為將軍常侍中從東擊項籍呂太尉常從出入

臥內衣被食飲賞賜羣臣莫敢望雖蕭曹等特已事見禮至其親

幸莫及縮者封為長安侯長安故咸陽也項籍死使縮別將與劉

賈擊臨江王共尉李奇曰共教子也師古曰共讀曰龔還從擊燕王臧荼皆破平時諸侯

非劉氏而王者七人上欲王縮為羣臣觖望師古曰觖謂相觖也望怨望也觖音決及虜臧

荼乃下詔詔諸將相列侯擇羣臣有功者呂為燕王羣臣知上欲

王縮皆曰太尉長安侯盧縮常從平定天下功最多可王上乃立

縮為燕王諸侯得幸莫如燕王者縮立六年呂陳豨事見疑而敗

豨者宛句人也師古曰宛句縣名也地理志屬濟陰宛音於元反句音劬不知始所呂得從及韓王信反

前漢三十一

入匈奴上至平城還師古曰謂信陵君無忌稀師古曰謂信陵君無忌呂郎中封為列侯呂趙相國將監趙代邊
 邊兵皆屬焉師古曰謂信陵君無忌稀少時常稱慕魏公子師古曰謂信陵君無忌及將守邊招致賓客
 常告過趙師古曰因休告之假而過趙賓客隨之者千餘乘邯鄲官舍皆滿稀所呂
 待客如布衣交皆出客下師古曰言屈已禮之不呂富貴自尊大趙相周昌乃求入見上具
 言稀賓客盛擅兵於外恐有變上令人覆案稀客居代者諸為不
 法事多連引稀稀恐陰令客通使王黃曼丘臣所師古曰二人皆韓王信將漢十年
 秋太上皇崩上因是召稀稀稱病遂與王黃等反自立為代王劫
 略趙代上聞乃赦吏民為稀所誑誤劫略者上自擊稀破之語在
 高紀初上如邯鄲擊稀師古曰如往也燕王綰亦擊其東北稀使王黃求救
 匈奴綰亦使其臣張勝使匈奴言稀等軍破勝至胡故燕王臧荼
 子衍亡在胡見勝曰公所呂重於燕者呂習胡事也燕所呂久存
 者呂諸侯數反兵連不決也今公為燕欲急滅稀等稀等已盡次

亦至燕公等亦且為虜矣公何不令燕且緩稀而與胡連和事寬
 得長王燕即有漢急可呂安國勝呂為然迺私令匈奴兵擊燕綰
 疑勝與胡反上書請族勝勝還報具道所呂為者綰寤乃詐論他
 人呂脫勝家屬使得為匈奴聞師古曰間音居竟反而陰使范齊之稀所欲令
 久連兵毋決晉灼曰使稀久亡畔漢既斬稀其裨將降言燕王綰使范齊通計
 謀稀所上使使召綰綰稱病又使辟陽侯審食其御史大夫趙堯
 往迎綰因驗問其左右綰愈恐闕師古曰闕閉也閉其蹤蹟藏匿其人也闕音祕謂其幸臣曰
 非劉氏而王者獨我與長沙耳往年漢族淮陰誅彭越皆呂后計
 今上病屬任呂后師古曰屬音之欲反呂后婦人專欲呂事誅異姓王者及大
 功臣迺稱病不行其左右皆亡匿語頗泄辟陽侯聞之歸具報上
 益怒又得匈奴降者言張勝亡在匈奴為燕使於是上曰綰果反
 矣使樊噲擊綰綰悉將其宮人家屬騎數千居長城下候伺幸上

病瘡自入謝

師古曰瘡與愈同

高祖崩縮遂將其眾亡入匈奴匈奴呂為東胡

盧王為蠻夷所侵奪常思復歸居歲餘死胡中高后時縮妻與其

子亡降會高后病不能見舍燕邸師古曰舍止也諸侯王及諸郡朝宿之館在京師者謂之邸為欲置酒

見之高后竟崩縮妻亦病死孝景帝時縮孫它人呂東胡王降如淳曰為

東胡王而來降也東胡烏丸也封為惡谷侯傳至曾孫有罪國除

吳芮秦時番陽令也師古曰番音蒲何反甚得江湖間民心號曰番君天下之

初叛秦也黥布歸芮芮妻之師古曰嫁女與之也妻音千計反他皆類此因率越人舉兵呂應

沛公攻南陽迺遇芮之將梅銷師古曰銷音呼玄反與偕攻析酈師古曰二縣也並屬

南陽酈音師古曰酈音益反降之及項羽相王師古曰自相尊王也呂芮率百越佐諸侯從入關故

立芮為衡山王都邾師古曰邾音朱又音姝其將梅銷功多封十萬戶為列侯項

籍死上呂銷有功從入武關故德芮徙為長沙王都臨湘一年薨

諡曰文王子成王臣嗣薨子哀王回嗣薨子共王右嗣師古曰共讀曰恭薨

子靖王差嗣孝文後七年薨無子國除初文王芮高祖賢之制詔

御史長沙王忠其定著令鄧展曰漢約非劉氏不王而芮王故著令中使特王也或曰呂芮至忠故著令也師古曰尋後贊文或說是也至

孝惠高后時封芮庶子二人為列侯傳國數世絕

贊曰昔高祖定天下功臣異姓而王者八國張耳吳芮彭越黥布

臧荼盧縮與兩韓信皆徼一時之權變呂詐力成功師古曰徼要也音工堯反咸得

裂土南面稱孤見疑強大懷不自安事窮勢迫卒謀叛逆終於滅

亡張耳呂智全至子亦失國唯吳芮之起不失正道故能傳號五

世呂無嗣絕慶流支庶有呂矣夫師古曰呂其不用詐力也著千甲令而稱忠也師古

曰甲者令篇之次也

荆燕吳傳第五

漢書三十五

正義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荆王劉賈高帝從父兄也

師古曰父之兄弟之子為從父兄弟也言本同祖從父而別

不知其初起時漢

元年還定三秦賈為將軍定塞地

師古曰司馬欣之國也塞音先代反

從東擊項籍漢王

敗成皋北度河得張耳韓信軍軍脩武深溝高壘使賈將二萬人

騎數百擊楚度白馬津

師古曰即今滑州白馬縣河津也

入楚地燒其積聚

師古曰倉廩芻藁之屬

破其業無已給項王軍食已而楚兵擊之賈輒避不肯與戰而與

彭越相保

師古曰保謂依恃已自安固

漢王追項籍至固陵使賈南度淮圍壽春還

至使人間招楚大司馬周殷

師古曰間謂私求間隙而招之

周殷反楚佐賈舉九江迎

英布兵皆會陔下誅項籍漢王因使賈將九江兵與太尉盧縮西

南擊臨江王共尉

師古曰共敖之子也共讀曰龔

尉死已臨江為南郡賈既有功而高

祖子弱昆弟少又不賢欲王同姓已填天下

師古曰填音竹刃反

乃下詔曰將

軍劉賈有功及擇子弟可呂為王者羣臣皆曰立劉賈為荆王王

淮東立六年而淮南王黥布反東擊荆賈與戰弗勝走富陵師古曰縣名

理志屬臨淮郡為布軍所殺

燕王劉澤高祖從祖昆弟也師古曰言同曾祖從祖而別也高祖三年澤為郎中十一

年呂將軍擊陳豨將王黃封為營陵侯高后時齊人田生晉灼曰楚漢春秋云

游乏資呂畫奸澤服虔曰呂計畫干之文穎曰呂畫得寵也師古曰共為計策欲呂求王服說也是也畫音獲澤大說之古

澤使人謂田生曰弗與矣孟康曰與黨與也言不復與我為友也文穎曰不復與汝相知也師古曰孟說是田生如長

安不見澤而假大宅令其子求事呂后所幸大謁者張卿如淳曰奄人也居

數月田生子請張卿臨親脩具師古曰親父也具供具也張卿往見田生帷帳具置

如列侯張卿驚酒酣廼屏人說張卿曰臣觀諸侯邸第百餘皆高

帝一切功臣今呂氏雅故本推轂高帝就天下如淳曰呂公知高祖貴呂女妻之推轂使為長者也

功至大又有親戚太后之重太后春秋長

諸呂弱太后欲立呂產為呂王王代呂后又重發之鄧展曰重難發其事

恐大臣不聽今卿最幸大臣所敬何不風大臣呂聞太后師古曰風讀曰諷其

太后必喜諸呂呂王萬戶侯亦卿之有太后心欲之而卿為內

臣不急發恐過及身矣張卿大然之乃風大臣語太后太后朝因

問大臣大臣請立呂產為呂王太后賜張卿千金師古曰千斤之金張卿呂

其半進田生田生弗受因說之曰呂產王也諸大臣未大服今營

陵侯澤諸劉長為大將軍獨此尚缺望師古曰缺音決今卿言太后裂十餘

縣王之彼得王喜於諸呂王益固矣張卿入言之又太后女弟呂

須女亦為營陵侯妻故遂立營陵侯澤為琅邪王琅邪王與田生

之國急行毋畱師古曰田生勸之出關太后果使人追之已出即還澤王琅

邪二年而太后崩澤乃曰帝少諸呂用事諸劉孤弱引兵與齊王

師古曰謂翼戴崇獎呂成帝業若車

之行助推其轂故得引重而致遠也

師古曰言年老

下亦同

難發其事

讀曰諷其

師古曰風

師古曰缺音決

師古曰田生勸之

師古曰田生勸之

師古曰田生勸之

合謀西欲誅諸呂至梁聞漢灌將軍屯滎陽澤還兵備西界遂跳

驅至長安

師古曰齊王傳云使祝午給琅邪王琅邪王馳見齊王齊王因留琅邪王而使祝午盡發琅邪國而并將其兵琅邪王既見欺不得反國乃說齊王求入關計事齊王曰為然乃益具車送琅邪王與此傳不同疑此傳誤也

代王亦從代至諸將相與琅邪王共立代王是

為孝文帝文帝元年徙澤為燕王而復呂琅邪歸齊

澤王燕二年薨諡曰敬王子康王嘉嗣九年薨子定國嗣定國與

父康王姬姦生子男一人奪弟妻為姬與子女三人姦定國有所

欲誅殺臣肥如令郢人郢人等告定國

定國禽獸行亂人倫逆天道當誅上許之定國自殺立四十二年

國除哀帝時繼絕世乃封敬王澤玄孫之孫無終公士歸生為營

陵侯

師古曰無終其所屬縣也公士第一爵歸生名也更始中為兵所殺

吳王濞高帝兄仲之子也高帝立仲為代王匈奴攻代仲不能堅

守棄國間行走雒陽自歸天子不忍致法廢為合陽侯子濞封為

沛侯黥布反高祖自將往誅之濞年二十召騎將從破布軍荊王

劉賈為布所殺無後上患吳會稽輕悍無壯王填之

諸

子少乃立濞於沛為吳王

受印高祖召濞相之曰若狀有反相

有亂豈若邪然天下同姓一家慎無反濞頓首曰不敢會孝惠高

后時天下初定郡國諸侯各務自拊循其民吳有豫章郡銅山

賦國用饒足

即招致天下亡命者盜鑄錢東煮海水為鹽呂故無

飲博吳太子師傅皆楚人輕悍又素驕博爭道不恭皇太子引博

李奇曰本齊地前分呂王澤今復與齊也

如淳曰定國自欲有所殺餘臣肥如知其臣又欲誅肥如令郢人而為郢人等所告也

師古曰肥如

師古曰更始劉

師古曰行至沛

師古曰若汝

師古曰悍勇也

師古曰獨

師古曰獨

師古曰獨

師古曰獨

師古曰獨

師古曰獨

師古曰獨

師古曰獨

師古曰獨

師古曰獨

師古曰獨

局提吳太子殺之師古曰提擲也音徒計反於是遣其喪歸葬吳吳王愠師古曰愠怒也音於問反曰

天下一宗師古曰猶言同姓共為一家死長安即葬長安何必來葬復遣喪之長安

葬吳王由是怨望稍失藩臣禮稱疾不朝京師知其呂子故驗問

實不病諸吳使來輒繫責治之吳王恐所謀滋甚師古曰滋益也及後使人

為秋請孟康曰律春曰朝秋曰請如古諸侯朝聘也如淳曰滯不自行也使人代已致請禮師古曰一說皆是也請音材姓反上復責問吳使

者使者曰察見淵中魚不祥服虔曰言天子察見下之私則不祥也今吳王始詐疾反覺見

責急愈益閉恐上誅之計乃無聊唯上與更始師古曰言赦其已往之事於是天子

皆赦吳使者歸之而賜吳王几杖老不朝吳得釋其謀亦益解然

其居國曰銅鹽故百姓無賦卒踐更輒予平賈服虔曰呂當為更卒出錢三百謂之過更自行為卒

謂之踐更吳王欲得民心為卒者顧其庸隨時月與平賈也晉灼曰謂借人自代為卒者官為出錢顧其時庸平賈也師古曰晉說是也賈讀曰價謂庸直也歲時存問茂

材賞賜閭里師古曰茂美也茂材者有美材之人也它郡國吏欲來捕亡人者頌共禁不與

如此者三十餘年呂故能使其眾朝錯為太子家令

得幸皇太子數從容言吳過可削師古曰從音千容反數上書說之文帝寬不

忍罰呂此吳王日益橫師古曰橫音胡孟反及景帝即位錯為御史大夫說上

曰昔高帝初定天下昆弟少諸子弱大封同姓故孽子悼惠王王

齊七十二城師古曰孽亦庶也庶弟元王王楚四十城兄子王吳五十餘城

封三庶孽分天下半今吳王前有太子之隙詐稱病不朝於古法

當誅文帝不忍因賜几杖德至厚也不改過自新迺益驕恣公即

山鑄錢煮海為鹽師古曰公謂顯然為之也即就也誘天下亡人謀作亂逆今削之亦

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禍小不削之其反遲禍大師古曰亟急也音居力反三年

冬楚王來朝錯因言楚王戊往年為薄太后服私姦服舍服虔曰服在喪次而

有罪削其常山郡膠西王卬呂賣爵事有姦削其六縣漢廷臣方

議削吳吳王恐削地無已因欲發謀舉事念諸侯無足與計者聞

膠西王勇好兵諸侯皆畏憚之於是迺使中大夫應高口說膠西王曰吳王不肖有夙夜之憂師古曰凡言不肖者謂其鄙陋無所象似也解在刑法志不敢自外使使臣

諭其愚心王曰何呂教之高曰今者主上任用邪臣聽信讒賊變

更律令師古曰更改也侵削諸侯徵求滋多誅罰良重師古曰滋亦益也良實也信也日呂益甚

語有之曰狶糠及米師古曰狶古穢字穢用舌食也蓋呂大為喻也言初穢糠遂至食米也穢音食尔反吳與膠西知名

諸侯也一時見察不得安肆矣師古曰肆縱也吳王身有內疾不能朝請二

十餘年師古曰內疾謂在身中不顯於外請音材姓反常患見疑無已自白師古曰白明也脅肩紮足猶懼不

見釋師古曰脅翁也謂斂之也索古累字也累足重足也並謂懼耳釋解也放也竊聞大王呂爵事有過所聞諸侯

削地罪不至此師古曰言其本罪皆不合削地也此恐不止削地而已王曰有之子將

柰何高曰同惡相助同好相畱同情相求同欲相趨同利相死今

吳王自己與大王同憂願因時循理棄軀呂除患於天下師古曰循順也意

亦可乎膠西王瞿然駭曰師古曰瞿然無守之貌音居具反寡人何敢如是主上雖急

固有死耳安得不事師古曰安焉也高曰御史大夫朝錯營或天子侵奪諸

侯師古曰營謂回繞之也蔽忠塞賢朝廷疾怨諸侯皆有背叛之意人事極矣彗

星出蝗蟲起此萬世一時而愁勞聖人所已起也吳王內呂朝錯

為誅外從大王後車方洋天下師古曰方洋猶翱翔也方音房又音旁洋音羊所向者降所指者

下莫敢不服大王誠幸而許之一言則吳王率楚王略函谷關守

滎陽敖倉之粟距漢兵治次舍須大王師古曰次舍息止之處也須待也大王幸而臨

之則天下可并兩主分割不亦可乎王曰善歸報吳王猶恐其不

果迺身自為使者師古曰潛行而去也至膠西面約之膠西羣臣或聞王謀諫

曰諸侯地不能為漢十二師古曰不當漢十分之二為叛逆呂憂太后非計也文頴曰王之太

也今承一帝尚云不易假令事成兩主分爭患迺益生王不聽遂

發使約齊甯川膠東濟南皆許諾諸侯既新削罰震恐多怨錯及

削吳會稽豫章郡書至則吳王先起兵誅漢吏二千石呂下膠西

膠東甯川濟南楚趙亦皆反發兵西齊王後悔背約城守濟北王城壞未完其郎中令劫守王不得發兵膠西王膠東王爲渠率師古與甯川濟南共攻圍臨甯趙王遂亦陰使匈奴與連兵七國之發也吳王悉其士卒師古曰悉盡也盡發使行下令國中曰寡人年六十二身自將少子年十四亦爲士卒先諸年上與寡人同下與少子等皆發二十餘萬人南使閩東越閩東越亦發兵從孝景前三年正月甲子初起兵於廣陵西涉淮因并楚兵發使遺諸侯書曰吳王劉濞敬問膠西王膠東王甯川王濟南王趙王楚王淮南王衡山王廬江王故長沙王子如淳曰吳芮後四世無嗣國除庶子二人爲列侯不得嗣王志將不滿故誘與之反也幸教曰漢有賊臣錯無功天下侵奪諸侯之地使吏劾繫訊治曰侵辱之爲故孟康曰故事也師古不曰諸侯人君禮遇劉氏骨肉師古曰人君者言諸侯各自君其國絕先帝功臣進任姦人誑亂天下欲危社稷陛下多病志逸不能省察師古曰逸放也

欲舉兵誅之謹聞教敝國雖狹地方三千里師古曰狹音胡夾反人民雖少精

兵可具五十萬寡人素事南越三十餘年其王諸君皆不辭分其

兵曰隨寡人師古曰諸君謂其首豪又可得三十萬寡人雖不肖願曰身從諸王

南越直長沙者因王子定長沙曰北如淳曰南越直長沙者因王子定之師古曰直當也言越地之北當長沙者也西

走蜀漢中告越如淳曰告東越使定之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言王子定長沙已北而西趣蜀及漢中平定曰訖使報南越也走音奏楚王淮南

三王與寡人西面師古曰淮南三王謂厲王三子爲王者淮南衡山濟北也齊諸王與趙王定河間河內

或入臨晉關或與寡人會雒陽師古曰臨晉關即今之蒲津關燕王趙王故與胡王有

約燕王北定代雲中轉胡衆入蕭關走長安師古曰走音奏匡正天下曰安

高廟願王勉之楚元王子淮南三王或不沐洗十餘年怨入骨髓

師古曰言心有所懷志不在洗沐也欲壹有所出久矣師古曰謂發兵寡人未得諸王之意未敢聽

今諸王苟能存亡繼絕振弱伐暴曰安劉氏社稷所願也吳國雖

貧寡人節衣食用積金錢脩兵革聚糧食夜曰繼日三十餘年矣

凡皆為此師古曰為此謂欲反也為音于偽反願諸王勉之能斬捕大將者賜金五千斤封

萬戶列將三千斤封五千戶裨將二千斤封二千戶二千石千斤

封千戶皆為列侯其已軍若城邑降者卒萬人邑萬戶如得大將

師古曰已卒萬人或邑萬戶來降附者其封賞則與大將同下皆類此人戶五千如得列將人戶三千如得裨

將人戶千如得二千石其小吏皆已差次受爵金它封賜皆倍軍

法服虔曰封賜倍漢之常法其有故爵邑者更益勿因師古曰於舊爵之外特更與之願諸王明已令士

大夫不敢欺也寡人金錢在天下者往往而有非必取於吳師古曰言處處

郡國皆有之諸王日夜用之不能盡有當賜者告寡人寡人且往遺之敬

已聞七國反書聞天子廼遣太尉條侯周亞夫將三十六將軍往

擊吳楚遣曲周侯酈寄擊趙將軍樂布擊齊大將軍竇嬰屯滎陽

監齊趙兵初吳楚反書聞兵未發竇嬰言故吳相爰盎召入見上

問已吳楚之計盎對曰吳楚相遺書曰賊臣朝錯擅適諸侯削奪

之地師古曰適讀曰適已故反名為西共誅錯復故地而罷師古曰復音扶日反次下亦同方今

計獨斬錯發使赦七國復其故地則兵可毋血刃而俱罷師古曰血刃謂殺傷

人而刃著血也上從其議遂斬錯語具在盎傳已盎為泰常奉宗廟使吳王

師古曰奉宗廟之指意也吳王弟子德侯為宗正師古曰德京侯廣之子也名通輔親戚使至吳師古曰已親戚之意

聞盎來亦知其欲說笑而應曰我已為東帝尚誰拜不肯見盎而

留軍中欲劫使將盎不肯使人圍守且殺之盎得夜亡走梁服虔曰梁王與

吳戰盎得奔梁遂歸報條侯將乘六乘傳會兵滎陽師古曰會兵謂集大兵傳音張戀反至雒陽見

劇孟喜曰七國反吾乘傳至此不自意全師古曰意不自言得安全至雒陽也又已為諸

侯已得劇孟孟今無動吾據滎陽師古曰言劇孟既不動搖吾又得據滎陽也滎陽已東無足

憂者至淮陽問故父絳侯客鄧都尉曰策安出客曰吳楚兵銳甚

難與爭鋒楚兵輕不能久方今為將軍計莫若引兵東北辟昌邑

難與爭鋒楚兵輕不能久方今為將軍計莫若引兵東北辟昌邑

呂梁委吳吳必盡銳攻之將軍深溝高壘使輕兵絕淮泗口塞吳

饗道師古曰饗古餉字使吳梁相敝而糧食竭乃呂全制其極破吳必矣條

侯曰善從其策遂堅壁昌邑南輕兵絕吳饗道吳王之初發也吳

臣田祿伯為大將軍田祿伯曰兵屯聚而西無它奇道難呂立功

亦一奇也吳王太子諫曰王呂反為名此兵難呂藉人師古曰藉假也人亦

且反王奈何且擅兵而別多它利害蘇林曰祿伯儻將兵降漢自為已利於吳為生患害師古曰蘇說非也上言難呂藉人人

祿伯吳少將桓將軍說王曰吳多步兵步兵利險漢多車騎車騎

利平地願大王所過城不下直去疾西據雒陽武庫食敖倉粟阻

山河之險呂令諸侯雖無入關天下固已定矣大王徐行畱下城

邑漢軍車騎至馳入梁楚之郊事敗矣吳王問吳老將老將曰此

年少稚鋒可耳安知大慮於是王不用桓將軍計王專并將其兵

未度淮諸賓客皆得為將校尉行間侯司馬孟康曰行伍間侯也師古曰在行伍間或為侯或為司馬也

獨周丘不用周丘者下邳人亡命吳酤酒無行王薄之不任周丘

乃上謁說王曰臣呂無能不得待罪行間臣非敢求有所將也願

請王一漢節必有呂報王迺予之周丘得節夜馳入下邳下邳時

聞吳反皆城守至傳舍召令入戶使從者呂罪斬令遂召昆弟所

善豪吏告曰吳反兵且至屠下邳不過食頃今先下家室必完能

者封侯至矣出乃相告下邳皆下周丘一夜得三萬人使人報吳

王遂將其兵北略城邑比至城陽兵十餘萬師古曰比音必寐反破城陽中尉

軍聞吳王敗走自度無與共成功師古曰度音大各反即引兵歸下邳未至癰

發背死二月吳王兵既破敗走於是天子制詔將軍蓋聞為善者

天報呂福為非者天報呂殃高皇帝親垂功德建立諸侯幽王悼

惠王絕無後孝文皇帝哀憐加惠師古曰憐其國絕故加恩惠而更封王幽王子遂悼惠

王子卬等令奉其先王宗廟為漢藩國德配天地明並日月而吳

王濞背德反義誘受天下亡命罪人亂天下幣如淳曰幣錢也呂私錢殺亂天下錢稱疾

不朝二十餘年有司數請濞罪孝文皇帝寬之欲其改行為善今

乃與楚王戊趙王遂膠西王卬濟南王辟光甯川王賢膠東王雄

渠約從謀反師古曰從音子容反為逆無道起兵已危宗廟賊殺大臣及漢使

者迫劫萬民伐殺無罪燒殘民家掘其丘壟甚為虐暴而卬等又

重逆無道師古曰重音直用反燒宗廟鹵御物如淳曰鹵抄掠也師古曰御物供宗廟之服器也朕甚痛之朕

素服避正殿將軍其勸士大夫擊反虜擊反虜者深入多殺為功

斬首捕虜比三百石已上皆殺無有所置師古曰置放釋也敢有議詔及不

如詔者皆要斬初吳王之度淮與楚王遂西敗棘壁乘勝而前銳

甚梁孝王恐遣將軍擊之又敗梁兩軍士卒皆還走梁數使使條

侯求救條侯不許又使使愬條侯於上上使人告條侯救梁又守

便宜不行梁使韓安國及楚死事相弟張羽為將軍李奇曰相即張尚也乃得

頗敗吳兵吳兵欲西梁城守不敢西即走條侯軍師古曰走音奏會下邑欲

戰師古曰下邑梁之縣條侯壁不肯戰吳糧絕卒飢數挑戰遂夜奔條侯壁驚

東南條侯使備西北果從西北不得入吳大敗士卒多飢死叛散

於是吳王迺與其戲下壯士千人夜亡去師古曰戲讀曰麾又音許宜反度淮走丹徒

保東越東越兵可萬餘人使人收聚亡卒漢使人呂利啗東越師古曰

曰啗音徒濫反解在高紀東越即給吳王師古曰給誑也吳王出勞軍使人縱殺吳王孟康曰方言戰謂之

閩越吳王之棄軍亡也軍遂潰往往稍降太尉條侯及梁軍楚王

戊軍敗自殺三王之圍齊臨甯也三月不能下漢兵至膠西膠東

甯川王各引兵歸國膠西王徒跣席橐飲水謝太后王太子德曰

前漢三十

九

漢兵還臣觀之師古曰罷讀曰疲呂罷可襲願收王餘兵擊之不勝而逃入

海未晚也王曰吾士卒皆已壞不可用不聽漢將弓高侯頹當遣

王書師古曰韓頹當曰奉詔誅不義降者赦除其罪復故不降者滅之王何

處須師古曰言王欲呂何理自安處呂從事吾待呂行事也處音昌汝反王肉袒叩頭漢軍壁謁曰臣叩

奉法不謹驚駭百姓廼苦將軍遠道至于窮國敢請菹醢之罪弓

高侯執金鼓見之曰王苦軍事願聞王發兵狀王頓首郤行對曰

今者朝錯天子用事臣變更高皇帝法令侵奪諸侯地叩等呂為

不義恐其敗亂天下七國發兵且呂誅錯今聞錯已誅叩等謹已

罷兵歸將軍曰王苟呂錯為不善何不呂聞及未有詔虎符擅發

兵擊義國呂此觀之意非徒欲誅錯也乃出詔書為王讀之曰王

其自圖之師古曰圖謀也王曰如叩等死有餘罪遂自殺太后太子皆死膠

東甯川濟南王皆伏誅酈將軍攻趙十月而下之趙王自殺濟北

滅王呂劫故不誅初吳王首反并將楚兵連齊趙正月起三月皆破

贊曰荆王王也由漢初定天下未集師古曰集和也故雖疏屬呂策為王鎮

江淮之間劉澤發於田生權激呂氏晉灼曰田生欲王劉澤先使張卿說封呂

也呂氏然卒南面稱孤者三世事發相重豈不危哉晉灼曰劉澤呂金與田生

澤得王故曰事發相重也師古曰重猶累也言澤得王本由田生行說若其事發覺則相隨入罪事相累誤音力倫反吳王擅山海之利能薄斂

呂使其眾逆亂之萌自其子興師古曰萌謂始生也古者諸侯不過百里山海

不呂封蓋防此矣朝錯為國遠慮禍反及身毋為權首將受其咎

豈謂錯哉師古曰此逸周書之言贊引之者謂錯適當此言耳

荆燕吳傳第五

荆燕吳傳第五

漢書三十五

楚元王傳第六

漢書三十六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楚元王交字游高祖同父少弟也師古曰言同父知其異母好書多材藝少時嘗與

魯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詩於浮丘伯服虔曰白生魯國奄里人浮丘伯秦時儒生伯者孫卿門

人也師古曰孫卿姓荀名況為楚蘭陵令漢呂避宣帝諱改之曰孫及秦焚書各別去高祖兄弟四人長兄

伯次仲伯蚤卒師古曰蚤古早字也高祖既為沛公景駒自立為楚王高祖使

仲與審食其留侍太上皇師古曰食音異其音基交與蕭曹等俱從高祖見景駒

遇項梁共立楚懷王因西攻南陽入武關與秦戰於藍田至霸上

封交為文信君從入蜀漢還定三秦誅項籍即帝位交與盧縮常

侍上出入臥內傳言語諸內事隱謀而上從父兄劉賈數別將漢

六年既廢楚王信分其地為二國立賈為荆王交為楚王王薛郡

東海彭城三十六縣先有功也後封次兄仲為代王長子肥為齊

王初高祖微時常避事時時與賓客過其丘嫂食應劭曰丘姓也孟康曰西方謂亡女婿為丘婿

丘空也兄亡空有嫂也張晏曰丘大也長嫂稱也晉灼曰禮謂大婦為冢婦師古曰史記丘字作巨丘巨皆大也張晉一說其義得之嫂厭叔與客來陽

為羹盡轅金服虔曰音勞轅轅也師古曰呂勺轅金今為聲也轅音洛又音歷客呂故去已而視釜中有羹

繇是怨嫂師古曰繇與由同及立齊代王而伯子獨不得侯太上皇呂為言

高祖曰其非敢忘封之也為其母不長者七年十月封其子信為

羹頡侯師古曰頡音戛言其母戛羹金也元王既至楚呂穆生白生申公為中大夫高

后時浮丘伯在長安元王遣子郢客與申公俱卒業師古曰卒終也文帝時

聞申公為詩最精呂為博士元王好詩諸子皆讀詩申公始為詩

傳號魯詩師古曰凡言傳者謂為之解說若今詩毛氏傳也元王亦次之詩傳號曰元王詩師古曰次謂綴

集世或有之高后時呂元王子郢客為宗正封上邳侯元王立二

十三年薨太子辟非先卒師古曰辟非者猶辟邪辟兵之類也先卒者元王未薨之時已卒也辟音壁文帝乃呂宗

正上邳侯郢客嗣是為夷王申公為博士失官隨郢客歸復呂為

中大夫立四年薨子戊嗣文帝尊寵元王子生爵比皇子師古曰元王生子封爵皆

與皇子同所呂尊寵元王也景帝即位呂親親封元王寵子五人子禮為平陸侯富

為休侯歲為沈猶侯晉灼曰沈音審王子侯表屬于乘高宛執為宛胸侯師古曰執古執字調為棘樂

侯初元王敬禮申公等穆生不耆酒師古曰耆音讀曰嗜元王每置酒常為穆

生設醴師古曰醴甘酒也少鞠多米一宿而熟不齊之及王戊即位常設後忘設焉穆生退曰可

呂逝矣醴酒不設王之意怠不去楚人將鉗我於市師古曰鉗呂鐵束頸也音其炎反

稱疾臥申公白生強起之曰獨不念先王之德與師古曰與讀曰歟今王一

旦失小禮何足至此穆生曰易稱知幾其神乎師古曰下繫之辭也幾者動之

微吉凶之先見者也師古曰見音胡電反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先王之所

呂禮吾三人者為道之存故也今而忽之是忘道也師古曰忽怠也忘道之

人胡可與久處豈為區區之禮哉師古曰區區謂小也遂謝病去申公白生獨

留王戊稍淫暴二十年為薄太后服私姦削東海薛郡乃與吳通

謀二人諫不聽胥靡之

應劭曰詩云若此無罪論胥靡刑名也晉灼曰胥相也

故謂之胥靡猶今之役囚徒曰鎖

衣之赭衣使杵臼雅春於市

綴耳晉說近之而云隨坐輕刑非也

晉灼曰高肱舉杵正身而春之師古曰為

木杵而手春即今所謂

步曰者耳非確曰也休侯使人諫王王曰季父不吾與我起先取季父

矣

師古曰不吾與言不與我同心休侯懼乃與母太夫人奔京師臣瓚曰侯母號太夫人二十一年春

景帝之三年也削書到遂應吳王反其相張尚太傅趙夷吾諫不

聽遂殺尚夷吾起兵會吳西攻梁破棘壁至昌邑南與漢將周亞

夫戰漢絕吳楚糧道士飢吳王走戊自殺軍遂降漢漢已平吳楚

景帝乃立宗正平陸侯禮為楚王奉元王後是為文王四年薨子

安王道嗣二十二年薨子襄王注嗣十四年薨子節王純嗣十六

年薨子延壽嗣宣帝即位延壽曰為廣陵王胥武帝子天下有變

必得立陰欲附倚輔助之師古曰倚依也音於綺反故為其後母弟趙何齊取廣陵

王女為妻與何齊謀曰我與廣陵王相結天下不安發兵助之使

廣陵王立何齊尚公主列侯可得也因使何齊奉書遺廣陵王曰

願長耳目師古曰言常伺聽勿失機也母後人有天下師古曰方爭天下勿使在人後何齊父長年上書

告之事下有司考驗辭服延壽自殺立三十二年國除初休侯富

既奔京師而王戊反富等皆坐免侯削屬籍後聞其數諫戊乃更

封為紅侯太夫人與竇太后有親懲山東之寇師古曰懲創也求留京師詔

許之富子辟彊等四人師古曰辟音必亦反彊音居良反又辟讀曰闕彊讀曰疆解在文紀共養仕於朝師古曰四子呂

孫無子絕辟彊字少卿亦好讀詩能屬文師古曰屬文謂會綴文辭也音之欲反後皆類此武帝

時呂宗室子隨二千石論議冠諸宗室師古曰論議每出宗室之上也清靜少欲常呂

書自娛不肯仕昭帝即位或說大將軍霍光曰將軍不見諸呂之

事乎處伊尹周公之位攝政擅權而背宗室不與共職是呂天下

不信卒至於滅亡今將軍當盛位帝春秋富宜納宗室又多與大

前漢三十一

臣共事

服虔曰共議事也師古曰每事皆與參共知之

反諸呂道如是則可呂免患

師古曰言諸呂專權所呂滅亡今納

宗室是反其道乃可免患也

光然之廼擇宗室可用者辟彊子德待詔丞相府

師古曰於丞相

命也

年三十餘欲用之或言父見在亦先帝之所寵也遂拜辟彊

為光祿大夫守長樂衛尉時年已八十矣徙為宗正數月卒

德字路叔少修黃老術有智略少時數言事召見甘泉宮武帝謂

之千里駒

師古曰言若駿馬可致千里也年齒幼少故謂之駒

昭帝初為宗正丞雜治劉澤詔獄

師古曰

謂呂他官共治之也劉澤齊孝王之孫謀反欲殺青州刺史者

父為宗正徙大鴻臚丞遷太中大夫後復為

宗正雜案上官氏蓋主事德常持老子知足之計

師古曰老子德經云知足不辱

妻死

大將軍光欲呂女妻之德不敢取畏盛滿也蓋長公主孫譚遮德

自言

師古曰公主之孫各譚自言者申理公主所坐

德數責呂公主起居無狀

師古曰無狀無善狀也數音所具反

侍御

史呂為光望不受女

師古曰望怨也

承指劾德誹謗詔獄

師古曰承指謂取霍光之意指德實責數公主

而御史乃呂為受譚冤訴故云誹謗詔獄

免為庶人屏居山田光聞而恨之

師古曰以御史不知已意

復白召德

守青州刺史歲餘復為宗正與立宣帝

師古曰與讀曰豫豫其謀議也

呂定策賜爵關

內侯地節中呂親親行謹厚封為陽城侯子安民為郎中右曹宗

家呂德得官宿衛者二十餘人德寬厚好施生

師古曰言好施恩惠於人而生全之

每行

京兆尹事多所平反罪人

蘇林曰反音幡幡罪人辭使從輕也

家產過百萬則呂振昆弟

師古曰振舉救之

賓客食飲

師古曰既以救貧昆弟又散供食飲之費

曰富民之怨也立十一年子向坐

鑄偽黃金當伏法

如淳曰律鑄偽黃金棄市也

德上書訟罪會薨大鴻臚奏德訟子

罪失大臣體不宜賜諡置嗣制曰賜諡繆侯

師古曰繆惡諡也呂其妄訟子

為置嗣傳

至孫慶忌復為宗正太常薨子岑嗣為諸曹中郎將列校尉至太

常薨傳子至王莽敗乃絕

向字子政

師古曰名向字子政義則相配而近代學者讀向音餉既無別釋靡所據憑當依本字為勝也

本名更生年十二呂父

德任為輦郎

服虔曰父保任其子為郎也輦郎如今引御輦郎也

既冠呂行修飭擢為諫大夫

師古曰飭整也

讀與敕同其字從力

是時宣帝循武帝故事招選名儒俊材置左右更生呂通

達能屬文辭與王褒張子僑等竝進對

師古曰子僑官至光祿大夫見藝文志進對謂進見而對詔命也僑字或作蟬

或作喬皆音鉅驕反

獻賦頌凡數十篇上復興神僊方術之事而淮南有枕中

鴻寶苑祕書

師古曰鴻寶苑祕書並道術篇名臧在枕中言常存錄之不漏泄也

書言神僊使鬼物為金之術

及鄒衍重道延命方世人莫見而更生父德武帝時治淮南獄得

其書更生幼而讀誦曰為奇獻之言黃金可成上令典尚方鑄作

事

師古曰尚方主巧作金銀之所若今之中尚署費甚多方不驗上乃下更生吏吏劾更生鑄偽

黃金繫當死更生兄陽城侯安民上書入國戶半贖更生罪上亦

奇其材得踰冬減死論

服虔曰踰冬至春行寬大而減死罪如淳曰獄冬盡當決竟而得踰冬復至後冬故或逢赦或得減死也師古曰服說是也

會

初立穀梁春秋徵更生受穀梁講論五經於石渠

師古曰三輔舊事云石渠閣在未央大殿北

復拜為郎中給事黃門遷散騎諫大夫給事中元帝初即位太

傅蕭望之為前將軍少傅周堪為諸吏光祿大夫

師古曰加官也百官公卿表云諸吏所加或列

侯將軍卿大夫得舉不法也

皆領尚書事甚見尊任更生年少於望之堪然二人重

之薦更生宗室忠直明經有行擢為散騎宗正給事中與侍中金

敞拾遺於左右四人同心輔政患苦外戚許史在位放縱而中書

宦官弘恭石顯弄權望之堪更生議欲白罷退之未白而語泄遂

為許史及恭顯所譖愬堪更生下獄及望之皆免官語在望之傳

其春地震夏客星見昴卷舌間

師古曰見於昴與卷舌之間也卷音俱免反

上感悟下詔賜望

之爵關內侯奉朝請秋徵堪向欲曰為諫大夫恭顯白皆為中郎

冬地復震時恭顯許史子弟侍中諸曹皆側目於望之等更生懼

焉乃使其外親上變事

師古曰非常之事故謂之變也

言竊聞故前將軍蕭望之等皆

忠正無私欲致大治忤於貴戚尚書

師古曰忤猶逆也音五故反也皆類此

今道路人聞望

之等復進曰為且復見毀讒必曰嘗有過之臣不宜復用是大不

然

師古曰言不宜用有過之臣者此議非也

臣聞春秋地震為在位執政太盛也不為三獨夫

動亦已明矣

應劭曰謂蕭望之周堪及向師古曰獨夫猶言匹夫也

且往者高皇帝時季布有罪至於

夷滅後赦呂為將軍高后孝文之間卒為名臣師古曰卒終也孝武帝時兒

寬有重罪繫按道侯韓說諫曰師古曰說讀曰悅前吾丘壽王死陛下至今

恨之師古曰恨悔也今殺寬後將復大恨矣上感其言遂賞寬師古曰賞謂緩怒其罪也復用

之位至御史大夫御史大夫未有及寬者也又董仲舒坐私為災

異書主父偃取奏之下吏罪至不道幸蒙不誅復為太中大夫膠

西相呂老病免歸漢有所欲與常有詔問師古曰與謂改作慮章仲舒為世儒宗

定議有益天下孝宣皇帝時夏侯勝坐誹謗繫獄三年免為庶人

宣帝復用勝至長信少府太子太傅名敢直言天下美之若乃羣

臣多此比類難一二記師古曰比音必寐反有過之臣無負國家有益天下此

四臣者足呂觀矣前弘恭奏望之等獄決三月地大震恭移病出

為恭等師古曰始近也臣愚呂為宜退恭顯呂章蔽善之罰師古曰章明也進望之等

呂通賢者之路如此太平之門開災異之原塞矣書奏恭顯疑其

更生所為白請考姦詐辭果服遂逮更生繫獄下太傅韋玄成諫

大夫貢禹與廷尉雜考劾更生前為九卿坐與望之堪謀排車騎

將軍高許史氏侍中者毀離親戚欲退去之而獨專權為臣不忠

幸不伏誅復蒙恩徵用不悔前過而教令人言變事誣罔不道更

生坐免為庶人而望之亦坐使子上書自寬前事恭顯白令詣獄

置對師古曰置對者立為對辭望之自殺天子甚悼恨之乃擢周堪為光祿勳堪弟

子張猛光祿大夫給事中大見信任恭顯憚之數譖毀焉更生見

堪猛在位幾已得復進師古曰幾讀曰冀懼其傾危乃上封事諫曰臣前幸

得呂骨肉備九卿奉法不謹乃復蒙恩竊見災異竝起天地失常

徵表為國師古曰徵證也欲終不言念忠臣雖在剛畝猶不忘君惓惓之義

也師古曰剛者田中之溝也田溝之法耜廣五寸二耜為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剛六剛而為一畝剛音工犬反字或作吠其音同耳惓惓忠謹之意倦讀與拳同音其專反禮記曰得一

善則拳拳服師古曰重音直用反况重巨骨肉之親音直用反又加巨舊恩未報乎欲竭愚誠音直用反

又恐越職然惟二恩未報師古曰惟思也忠臣之義一杼愚意退就農畝死師古曰尚書禹作司空棄后稷契司徒咎繇

無所恨師古曰杼謂引而泄之也音食汝反臣聞舜命九官師古曰尚書禹作司空棄后稷契司徒咎繇

言凡九師古曰尚書禹作司空棄后稷契司徒咎繇濟濟相讓和之至也眾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故韶韶九師古曰韶舜樂名舉簫管之屬示其備也

成而鳳皇來儀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師古曰韶舜樂名舉簫管之屬示其備也

而百獸相率來舞言感至和也四海之內靡不和寧及至周文開基西郊師古曰言文王始受命作周也

還眾賢罔不肅和師古曰雜遯聚積之貌遯音大合反崇推讓之風巨銷分爭之訟文王

既没周公思慕歌詠文王之德其詩曰於穆清廟肅雍顯相濟濟

多士秉文之德師古曰此周頌祀文王清廟之詩也於歎辭也穆美也肅敬也雍和也顯明也相助也濟濟盛也言文王有清淨之化敬而且和光明著見故濟濟

之眾士皆執行文王之德也於讀曰烏當此之時武王周公繼政朝臣和於內萬國驩於外

故盡得其驩心巨事其先祖其詩曰有來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

公天子穆穆師古曰此周頌禘太祖之詩也辟百辟也公諸侯也言有此賓客巨和而來至也而敬者乃助王祭之人百辟與諸侯耳於是時天子則穆穆然禮

記曰天子穆穆諸侯皇皇音壁言四方皆巨和來也諸侯和於下天應報於上故周

頌曰降福穰穰師古曰此執競之篇祀武王之詩也穰穰多也音人羊反又曰飴我釐麩師古曰此思文之篇呂后稷配天之詩也

飴遺也言天遺此物也飴讀與貽同釐麩麥也始自天降此皆巨和致和獲天也釐音力之反又讀與來同麩音牟

助也下至幽厲之際朝廷不和轉相非怨師古曰厲王夷王之子厲王生宣王宣王生幽王詩人

疾而憂之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師古曰此小雅角弓之篇刺幽王之詩也良善也言人各為不善其意乖離而相怨也一方謂

自守一方所嚮異之眾小在位而從邪議歛歛相是而背君子故其詩曰歛歛

訛訛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師古曰此小雅小旻

篇刺幽王之詩也言在位卿士歛歛然患其上訛訛然不供職各失臣節甚可哀痛而謀之善者則背違之不善之謀依而施用所巨為刺也歛音翕訛音紫

君子獨處守正不撓眾枉師古曰撓屈也為眾曲而自屈也撓音女教反勉彊巨從王事則反見憎毒讒慝

故其詩曰密勿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謖謖師古曰此小雅十月之交篇刺幽王

之詩也密勿猶勉勉從事也謖謖眾聲也言已勉勉行事不敢自陳勞苦實無罪辜而被謔謔嗷嗷然也謖音敷

當是之時日月薄蝕而無光師古曰薄迫也謂被掩迫也其詩曰朔月辛卯日有蝕之亦孔之醜師古曰自此已下至百川沸騰皆十

師古曰自此已下至百川沸騰皆十

月之交詩也孔甚也醜惡也周之十月夏之八月朔日有辛卯日月交會又曰彼月而微

而日見蝕陰侵於陽辛金日也卯木辰也日卯侵金則臣侵君故甚惡之師古曰微虧微也言彼月者當有虧耳而今此日

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乃復微也言君臣失道是為災異故令人甚哀也

又曰日月鞠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師古曰鞠告也言日月不

者由四方之國無政天變見於上地變動於下水泉沸騰山谷易處其詩

曰百川沸騰山冢卒崩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懲

師古曰沸湧出也騰乘也冢山頂也卒盡也胡何也憯曾也懲又也言百川沸涌而相乘陵山頂

隆高而盡崩壞陵谷易處尊卑失序咎異大矣誠可畏懼哀哉今人何為曾莫創又也憯音千感

反霜降失節不日其時其詩曰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

孔之將言民曰是為非甚眾大也張晏曰正月夏之四月也純陽用事而反多霜

幽王之詩也四月正陽之月故謂之正月繁多也訛偽也孔甚也將大也此言王政乖舛陽

月多霜害於生物故已心為憂傷而眾庶之人共為偽言曰是為非排斥賢雋禍甚大也此

皆不和賢不肖易位之所致也師古曰賢入在下不肖居上故云易位自此之後天下大亂

篡殺殃禍竝作厲王奔彘師古曰厲王無道下不堪命乃相與畔襲厲王

殺師古曰為犬戎所攻殺幽王于驪山下虜褒姒盡取周路而去至乎平王末年魯隱之始即位也師古曰平王

周大夫祭伯乖離不和出奔於魯張晏曰隱元年祭伯來穀梁傳曰奔也師古曰祭音側介反而春秋為

諱不言來奔傷其禍殃自此始也是後尹氏世卿而專恣師古曰春秋

隱公三年夏四月尹氏卒傳曰尹氏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尹氏何貶也曷為貶諸侯背

畔而不朝周室卑微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師古曰謂從隱公元年至哀公十

八年莊公三十二年閔公三年僖公三十八年宣公十八年成公十八年襄公三十一年昭公三十二年定公十五年哀公十四年凡二百四十二年也

六師古曰謂隱三年二月己巳桓三年七月壬辰朔十七年十月朔莊十八年三月二十五日六

年十五年五月文元年二月癸亥朔十五年六月辛丑朔宣八年七月甲子十年四月丙辰十七

年六月癸卯成十六年六月丙寅朔十七年十二月丁巳朔襄十四年二月乙未朔十五年秋八

月丁巳二十年冬十月丙辰朔二十一年九月庚戌朔冬十月庚辰朔二十三年二月癸酉朔二

十四年秋七月甲子朔八月癸巳朔二十七年冬十二月乙亥朔昭七年夏四月甲辰朔十五年

六月丁巳朔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二十一年秋七月壬午朔二十二年十二月癸酉朔二十四

年夏五月乙未朔三十一年十二月辛亥朔定五年正月辛亥朔十二年十一月丙寅朔十五年

八月庚辰朔凡三十六也地震五師古曰謂文九年九月癸酉襄十六年五月甲子昭十九年

池一師古曰謂僖十四年八月辛卯沙鹿崩成五年彗星三見師古曰謂文十四年秋七月

冬有星孛于大辰哀十三年夜常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一師古曰事在莊七年

冬十一月有星孛于東方

火

災十四

師古曰桓十四年秋八月壬申御廩災莊二十年夏齊大災僖二十年五月乙巳西宮災成三年二月甲子新宮災襄九年春宋火三十年五月甲午宋災昭九年夏四月陳火十八年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定二年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長狄入三國師古曰災哀三年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四年六月辛丑亳社災凡十四也文十一年經書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公羊傳曰狄者何長狄也兄弟三人一者之齊一者之魯一者之晉之齊榮如之魯喬如之晉焚如長狄鄭瞞之種鄭音樓瞞音未安反五

石墮墜六鵙退飛多麋有蜮蜚鸚鵒來巢者皆一見

師古曰謂僖十六年正月戊申朔墮石于

宋五五月六鵙退飛過宋都莊十七年冬多麋十八年秋有蜮二十九年秋有蜚昭二十五年夏有鸚鵒來巢蜮短尾狐也鵙水鳥也蜚負蠶也鸚音五歷反蜮音域蜚音扶味反鸚音劬鵙音欲

晝冥晦

師古曰僖十五年九月巳卯晦震夷伯之廟穀梁傳曰晦冥也

李梅冬實七月霜降草木不死

師古曰僖三十三年經書冬墮霜不熟草李梅實未死與今春秋不同未見義所出

八月殺菽

師古曰謂定公三年十月墮霜殺菽周之十月夏之八月菽謂豆也

雨雪雷霆失序相乘

師古曰隱九年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莊六年冬十月雨雪僖十年冬大雨雪皆是

水旱饑蝻螽蟘蠡午竝起

如淳曰蝻午猶雜沓也師古曰謂桓元年秋大水十三年夏大水十三年夏大水七年秋大水十一年秋大水二十五年秋大水宣十年秋大水成五年秋大水襄二十四年秋七月大水僖二十一年夏大旱宣七年秋大旱宣十年冬饑十五年冬蝻生饑襄二十四年冬大饑桓五年秋蝻僖十五年八月蝻文二年秋雨蝻於宋八年冬蝻宣六年八月蝻十二年秋十五年秋蝻襄七年八月蝻哀十二年十二月蝻十三年九月蝻十二月蝻隱五年九月

蝻八年九月蝻莊六年秋蝻皆是也蝻即蝻也蝻蟲之食苗心者也蝻音終蝻音冥

當是時禍亂輒應弒君三十六

師古曰謂隱公

四年衛州吁弒其君完十一年羽父使賊弒公子于寯氏桓二年宋督弒其君與夷七年曲沃沃伯誘晉小子侯殺之十七年鄭高渠彌弒昭公莊八年齊無知弒其君諸兒十二年宋萬弒其君捷十四年傅瑕弒其君鄭子三十二年共仲使圉人榮賊子般閔二年共仲使卜齮賊公子于武闡僖十四年晉里克弒其君卓二十四年晉弒懷公于高梁文元年楚太子商臣弒其君頽十四年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十六年宋人弒其君杵臼十八年齊人弒其君商人魯襄仲殺子惡莒弒其君庶其宣二年晉趙盾弒其君夷臯四年鄭公子歸生弒其君夷十年陳夏徵舒弒其君平國成十八年晉弒其君州蒲襄七年鄭子駟使賊夜弒僖公二十五年齊崔杼弒其君光二十六年衛甯喜弒其君剽二十九年閻弒吳子餘祭三十年蔡太子般弒其君固三十一年莒人弒其君密州昭元年楚公子圍問王疾縊而弒之十三年楚公子比弒其君虔于乾谿十九年許太子止弒其君買二十七年吳弒其君僚定十三年薛弒其君比哀四年盜殺蔡侯申六年齊陳乞弒其君荼十年齊人弒悼公凡三十六亡國五十二師古曰謂桓五年州公如曹莊四年紀侯大去其國十年齊師滅滅耿滅霍滅魏僖五年楚滅弦晉滅虢滅虞十二年楚人滅黃十七年楚滅項十九年秦人取梁二十五年衛侯燬滅邢二十六年楚人滅夔三十三年秦滅滑文四年楚滅江五年楚人滅六滅滅赤狄潞氏成六年取鄆十七年楚滅舒蕭襄六年莒人滅鄆齊侯滅萊十年諸侯滅偃陽十三年取鄆二十五年楚滅舒鳩昭四年楚子滅賴十二年晉滅肥十六年楚子取戎蠻氏十七年晉滅陸渾戎二十一年晉滅鼓三十年吳滅徐定四年蔡滅沈五年楚滅唐六年鄭滅許十四年楚人滅頓十五年楚子滅胡哀八年宋公滅曹又邾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也師古曰謂桓十五年鄭伯突出奔蔡襄十四年衛侯出奔齊昭三年北燕伯款出奔齊二十三年莒子庚輿來奔之類是也周室多禍晉

敗其師於貿戎師古曰貿戎地名也春秋公羊經成元年秋王師敗績于貿戎傳曰孰敗之蓋晉敗之也貿音莫侯反伐其郊師古曰郊周邑

也昭二十三年正月鄭傷桓王應劭曰王曰諸侯伐鄭伯禦之射王中肩師古曰事在桓五年秋戎執其使師古曰隱七年冬經

書天王使凡伯來聘戎衛侯朔召不往齊逆命而助朔師古曰春秋桓十六年經書衛侯朔出奔齊穀梁傳

曰天子召而不往也五大夫爭權三君更立莫能正理應劭曰周景王崩單穆公劉文公鞏簡公甘平公召莊公此五大夫相與

爭奪更立王子猛子朝及敬遂至陵夷不能復興師古曰陵夷謂卑替也解在成紀及異姓諸侯王表也由此

觀之和氣致祥乖氣致異祥多者其國安異眾者其國危天地之

常經古今之通義也今陛下開三代之業招文學之士優游寬容

使得竝進今賢不肖渾殺師古曰言雜亂也渾音胡本反其下亦同白黑不分邪正雜糅忠讒

竝進師古曰糅和也音汝救反章交公車人滿北軍如淳曰漢儀注中壘校尉主北軍壘門內尉一

北軍尉北軍尉呂法治之楊惲朝臣舛午膠戾乖刺師古曰言志意不和各相違背午音五故反刺音來曷反更相

讒愬轉相是非師古曰更音工衡反傳授增加文書紛糾前後錯謬毀譽渾亂

師古曰言各任私情不得其實所呂營或耳目感移心意不可勝載師古曰言其誣罔天子也營謂回繞之分曹

為黨往往羣朋師古曰曹輩也將同心呂陷正臣正臣進者治之表也正臣

陷者亂之機也乘治亂之機未知孰任而災異數見此臣所呂寒

心者也夫乘權藉勢之人子弟鱗集於朝師古曰言其相次如魚鱗羽翼陰附者眾

輻湊於前師古曰輻湊言如車輻之歸於轂也毀譽將必用呂終乖離之咎師古曰言讒佞之人毀譽得進則忠

賢被斥日是呂日月無光雪霜夏隕海水沸出陵谷易處列星失行

皆怨氣之所致也夫遵衰周之軌迹循詩人之所刺而欲呂成太

平致雅頌猶卻行而求及前人也師古曰卻音丘略反初元呂來六年矣按春

秋六年之中災異未有稠如今者也師古曰稠多也音直流反夫有春秋之異無孔

子之救猶不能解紛師古曰紛亂也況甚於春秋乎原其所呂然者讒邪竝

進也讒邪之所呂竝進者由上多疑心既已用賢人而行善政如

或譖之則賢人退而善政還師古曰還謂收還也夫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

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師古曰枉曲也讒邪進則眾賢退羣枉盛則

正士消故易有否泰師古曰否音皮鄙反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君子道消則政

日亂故為否否者閉而亂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小人道消則政

日治故為泰泰者通而治也詩又云雨雪麋鹿見師古曰此小雅角弓

篇刺幽王好讒佞之詩也鹿麋盛也見無雲也現日氣也聿辭也言雨雪之盛麋鹿然至於無雲日氣始出而雨雪皆消釋矣喻小人雖多王若欲興善政則賢者升用而小人誅滅矣鹿音彼驕

乃見反與易同義昔者鯀共工驩兜與舜禹雜處堯朝師古曰鯀崇伯之名即禱祀也共工

少皞氏之後即窮奇也驩兜帝鴻氏之後即渾敦也鯀音工本反驩音火官反禱音徒高反机音兀渾音胡本反敦音徒本反周公與管蔡竝居周位

當是時迭進相毀師古曰迭互也音大結反流言相謗豈可勝道哉帝堯成王能賢

舜禹周公而消共工管蔡故呂大治榮華至今孔子與季孟偕仕

於魯師古曰季孟謂季孫孟孫皆桓公之後代執國權而卑公室也李斯與叔孫俱宦於秦師古曰叔孫者叔孫通也定公始

皇賢季孟李斯而消孔子叔孫故呂大亂汚辱至今故治亂榮辱

之端在所信任信任既賢在於堅固而不移詩云我心匪石不可

轉也師古曰此邶柏舟之詩也言石性雖堅尚言守善篤也易曰渙汗其大號

師古曰此易渙卦九四爻辭也言王者渙然大發號令如汗之出也言號令如汗汗出而不反者也今出善令

未能踰時而反是反汗也師古曰一時三月也用賢未能三旬而退是轉石也

論語曰見不善如探湯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探湯言其除難無所避也今二府奏佞調不當在

位歷年而不去如淳曰二府丞相御史也師古曰調古諂字故出令則如反汗用賢則如轉石

去佞則如拔山如此望陰陽之調不亦難乎是呂羣小窺見間隙

緣飾文字巧言醜詆師古曰詆毀也辱也音丁禮反流言飛文譁於民間師古曰譁謹也謹音火瓜反故

詩云憂心悄悄愠于羣小師古曰此邶柏舟言仁而不遇之詩也悄悄憂貌愠怒也音千小反小人成羣誠足

愠也昔孔子與顏淵子貢更相稱譽不為朋黨師古曰事具見論語更音工衡反禹稷

與臯陶傳相汲引不為比周師古曰事見尚書舜典比音頻寐反何則忠於為國無邪心

也故賢人在上位則引其類而聚之於朝易曰飛龍在天大人聚

也師古曰此乾卦九五象辭也言聖王正位臨馭四方則賢人君子皆來見也在下位則思與其類俱進易曰拔茅

茹呂其彙征吉鄭氏曰彙音謂彙類也茹牽引也茅喻君有潔白之德臣下引其類而仕之師古曰此泰卦初九爻辭征行也茹音汝據反在上則

引其類在下則推其類故湯用伊尹不仁者遠而衆賢至類相致也今佞邪與賢臣並在交戟之內師古曰交戟謂宿衛者合黨共謀違善依惡歛歛訛訛數設危險之言欲臣傾移主上如忽然用之此天地之所

臣先戒災異之所臣重至者也

師古曰重音直用反

自古明聖未有無誅而治

者也故舜有四放之罰

師古曰謂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也

而孔子有兩觀之

誅

應劭曰少正卯姦人之雄故孔子攝司寇七日誅之於兩觀之下師古曰兩觀謂闕也

然後聖化可得而行也今臣陛下

明知誠深思天地之心迹察兩觀之誅

師古曰尋其餘迹而察之

覽否泰之卦觀雨

雪之詩歷周唐之所進臣爲法原秦魯之所消臣爲戒

師古曰歷謂歷觀之原謂思其

本考祥應之福省災異之禍臣揆當世之變

師古曰省視也揆度也放遠佞邪之

黨壞散險諛之聚

師古曰險言曰諛音彼義反

杜閉羣枉之門廣開衆正之路

決斷狐疑分別猶豫使是非炳然可知則百異消滅而衆祥並至

太平之基萬世之利也臣幸得託肺腑附

師古曰舊解云肺腑謂肝肺相附著猶言心膂也一說肺腑謂研木之肺札也自

言於帝室猶肺札附於大材木也

誠見陰陽不調不敢不通所聞竊推春秋災異臣効

今事一二條其所臣

師古曰臣由也

不宜宣泄臣謹重封昧死上恭顯見其

書愈與許史比而怨更生等

師古曰比音頻寐反

堪性公方自見孤立遂直道

而不曲是歲夏寒日青無光恭顯及許史皆言堪猛用事之咎上

內重堪又患衆口之寢潤無所取信時長安令楊興臣材能幸常

稱譽堪上欲臣爲助乃見問與朝臣斷斷不可光祿勳何也

師古曰斷斷忿

嫉之意也斷音牛斤反

興者傾巧士謂上疑堪因順指曰堪非獨不可於朝廷自

州里亦不可也臣見衆人聞堪前與劉更生等謀毀骨肉臣爲當

誅故臣前言堪不可誅傷爲國養恩也上曰然此何罪而誅今宜

奈何興曰臣愚臣爲可賜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勿令典事明主

不失師傅之恩此最策之得者也上於是疑會城門校尉諸葛豐

亦言堪猛短上因發怒免豐語在其傳又曰豐言堪猛貞信不立

朕閔而不治又惜其材能未有所効其左遷堪為河東太守猛槐里令顯等專權日甚後三歲餘孝宣廟闕災其晦日有蝕之於是上召諸前言日變在堪猛者責問皆稽首謝乃因下詔曰河東太守堪先帝賢之命而傳朕資質淑茂道術通明師古曰淑善也茂美也論議正直秉心有常發憤悃幅張晏曰悃誠也幅緻密也師古曰悃悃至誠也悃音口本反幅音平力反信有憂國之心臣不能阿尊事貴孤特寡助抑厭遂退師古曰厭音一甲反謂不伸也卒不克明師古曰卒終也克能也往者眾臣見異師古曰異災異也不務自修深惟其故而反掩昧說天託咎此人師古曰掩不明也讀與暗同又音烏威反朕不得已師古曰已止也出而試之臣彰其材堪出之後大變仍臻眾亦嘿然堪治未期年而三老官屬有識之士詠頌其美使者過郡靡人不稱師古曰靡無也此固足臣彰先帝之知人而朕有臣自明也俗人乃造端作基非議詆欺師古曰詆毀也音丁禮反或引幽隱非所宜明意疑臣類欲臣陷之朕亦不取也朕迫于俗不得專心乃者天著大

異朕甚懼焉今堪年衰歲暮恐不得自信師古曰信讀曰伸排於異人將安

究之哉師古曰究竟也明也其徵堪詣行在所拜為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領

尚書事猛復為太中大夫給事中顯幹尚書師古曰幹與管同言管主其事尚書五人

皆其黨也堪希得見常因顯白事事決顯口會堪疾瘖不能言而

卒師古曰瘖音於今反顯誣譖猛令自殺於公車更生傷之乃著疾譏擿要救

危及世頌凡八篇師古曰擿謂指發之也音吐歷反依興古事悼已及同類也師古曰與謂比喻也

遂廢十餘年成帝即位顯等伏辜更生乃復進用更名向向臣

故九卿召拜為中郎使領護三輔都水蘇林曰三輔多漑灌渠悉主之故言都水數奏封事遷

光祿大夫是時帝元舅陽平侯王鳳為大將軍秉政倚太后專國

權師古曰倚音於綺反兄弟七人皆封為列侯時數有大異向臣為外戚貴盛

鳳兄弟用事之咎而上方精於詩書觀古文詔向領校中五經祕

書師古曰言中者別於外向見尚書洪範箕子為武王陳五行陰陽休咎之應師古

曰休美也音許求反它皆類此向乃集合上古呂來歷春秋六國至秦漢符瑞災異之

記推迹行事連傳禍福著其占驗比類相從各有條目凡十一篇

號曰洪範五行傳論奏之天子心知向忠精故為鳳兄弟起此論

也然終不能奪王氏權久之營起昌陵數年不成復還歸延陵制

度泰奢向上疏諫曰臣聞易曰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是呂身安而

國家可保也師古曰易下繫之辭故賢聖之君博觀終始窮極事情而是非分

明王者必通三統應劭曰二王之後與已為三統也孟康曰天地人之始也張晏曰一曰建丑為正地始化之端也三曰人統謂夏呂十三月建寅為正人始成之端也師古曰二家之說皆不備也言王者象天地人之三統故存三代也明天命所授者

博非獨一姓也孔子論詩至於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師古曰此大雅文王之篇殷士殷之

大哉天命善不可不傳于子孫是呂富貴無常不如是則王公其

何呂戒慎民萌何呂勸勉師古曰萌與毗同無知之貌蓋傷微子之事周而痛殷之

亡也雖有堯舜之聖不能化丹朱之子雖有禹湯之德不能訓末

孫之桀紂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也昔高皇帝既滅秦將都雒

陽感寤劉敬之言自曰德不及周而賢於秦遂徙都關中依周之

德因秦之阻世之長短曰德為効師古曰効謂徵驗也故常戰栗不敢諱亡孔

子所謂富貴無常蓋謂此也孝文皇帝居霸陵北臨廁服虔曰廁側近水也李奇曰霸

陵山北頭廁近霸水帝登其上呂遠望也意悽愴悲懷顧謂羣臣曰嗟乎呂北山石為椁用紵

絮斲陳漆其間應劭曰斲斲也陳施也孟康曰斲絮呂漆著其間也師古曰美石出京師北山今宜州石是也故云呂北山石為椁紵絮者呂紵衣之絮也斲而

豈可動哉張釋之進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鋼南

山猶有隙使其中無可欲雖無石椁又何感焉師古曰有可欲謂多藏金玉而厚葬之人皆欲發取

之是有間隙也無可欲謂不宣器衛而薄葬人無欲攻掘取之故

夫死者無終極而國

家有廢典故釋之之言為無窮計也孝文寤焉遂薄葬不起山墳

易曰古之葬者厚衣之呂薪臧之中野不封不樹師古曰厚衣之呂薪言積薪呂覆之也不封謂

不聚土為墳也不樹謂後世聖人易之曰棺槨棺槨之作自黃帝始黃帝

葬於橋山師古曰在上堯葬濟陰丘隴皆小葬具甚微晉灼曰丘隴冢墳也舜葬蒼

梧二妃不從師古曰二妃堯之二女禹葬會稽不改其列鄭氏曰不改樹木百物之列也如淳曰列隴也墨子曰禹葬會稽之

山既葬收餘壤其上隴若參耕之畝則止矣晉灼曰列肆也淮南子云舜葬蒼梧不變其肆言不煩於民也師古曰鄭說是也淮南所云不變其肆肆者故也言山川田畝皆如故耳非別義也晉

氏失殷湯無葬處師古曰謂不見傳記也文武周公葬於畢李奇曰在岐州之間臣瓚曰汲郡古之畢西於豐三十里師古

曰二說皆非也畢陌在長安西北四十里也秦穆公葬於雍橐泉宮祈年館下樛里子葬於武

庫文穎曰秦惠王異母弟也師古曰樛里子且死曰葬我必於渭南章臺東後百年當有天子宮夾我墓及漢興長樂宮在其東未央宮在其西武庫正直其上也皆無丘

隴之處此聖帝明王賢君智士遠覽獨慮無窮之計也其賢臣孝

子亦承命順意而薄葬之此誠奉安君父忠孝之至也夫周公武

王弟也葬兄甚微孔子葬母於防師古曰防魯邑名也音扶方反稱古墓而不墳師古曰墓謂墳

穴也墳謂積土也曰丘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不知識也師古曰東西南北言周遊曰行其道不得專在本邦故墓須表

志反識音式為四尺墳遇雨而崩弟子修之曰告孔子孔子流涕曰吾聞

之古者不修墓蓋非之也師古曰事見禮記延陵季子適齊而反其子死葬

於贏博之間師古曰二邑並在泰山其子死於其間穿不及泉斂曰時服封墳掩坎其高可

隱孟康曰隱蔽之財可見而已臣瓚曰謂人立可隱肘也師古曰瓚說是也隱音於斬反而號曰師古曰號謂哭而且言也骨肉歸復於土命

也魂氣則無不之也夫贏博去吳千有餘里季子不歸葬孔子往

觀曰延陵季子於禮合矣師古曰事亦見禮記故仲尼孝子而延陵慈父舜禹

忠臣周公弟弟師古曰弟弟者言弟能順理也上弟音徒計反其葬君親骨肉皆微薄矣非苟為

儉誠便於體也宋桓司馬為石槨仲尼曰不如速朽李奇曰宋桓魋為石槨奢泰故激此言

秦相呂不韋集知略之士而造春秋亦言薄葬之義皆明於事情

者也逮至吳王闔閭違禮厚葬十有餘年越人發之及秦惠文武

昭嚴襄五王師古曰嚴襄者謂莊襄則始皇父也皆大作丘隴多其瘞臧師古曰瘞埋也音于例反咸盡發

掘暴露甚足悲也秦始皇帝葬於驪山之阿師古曰阿謂山曲也下錮三泉上

崇山墳其高五十餘丈周回五里有餘石椁為游館李奇曰墳中為遊戲之觀也師古曰

多累石作椁於壙中
人膏為燈燭水銀為江海黃金為鳧鴈珍寶之臧機

械之變孟康曰作機發木人之屬盡其巧變也晉灼曰始皇本紀令匠作機弩矢有所穿棺

椁之麗宮館之盛不可勝原師古曰言不能盡其本數又多殺宮人生薶工匠計日

萬數天下苦其役而反之驪山之作未成而周章百萬之師至其

下矣師古曰周章陳勝之將項籍燔其宮室營宇往者咸見發掘師古曰言至其墓所者發掘之而求財物也

其後牧兒亡羊羊入其鑿師古曰鑿謂所穿豕臧者音在到反牧者持火照求羊失火燒

其臧椁自古至今葬未有盛如始皇者也數年之間外被項籍之

災內離牧豎之禍師古曰離遭也豈不哀哉是故德彌厚者葬彌薄知愈深

者葬愈微無德寡知其葬愈厚丘隴彌高宮廟甚麗發掘必速由

是觀之明暗之效葬之吉凶昭然可見矣周德既衰而奢侈宣王

賢而中興更為儉宮室小寢廟詩人美之斯干之詩是也師古曰小雅篇各美宣王

考室其首章曰秩秩斯干秩秩流行也干潤也喻宣王之德如潤水源秩秩流出無極已也上章道宮室之如制下章言子孫

之眾多也師古曰宮室如制謂殖殖其廷有覺其楹君子攸寧也子孫眾多謂維維熊維羆男子之祥維維虺維蛇女子之祥也及魯嚴公師古曰即莊公

也刻飾宗廟多築臺囿師古曰解後嗣再絕春秋刺焉周宣

如彼而昌魯秦如此而絕是則奢儉之得失也陛下即位躬親節

儉始營初陵其制約小天下莫不稱賢明及徙昌陵增埤為高師古曰卒

功費大萬百餘應劭曰大萬億也大臣也死者恨於下生者愁於上怨氣感動陰陽

因之曰饑饉物故流離師古曰物故謂死也臣甚懼焉師古曰懼謂不

安用大師古曰安焉也謀之賢知則不悅師古曰說讀曰若苟

曰說愚夫淫侈之人又何為哉陛下慈仁篤美甚厚聰明疏達蓋

世宜弘漢家之德崇劉氏之美光昭五帝三王而顧與暴秦亂君

競為奢侈比方丘隴師古曰顧猶反也說愚夫之目隆一時之觀違賢知之

心亡萬世之安臣竊為陛下羞之唯陛下上覽明聖黃帝堯舜禹
湯文武周公仲尼之制下觀賢知穆公延陵樗里張釋之之意孝
文皇帝去墳薄葬已儉安神可已為則秦昭始皇增山厚藏已侈
生害足已為戒初陵之撫宜從公卿大臣之議應劭曰撫音規摹之摹師
也韋玄成傳及蕭望之傳已息眾庶書奏上甚感向言而不能從其計向
規撫音義皆同其字從木已俗彌奢淫而趙衛之屬起微賤踰禮制師古曰趙皇后
昭儀衛婕妤好也向已為王教
由內及外自近者始故採取詩書所載賢妃貞婦興國顯家可法
則及孽嬖亂亡者師古曰孽庶也嬖序次為列女傳凡八篇已戒天子
及采傳記行事著新序說苑凡五十篇奏之數上疏言得失陳法
戒書數十上已助觀覽補遺闕上雖不能盡用然內嘉其言常嗟
歎之時上無繼嗣政由王氏出災異浸甚師古曰浸漸也向雅奇陳湯智謀
與相親友獨謂湯曰災異如此而外家日甚其漸必危劉氏吾幸

得同姓末屬繫世蒙漢厚恩

師古曰繫古累字

身為宗室遺老歷事三主上

已我先帝舊臣每進見常加優禮吾而不言孰當言者

師古曰孰誰也向遂

上封事極諫曰臣聞人君莫不欲安然而常危莫不欲存然而常

亡失御臣之術也夫大臣操權柄持國政

師古曰操執也音千高反

未有不為害者

也昔晉有六卿

應劭曰智伯范中行韓魏趙也

齊有田崔衛有孫甯魯有季孟常掌國

事世執朝柄終後田氏取齊六卿分晉崔杼弑其君光孫林父甯

殖出其君弑其君

師古曰弑音口且反剽音匹照反解在五行志

季氏八佾舞於庭三家者

已雍徹

師古曰徹也謂舞者之行列也八人一佾八佾六十四人也雍樂詩名徹饌奏之皆僭王者之禮

竝專國政卒逐昭公周

大夫尹氏筦朝事

師古曰筦與管同

濁亂王室子朝子猛更立連年乃定

曰更音工衡反

故經曰王室亂又曰尹氏殺王子克甚之也

師古曰言其惡大甚也春

秋舉成敗錄禍福如此類甚眾皆陰盛而陽微下失臣道之所致

也故書曰臣之有作威作福害于而家凶于而國

師古曰周書洪範也而汝也言唯君得作威作

福臣下為之則致凶害也孔子曰祿去公室政逮大夫危亡之兆李奇曰卿當為政而反大

君下及大夫也上大夫即卿也師古曰瓚說是也論語孔子曰祿去公室五君矣政逮於大夫四君矣故三桓之子孫微矣秦昭王舅穰侯及涇陽

葉陽君鄭氏曰皆昭王母之弟也師古曰穰侯魏冉也涇陽葉陽皆其弟也葉音式涉反專國擅執上假太后之威三

人者權重於昭王家富於秦國國甚危殆賴寤范雎之言而秦復

存二世委任趙高專權自恣壅蔽大臣終有閻樂望夷之禍鄭氏曰望夷秦

宮各也應劭曰秦二世齋於望夷之宮閻樂呂兵殺二世也師古曰博物志云宮在長陵西北長平觀道東臨涇水作之呂望北夷此說非也胡亥葬於宜春苑死不在渭北也秦遂

呂亡近事不遠即漢所代也漢興諸呂無道擅相尊王呂產呂祿

席太后之寵據將相之位師古曰席猶因也言若人之坐於席也兼南北軍之眾擁梁趙

王之尊驕盈無厭欲危劉氏賴忠正大臣絳侯朱虛侯等竭誠盡

節呂誅滅之然後劉氏復安今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二十三

人青紫貂蟬充盈幄內魚鱗左右師古曰言在帝之左右相次若魚鱗也大將軍秉事用權

五侯驕奢僭盛竝作威福擊斷自恣行汗而寄治身私而託公師古

曰寄託也內為汗私之行而外託治公之道也依東宮之尊假甥舅之親呂為威重師古曰東宮太后所居也尚書

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門師古曰言為其僚吏者皆居顯要之職筦執樞機朋黨比周稱

譽者登進忤恨者誅傷游談者助之說執政者為之言排擯宗室

孤弱公族其有智能者尤非毀而不進遠絕宗室之任不令得給

事朝省恐其與已分權數稱燕王蓋主呂疑上心師古曰示宗室親近而反逆也避諱

呂霍而弗肯稱師古曰呂后霍后二家皆坐僭擅誅滅故為王氏諱而不言也內有管蔡之萌外假周公之

論兄弟據重宗族磐互師古曰磐結而交互也字或作牙謂若犬牙相交入之意也歷上古至秦漢外戚

僭貴未有如王氏者也雖周皇甫秦穰侯漢武安呂霍上官之屬

皆不及也師古曰皇甫周卿士字也周后寵之故處於盛位權黨於朝詩人刺之事實小雅十月之交篇武安侯田蚡也物盛必有非常之

變先見為其人徵象孝昭帝時冠石立於泰山晉灼曰漢注冠山石名臣贊曰冠山下有石自立三

石為是一足在上故曰冠石也師古曰事具在睦孟傳什柳起於上林師古曰其樹已死僵什於地而更起生事亦具在睦孟傳而孝宣帝即

位今王氏先祖墳墓在濟南者其梓柱生枝葉扶疏上出屋根函

地中雖立石起柳無已過此之明也事執不兩大王氏與劉氏亦且不竝立如下有泰山之安則上有累卵之危陛下為人子孫守持宗廟而令國祚移於外親降為卑隸師古曰卑隸賤之人也春秋左氏傳曰大夫臣士士臣卑卑臣與臣隸也縱不為身奈宗廟何婦人內夫家外父母家此亦非皇太后之福也如淳曰內猶親也而皇太后反外夫家也孝宣皇帝不與舅平昌樂昌侯權所已全安之也夫明者起福於無形銷患於未然宜發明詔吐德音接近宗室親而納信師古曰援引也謂引而附近之也援音爰黜遠外戚毋授已政師古曰遠謂疏而離之也音于萬反皆罷令就弟已則效先帝之所行厚安外戚全其宗族誠東宮之意外家之福也王氏永存保其爵祿劉氏長安不失社稷所已褻睦外內之姓子子孫孫無疆之計也如不行此策田氏復見於今六卿必起於漢師古曰如若也為後嗣憂昭昭甚明不可不深圖不可不蚤慮師古曰蚤古早字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師古曰上繫之辭也

唯陛下深留聖思審固幾密覽往事之戒已折中取信居萬安之

實用保宗廟久承皇太后師古曰言社稷不安則帝身亦不得久事皇太后也天下幸甚書奏天子

召見向歎息悲傷其意謂曰君且休矣吾將思之師古曰且令出外休息已向為

中壘校尉向為人簡易無威儀廉靖樂道不交接世俗專積思於

經術晝誦書傳夜觀星宿或不寐達旦元延中星孛東井蜀郡岷

山崩雍江師古曰雍讀曰雍向惡此異語在五行志懷不能已復上奏其辭

曰臣聞帝舜戒伯禹毋若丹朱敖師古曰事見虞書益稷篇丹朱堯子也敖讀曰傲周公戒成王

毋若殷王紂師古曰事見周書亡逸篇詩曰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師古曰大雅蕩之詩亦言湯

已桀為戒也聖帝明王常已敗亂自戒不諱廢興故臣敢極陳其

愚唯陛下留神察焉謹案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日蝕三十六襄公

尤數率三歲五月有奇而壹食師古曰奇謂成數之餘不滿者也音居宜反漢興訖竟寧孝景

帝尤數率三歲一月而一食臣向前數言日當食今連三年比食

師古曰比類也自建始已來二十歲間而八食率二歲六月而一發古今罕

有異有小大希稠占有舒疾緩急而聖人所已斷疑也易曰觀乎

天文已察時變師古曰賁蒙辭也昔孔子對魯哀公立言夏桀殷紂暴虐天

下故歷失則攝提失方孟陬無紀孟康曰攝提星名也隨斗杓建十二月歷不正則失其所建首時為孟正月為陬師古曰陬音

子候反又音鄒此皆易姓之變也秦始皇之末至二世時日月薄食山陵淪

亡辰星出於四孟師古曰四時之孟也當見四仲也太白經天而行孟康曰謂出東入西出西入東也太白陰星出東當

伏東出西當伏西過午為經天也無雲而雷張晏曰雷當託雲猶君之託臣也二世不枉矢夜光應劭曰

其射如矢蛇行不正故曰枉矢流呂亂伐亂蘇林曰有聲為天狗無聲為枉矢也熒惑襲月應劭曰熒惑主內亂月主刑故趙高殺二世也孽火燒宮

師古曰孽災也野禽戲廷張晏曰野鳥入處主人將去都門內崩師古曰內應劭曰天王之席也流星長人見臨洮石墮于

東郡星孛大角大角已亡應劭曰天王之席也流星觀孔子之言考暴秦

之異天命信可畏也及項籍之敗亦孛大角漢之入秦五星聚于

東井得天下之象也孝惠時有兩血日食於衝滅光星見之異孟康

曰日月行交道之衝也相薄而既也京房所謂陰氣盛薄奪日光者也孝昭時有泰山臥石自立上林僵柳復起

大星如月西行眾星隨之此為特異孝宣興起之表天狗夾漢而

西李奇曰流星也下墮地為天狗皆妖星久陰不雨者二十餘日昌邑不終之異也皆著於

漢紀觀秦漢之易世覽惠昭之無後察昌邑之不終視孝宣之紹

起天之去就豈不昭昭然哉高宗成王亦有雉雉拔木之變能思

其故故高宗有百年之福成王有復風之報師古曰復反也事並見尚書高宗彤日反金縢篇解在五行志

神明之應應若景嚮師古曰嚮讀曰響世所同聞也臣幸得託末屬誠見陛

下有寬明之德冀銷大異而興高宗成王之聲已崇劉氏故狼狽

數奸死亡之誅師古曰狼狽誠之意也奸犯也狼音懇奸音干今日食尤屢星孛東井攝提炎

及紫宮師古曰炎音弋瞻反有識長老莫不震動此變之大者也其事難一二

記故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師古曰上繫之辭是已設卦指爻而復說義

書曰倂來已圖孟康曰倂使也使人已圖來示成王明曰說不了指圖乃了也師古曰周書洛誥之辭天文難已相曉臣

雖圖上猶須口說然後可知願賜清燕之間指圖陳狀師古曰間讀曰閑上

輒入之師古曰謂召入也然終不能用也向每召見數言公族者國之枝葉

枝葉落則本根無所庇廕師古曰庇音必寐反廕音於禁反方今同姓疏遠母黨專政

祿去公室權在外家非所宜彊漢宗卑私門保守社稷安固後嗣

也向自見得信於上故常顯訟宗室譏刺王氏及在位大臣其言

多痛切發於至誠上數欲用向為九卿輒不為王氏居位者及丞

相御史所持故終不遷師古曰持謂扶持佐助也居列大夫官前後三十餘年年七

十二卒卒後十三歲而王氏代漢向三子皆好學長子伋師古曰伋音汲呂

易教授官至郡守中子賜九卿丞蚤卒少子歆最知名

歆字子駿少呂通詩書能屬文召見成帝待詔宦者署為黃門郎

河平中受詔與父向領校祕書講六藝傳記諸子詩賦數術方技

無所不究向死後歆復為中壘校尉哀帝初即位大司馬王莽舉

歆宗室有材行為侍中太中大夫遷騎都尉奉車光祿大夫貴幸

復領五經卒父前業歆乃集六藝羣書種別為七略語在藝文志

歆及向始皆治易宣帝時詔向受穀梁春秋十餘年大明習及歆

校祕書見古文春秋左氏傳歆大好之時丞相史尹咸呂能治左

氏與歆共校經傳歆略從咸及丞相翟方進受質問大義師古曰初質正也

左氏傳多古字古言學者傳訓故而已師古曰故謂指趣也及歆治左氏引傳

文呂解經轉相發明由是章句義理備焉歆亦湛靖有謀師古曰湛讀曰沈

父子俱好古博見彊志師古曰志記也過絕於人歆呂為左丘明好惡與聖

人同師古曰論語載孔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丘亦恥之丘亦恥之親見夫子而公羊穀梁

在七十子後師古曰七十子是孔子弟子也實七十二人指其言成數也傳聞之與親見之其詳略不同

歆數呂難向向不能非間也師古曰間音居竟反然猶自持其穀梁義及歆親

近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皆列於學官哀帝令

歆與五經博士講論其義諸博士或不肯置對

師古曰並不與歆意同故不肯立其學也置對置辭

也

歆因移書太常博士責讓之曰昔唐虞既衰而三代迭興

音大

聖帝明王累起相襲其道甚著周室既微而禮樂不正道之難

全也如此是故孔子憂道之不行歷國應聘自衛反魯然後樂正

雅頌乃得其所修易序書制作春秋已紀帝王之道及夫子沒而

微言絕七十子終而大義乖重遭戰國棄邊豆之禮理軍旅之陳

師古曰邊豆禮食之器也

孔氏之道抑而孫吳之術興陵夷至于暴秦燔

經書殺儒士設挾書之法行是古之罪

師古曰古事為是者即罪之

道術由是遂滅

漢興去聖帝明王遐遠仲尼之道又絕法度無所因襲時獨有一

叔孫通略定禮儀天下唯有易卜未有它書至孝惠之世乃除挾

書之律然公卿大臣絳灌之屬咸介胄武夫莫不為意至孝文皇

帝始使掌故朝錯

李奇曰掌故官名也

從伏生受尚書尚書初出于屋壁朽折

散絕今其書見在時師傳讀而已詩始萌芽

師古曰言若草木之初生

天下眾書往

往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於學官為置博士在漢朝之儒唯賈

生而已

師古曰謂賈誼

至孝武皇帝然後鄒魯梁趙頗有詩禮春秋先師

曰前學之師也

皆起於建元之間當此之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為雅或

為頌相合而成泰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故詔書稱曰禮壞樂崩

書缺簡脫朕甚閔焉時漢興已七八十年離於全經固已遠矣

曰言廢絕已久不可得其真也

及魯恭王壞孔子宅欲為宮而得古文於壞壁之中

逸禮有三十九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

難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丘明所修皆古文舊書多者二十餘通

臧於祕府伏而未發孝成皇帝閱學殘文缺稍離其真乃陳發祕

臧校理舊文得此三事已考學官所傳經或脫簡傳或間編

師古曰脫簡遺

失之間編謂善編爛絕就更失之前後錯亂也間音古竟反

傳問民間則有魯國柏公趙國貫公膠東庸

生之遺學與此同抑而未施此乃有識者之所惜閔士君子之所
嗟痛也往者綴學之士不思廢絕之闕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煩
言碎辭學者罷老且不能究其一藝師古曰罷讀
曰疲究竟也信口說而背傳記是
末師而非往古至於國家將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禪巡狩之儀則
幽冥而莫知其原師古曰幽冥
猶暗昧也猶欲保殘守缺挾恐見破之私意而無
從善服義之公心或懷妒嫉不考情實雷同相從隨聲是非抑此
三學呂尚書為備蘇林曰備之而已臣瓚曰當時學者謂尚書唯有
二十八篇不知本存百篇也師古曰瓚說是也謂左氏為不
傳春秋豈不哀哉今聖上德通神明繼統揚業亦閔文學錯亂學
士若茲雖昭其情猶依違謙讓師古曰依違
言不專決也樂與士君子同之故下明
詔試左氏可立不遣近臣奉指銜命將呂輔弱扶微與二三君子
比意同力冀得廢遺師古曰比合也經疏有廢遺者
冀得與立之比音頻寐反今則不然深閉固距而
不肯試復呂不誦絕之師古曰復苟也苟不誦
習之而欲絕去此學欲呂杜塞餘道絕滅微學

夫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此乃眾庶之所為耳非所望士君子也且
此數家之事皆先帝所親論今上所考視其古文舊書皆有徵驗
外內相應豈苟而已哉夫禮失求之於野古文不猶愈於野乎師
曰愈往者博士書有歐陽春秋公羊易則施孟然孝宣皇帝猶復廣
立穀梁春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義雖相反猶並置之何則與
其過而廢之也寧過而立之師古曰
過猶誤傳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
賢者志其大者不賢者志其小者師古曰論語孔子弟子子
貢之言也志識也一曰記今此數家之
言所呂兼包大小之義豈可偏絕哉若必專已守殘師古曰專執已所
偏見苟守殘缺之
文黨同門妒道真師古曰黨同師之
學妒道真之真也違明詔失聖意呂陷於文吏之議
甚為二三君子不取也其言甚切諸儒皆怨恨是時名儒光祿大
夫龔勝呂歆移書上疏深自罪責願乞骸骨罷及儒者師丹為大
司空亦大怒奏歆改亂舊章非毀先帝所立上曰歆欲廣道術亦

何呂為非毀哉歆由是忤執政大臣為眾儒所訕師古曰訕謗也音所諫反懼誅求

出補吏為河內太守呂宗室不宜典三河徙守五原後復轉在涿

郡歷三郡守數年呂病免官起家復為安定屬國都尉會哀帝崩

王莽持政莽少與歆俱為黃門郎重之白太后太后留歆為右曹

太中大夫遷中壘校尉羲和京兆尹使治明堂辟雍封紅休侯典

儒林史卜之官考定律歷著三統歷譜初歆呂建平元年改名秀

字穎叔云應劭曰河圖赤伏符云劉秀發兵捕不道四夷雲集龍鬪野四七之際火為王故改名幾呂趣也及王莽篡位歆為國

師後事皆在莽傳

贊曰仲尼稱材難不其然與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賢材難得與讀曰歟自孔子後綴文之

士眾矣唯孟軻孫況董仲舒司馬遷劉向揚雄師古曰孫況即荀卿也此數公者

皆博物洽聞通達古今其言有補於世傳曰聖人不出其間必有

命世者焉豈近是乎師古曰近音其漸反劉氏鴻範論發明大傳著天人之應

七略剖判藝文綜百家之緒三統歷譜考步日月五星之度有意

其推本之也師古曰言其究極根本深有意也鳴虓向言山陵之戒于今察之師古曰虓讀曰呼

哀哉指明梓柱呂推廢興昭矣師古曰昭然明白豈非直諫多聞古之益友

與師古曰諒信也論語稱孔子曰益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贊言向直諫多聞可謂益矣與讀曰歟

季布樂布田叔傳第七

漢書二十七

正義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季布楚人也為任俠有名

應劭曰任謂有堅完可任託呂事也如淳曰相與信為任同是非為俠師古曰任謂任使其氣力俠之言挾也呂權

力俠輔人也任音人禁反俠音下頰反

項籍使將兵數窘漢王

如淳曰窘困也師古曰窘音求閔反

項籍滅高祖購

求布千金敢有舍匿罪三族

師古曰舍止匿隱也

布匿濮陽周氏周氏曰漢求

將軍急迹且至臣家

師古曰迹謂尋其蹤迹也

能聽臣臣敢進計即否願先自剄布

許之迺髡鉗布衣褐

師古曰衣著之也褐毛布之衣也

置廣柳車中

服虔曰東郡謂廣輶車為廣柳車鄭氏曰作大柳衣車若

周禮喪車也李奇曰廣柳大隆穹也晉灼曰周禮說衣翼柳柳聚也眾飾之所聚也此為載呂喪車欲人不知也師古曰晉鄭二說是也隆穹所謂車輦者耳非此之謂也輦音扶晚反

與其家僮數十人之魯朱家所賣之

師古曰朱家魯人見游俠傳

朱家心知其季布

也買置田舍乃之雒陽見汝陰侯滕公

師古曰夏侯嬰也本為滕令遂號為滕公

說曰季布何

罪臣各為其主用職耳

師古曰職常也言此乃常道也一曰職主掌其事也

項氏臣豈可盡誅邪今

上始得天下而呂私怨求一人何示不廣也且呂季布之賢漢求

之急如此此不北走胡南走越耳夫忌壯士呂資敵國此伍子胥

所呂鞭荆平之墓也師古曰子胥伍員也荆卽楚也子胥之父伍奢爲平王所殺子胥奔吳教吳伐楚平王已卒其後吳師入郢子胥掘平王之墓取屍

君何不從容爲上言之師古曰從音千容反滕公心知朱家大俠意布匿

其所乃許諾待間果言如朱家指師古曰侍侍於天子間謂事務之隙上乃赦布當是時

諸公皆多布能摧剛爲柔師古曰多猶重也朱家亦呂此名聞當世布召見

謝拜郎中孝惠時爲中郎將單于嘗爲書嫚呂太后師古曰嫚謂辭語褻汚也嫚讀與慢同

太后怒召諸將議之上將軍樊噲曰臣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

諸將皆阿呂太后師古曰阿曲也曲從其意呂噲言爲然布曰樊噲可斬也夫呂高

帝兵三十餘萬困於平城噲時亦在其中今噲奈何呂十萬衆橫

行匈奴中面謾師古曰謾欺誑也音嫚又音莫連反且秦呂事胡陳勝等起今瘡痍未瘳

遂不復議擊匈奴事布爲河東守孝文時人有言其賢召欲呂爲

御史大夫夫人又言其勇使酒難近應劭曰使酒酣酒也師古曰言因酒需洽而使氣也近謂附近天子爲大臣也至西

邸一月師古曰邸諸郡朝宿之舍在京師也見罷師古曰既引見而罷令還郡也布進曰臣待罪河東陛下無

故召臣此人必有呂臣欺陛下者師古曰謂妄言其賢故云欺也今臣至無所受事罷

去此人必有毀臣者夫陛下呂一人譽召臣一人毀去臣臣恐天

下有識者聞之有呂窺陛下師古曰窺見陛下淺深也上默然慙曰河東吾股肱郡

故特召君耳布之官辯士曹丘生數招權顧金錢孟康曰招求也呂金錢事權貴而求得其形勢

與竇長君善服虔曰景帝舅布聞寄書諫長君曰吾聞曹丘生非長者勿與

通及曹丘生歸欲得書請布師古曰欲得竇長君書與布爲已紹介也竇長君曰季將軍不說

足下師古曰說讀曰悅足下無往固請書遂行使人先發書師古曰使人先致書於布發視也布

果大怒待曹丘曹丘至則揖布曰楚人諺曰得黃金百不如得季

布諾師古曰諺傳也足下何呂得此聲梁楚之間哉且僕與足下俱楚人使

布諾師古曰諺傳也足下何呂得此聲梁楚之間哉且僕與足下俱楚人使

僕游揚足下名於天下顧不美乎師古曰顧念也何足下距僕之深也布乃

大說

師古曰說讀曰悅

引入畱數月為上客厚送之布名所呂益聞者曹丘

揚之也布弟季心氣蓋關中遇人恭謹為任俠方數千里士爭為

死嘗殺人亡吳從爰絲匿長事爰絲師古曰絲爰益字言呂兄長之禮事也弟畜灌夫籍福

之屬嘗為中司馬如淳曰中尉之司馬中尉郅都不敢加少年多時時竊借其

名呂行師古曰詐自稱為心之賓客徒黨也當是時季心呂勇布呂諾聞關中布母弟丁

公晉灼曰楚漢春秋云薛人名固師古曰此母弟為同母異父之弟為項羽將逐窘高祖彭城西短兵接漢

王急顧謂丁公曰兩賢豈相厄哉孟康曰丁公及彭城賴齒追上故曰兩賢也師古曰孟說非也兩賢高祖自謂并謂固耳言吾

與固俱是賢豈相厄困也故固感此言而止也雖與賴齒俱追而高祖獨與固言耳丁公引兵而還及項王滅丁公謁見

高祖呂丁公徇軍中師古曰徇行示也音辭俊反曰丁公為項王臣不忠使項王失

天下者也遂斬之曰使後為人臣無做丁公也

樂布梁人也彭越為家人時嘗與布游師古曰家人猶言編戶之人也窮困賣庸於齊

為酒家保孟康曰酒家作保保庸也可保信故謂之保師古曰謂庸作受顧也為保謂保可任使數歲別去而布為人所

略賣為奴於燕為其主家報仇服虔曰為買者報仇也燕將臧荼舉呂為都尉荼

為燕王布為將及荼反漢擊燕虜布梁王彭越聞之乃言上請贖

布為梁大夫使於齊未反師古曰反還也漢召彭越責呂謀反夷三族梟首

雒陽下詔有收視者輒捕之布還奏事彭越頭下祠而哭之吏捕

呂聞上召布罵曰若與彭越反邪吾禁人勿收若獨祠而哭之與

反明矣師古曰趣亨之若汝也師古曰趣讀曰促促急也方提趨湯師古曰提舉也舉而欲投之於湯也趨讀曰趣趨嚮也顧曰

願一言而死上曰何言布曰方上之困彭城敗滎陽成臯間項王

所呂不能遂西徒呂彭王居梁地師古曰徒但也與漢合從苦楚也師古曰從音子容反

當是之時彭王壹顧與楚則漢破與漢則楚破且咳下之會微彭

王項氏不亡師古曰微無也天下已定彭王剖符受封亦欲傳之萬世今漢

壹徵兵於梁彭王病不行而疑呂為反反形未見呂苛細誅之臣

壹徵兵於梁彭王病不行而疑呂為反反形未見呂苛細誅之臣

恐功臣人人自危也今彭王已死臣生不如死請就亨上乃釋布拜為都尉孝文時為燕相至將軍布稱曰窮困不能辱身非人也富貴不能快意非賢也於是嘗有德厚報之有怨必曰法滅之吳楚反時呂功封為鄒侯蘇林曰鄒音輸清河縣也復為燕相燕齊之間皆為立社號曰樂公社布薨子賁嗣侯師古曰賁音奔孝武時坐為太常犧牲不如令國除

田叔趙陘城人也

蘇林曰陘音刑

其先齊田氏也叔好劍學黃老術於樂鉅

公師古曰姓樂名鉅也公者老人之稱也

為人廉直喜任俠

師古曰喜好也音許吏反

游諸公

師古曰諸公皆長者也

趙人

舉之趙相趙午言之趙王張敖呂為郎中數歲趙王賢之未及遷會趙午貫高等謀弑上事發覺漢下詔捕趙王及羣臣反者趙有敢隨王罪三族唯田叔孟舒等十餘人赭衣自髡鉗隨王至長安趙王敖事白得出師古曰白明也廢為宣平侯乃進言叔等十人上召見與

語漢廷臣無能出其右者

師古曰材不勝

上說

師古曰說讀曰悅

盡拜為郡守諸侯相

叔為漢中守十餘年孝文帝初立召叔問曰公知天下長者乎對曰臣何足呂知之上曰公長者宜知之叔頓首曰故雲中守孟舒長者也是時孟舒坐虜大人雲中免上曰先帝置孟舒雲中十餘年矣虜常一入孟舒不能堅守無故士卒戰死者數百人長者固殺人乎叔叩頭曰夫貫高等謀反天子下明詔趙有敢隨張王者罪三族然孟舒自髡鉗隨張王呂身死之豈自知為雲中守哉漢與楚相距士卒罷敝師古曰罷讀為疲下亦同而匈奴冒頓新服北夷來為邊寇孟舒知士卒罷敝不忍出言士爭臨城死敵如子為父呂故死者數百人孟舒豈敵之哉師古曰敵與驛同言不敵之令戰也敵字從文文音普木反是乃孟舒所呂為長者於是上曰賢哉孟舒復召呂為雲中守後數歲叔坐法失官梁孝王使人殺漢議臣爰盎景帝召叔案梁具得其事還報上曰梁有

之乎對曰有之事安在師古曰索其狀也叔曰上無呂梁事為問也師古曰言不須更論之也

今梁王不伏誅是廢漢法也如其伏誅太后食不甘味臥不安席

此憂在陛下於是上大賢之呂為魯相相初至官民呂王取其財

物自言者百餘人叔取其渠率二千人笞怒之師古曰渠大也曰王非汝主

邪何敢自言主魯王聞之大慙發中府錢使相償之師古曰中府王之財物藏也相

曰王自使人償之不爾是王為惡而相為善也師古曰不爾是則王為惡魯王好獵

相常從入苑中王輒休相就館相常暴坐苑外師古曰於外自暴露而坐終不休曰

吾王暴露獨何為舍王曰故不大出遊數年官卒魯巨百金祠

少子仁不受曰義不傷先人名仁曰壯勇為衛將軍舍人張晏曰衛青也數

從擊匈奴衛將軍進言仁為郎中至二千石丞相長史失官後使

刺三河還如淳曰為刺史於三河郡三河謂河南河內河東也奏事稱意拜為京輔都尉月餘遷司

閉城門乃令太子得出故云縱反也

贊曰呂項羽之氣而季布呂勇顯名楚身履軍塞旗者數矣鄧展曰履軍戰

勝蹈履之季奇曰塞拔也孟康曰塞斬取也師古曰謂勝敵拔取旗也鄧李二說皆是零音塞為今流俗書本改履謂屢而加典字云身屢典軍非也可謂壯士及至

困厄奴僇苟活而不變何也師古曰僇古戮字也奴僇謂髡鉗為奴而賣之也彼自負其材受辱

不羞欲有所用其未足也故終為漢名將賢者誠重其死夫婢妾

賤人感繫而自殺非能勇也師古曰感繫謂感念局狹為小節繫音工代反其畫無俚之至耳張

曰言其計畫道理無所至故自殺耳蘇林曰俚賴也言其計畫無所成賴音灼曰楊雄方言曰俚聊也許慎曰賴也此為其計畫無所聊賴至於自殺耳師古曰音說是也樂布哭

彭越田叔隨張敖赴死如歸彼誠知所處如淳曰太史公曰非死者難處死者難也雖古烈士

何呂加哉

季布樂布田叔傳第七

季布樂布田叔傳第七

漢書三十七

高五王傳第八

漢書三十八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高皇帝八男呂后生孝惠帝曹夫人生齊悼惠王肥薄姬生孝文

帝戚夫人生趙隱王如意趙姬生淮南厲王長諸姬生趙幽王友

趙共王恢燕靈王建鄭氏曰諸姬姓也張晏曰非一之稱也師古曰諸姬總言在姬妾

姬也而趙幽王下三王非必同母蓋呂皆不知其姓位者史各異言之不知氏族及秩次者則云諸

孝王參梁懷王揖景十三王傳云屬諸姬子于栗姬此意皆同張云非一近得之矣春秋左氏傳

曰諸子仲子戎子諸子鬻如也此類也豈曰淮南厲王長自有傳

齊悼惠王肥其母高祖微時外婦也師古曰謂與旁通者高祖六年立食七十

餘城諸民能齊言者皆與齊孟康曰此時流移故使齊言者還齊也師古曰欲其國大故多封之孝惠二年入

朝帝與齊王燕飲太后前置齊王上坐如家人禮師古曰曰兄弟齒列不從君臣之禮故曰家人

也坐音材臥反太后怒迺令人酌兩卮鳩酒置前應劭曰鳩鳥黑身赤目食蝮蚊野葛曰其羽畫酒中飲之立死令齊

王為壽齊王起帝亦起欲俱為壽太后恐自起反卮師古曰反音幡齊王怪

之因不敢飲陽醉去問知其鴆迺憂自己為不得脫長安師古曰脫免也言死

於長安不得更至齊國也脫音吐活反內史士曰師古曰內史王官士者其名也太后獨有帝與魯元公主今王

有七十餘城而公主迺食數城王誠呂一郡上太后為公主湯沐

邑太后必喜王無患矣於是齊王獻城陽郡呂尊公主為王太后

師古曰為齊王太后也言呂母禮事之所自媚也解具在惠紀呂太后喜而許之迺置酒齊邸樂飲遣王

歸國後十三年薨子襄嗣

趙隱王如意九年立師古曰高祖之九年也他皆類此四年高祖崩師古曰趙王之四年呂太后徵

王到長安鴆殺之無子絕

趙幽王友十一年立為淮陽王趙隱王如意死孝惠元年徙友王

趙凡立十四年友呂諸呂女為后不愛愛它姬諸呂女怒去讒之

於太后曰王曰呂氏安得王師古曰安猶焉也太后百歲後吾必擊之太后

怒呂故召趙王趙王至置邸不見令衛圍守之不得食其羣臣或

竊饋之輒捕論之趙王餓乃歌曰諸呂用事兮劉氏微迫脅王侯

兮疆授我妃我妃既妒兮誣我呂惡師古曰惡音一故反讒女亂國兮上曾不

寤我無忠臣兮何故師古曰謂不能明白之也棄國自快中野兮蒼天與直師古曰天色蒼蒼故

王餓死兮誰者憐之呂氏絕理兮託天報仇遂幽死呂氏禮葬之

長安高后崩孝文即位立幽王子遂為趙王二年有司請立皇子

為王上曰趙幽王幽死朕甚憐之已立其長子遂為趙王遂弟辟

疆及齊悼惠王子朱虛侯章東牟侯興居有功皆可王於是取趙

之河間立辟疆是為河間文王文王立十三年薨子哀王福嗣一

年薨無子國除趙王遂立二十六年孝景時鼂錯呂過削趙常山

郡諸侯怨吳楚反遂與合謀起兵其相建德內史王悍諫不聽遂

燒殺德悍師古曰上云其相建德內史王悍下云燒殺德悍是為相姓建名德也而景武功

臣侯表云遂侯橫父建德自趙相死事子侯則是不知其姓表傳不同疑後人轉

寫此傳誤脫去一建字也發兵住其西界欲待吳楚俱進北使匈奴與連和漢使曲

周侯酈寄擊之趙王城守邯鄲相距七月吳楚敗匈奴聞之亦不

肯入邊樂布自破齊還并兵引水灌趙城城壞王遂自殺國除景

帝憐趙相內史守正死皆封其子為列侯

趙共王恢十一年梁王彭越誅立恢為梁王十六年趙幽王死呂

后徙恢王趙恢心不樂太后呂產女為趙王后王后從官皆諸

呂也內擅權微司趙王王不得自恣王有愛姬王后鳩殺之王乃

為歌詩四章令樂人歌之王悲思六月自殺太后聞之呂為用婦

人故自殺無思奉宗廟禮廢其嗣

燕靈王建十一年燕王盧縮亡入匈奴明年立建為燕王十五年

薨有美人子師古曰王之美人生子也太后使人殺之絕後

齊悼惠王子前後凡九人為王太子襄為齊哀王次子章為城陽

景王興居為濟北王將閭為齊王志為濟北王辟光為濟南王

音壁又讀口關賢為菑川王邛為膠西王雄渠為膠東王齊哀王襄孝惠六

年嗣立明年惠帝崩呂太后稱制元年呂其兄子酈侯呂台為呂

王師古曰酈音敷割齊之濟南郡為呂王奉邑師古曰奉音扶用反他皆類此明年哀王弟章入

宿衛於漢高后封為朱虛侯呂祿女妻之後四年封章弟興居

為東牟侯皆宿衛長安高后七年割齊琅邪郡立營陵侯劉澤為

琅邪王是歲趙王友幽死于邸三趙王既廢高后立諸呂為三王

擅權用事章年二十有氣力忿劉氏不得職嘗人侍燕飲高后令

章為酒吏章自請曰臣將種也請得呂軍法行酒高后曰可酒酣

章進歌舞已而曰請為太后言耕田師古曰欲申諷諭也高后兒子畜之師古曰比之於古

笑曰顧乃父知田耳師古曰顧念也乃汝也汝父謂高帝也若生而為王子安知田乎師古曰

曰若亦汝也章曰臣知之太后曰試為我言田意章曰深耕穡種立苗欲

師古曰

師古曰

師古曰

師古曰

疏師古曰概稠也概種者言多生子孫也非其種者鋤而去之師古曰呂太后默

然頃之諸呂有一人醉亡酒師古曰避酒而逃亡章追拔劔斬之而還報曰有

亡酒一人臣謹行軍法斬之太后左右大驚業已許其軍法亡呂

罪也因罷酒自是後諸呂憚章雖大臣皆依朱虛侯劉氏為彊師古曰

曰為音于偽反其明年高后崩趙王呂祿為上將軍呂王產為相國皆居長

安中聚兵呂威大臣欲為亂章呂呂祿女為婦知其謀乃使人陰

出告其兄齊王欲令發兵西師古曰西詣京師朱虛侯東牟侯欲從中與大

臣為內應呂誅諸呂因立齊王為帝齊王聞此計與其舅駟鈞郎

中令祝午中尉魏勃陰謀發兵齊相召平聞之師古曰召讀曰邵乃發兵入

衛王宮魏勃給平曰師古曰給誑也王欲發兵非有漢虎符驗也而相君圍

王固善勃請為君將兵衛衛王師古曰謂將兵及衛守之具呂禁衛王今不得發也召平信之乃使

魏勃將勃既將呂兵圍相府召平曰嗟乎道家之言當斷一斷反

受其亂遂自殺於是齊王呂駟鈞為相魏勃為將軍祝午為內史

悉發國中兵使祝午給琅邪王曰呂氏為亂齊王發兵欲西誅之

齊王自呂兒子年少不習兵革之事願舉國委大王大王自高帝

將也師古曰言自高帝之時已為將也習戰事齊王不敢離兵服虔曰不敢離其兵而到琅邪使臣請大王

幸之臨菑見齊王計事并將齊兵呂西平關中之亂琅邪王信之

呂為然迺馳見齊王齊王與魏勃等因留琅邪王而使祝午盡發

琅邪國而并將其兵琅邪王劉澤既欺不得反國乃說齊王曰齊

悼惠王高皇帝長子也推本言之大王高皇帝適長孫也師古曰適讀曰嫡

當立今諸大臣狐疑未有所定而澤於劉氏最為長年大臣固待

澤決計今大王留臣無為也不如使我入關計事齊王呂為然乃

益具車送琅邪王琅邪王既行齊遂舉兵西攻呂國之濟南於是

齊王遺諸侯王書曰高帝平定天下王諸子弟悼惠王薨惠帝使

留侯張良立臣為齊王惠帝崩高后用事春秋高聽諸呂擅廢帝

更立又殺三趙王滅梁趙燕呂王諸呂分齊國為四師古曰本自齊國更分為濟南琅邪

城陽凡為四也忠臣進諫上或亂不聽今高后崩皇帝春秋富師古曰言年幼也此之於財方未匱

竭故謂之富未能治天下固待大臣諸侯今諸呂又擅自尊官聚官嚴威

劫列侯忠臣橋制呂令天下師古曰橋託也託天子之制詔也橋音矯宗廟呂危寡人帥兵入

誅不當為王者漢聞之相國呂產等遣大將軍穎陰侯灌嬰將兵

擊之嬰至滎陽乃謀曰諸呂舉兵關中欲危劉氏而自立今我破

齊還報是益呂氏資也乃留兵屯滎陽使人諭齊王及諸侯與連

和師古曰諭謂曉告也呂待呂氏之變而共誅之齊王聞之乃屯兵西界待約

呂祿呂產欲作亂朱虛侯章與太尉勃丞相平等誅之章首先斬

呂產太尉勃等乃盡誅諸呂而琅邪王亦從齊至長安大臣議欲

立齊王皆曰母家駟鈞惡戾虎而冠者也張晏曰言鈞惡戾如虎者冠訪呂氏故

幾亂天下

如淳曰訪猶方也師古曰幾音鉅依反

今又立齊王是欲復為呂氏也代王母家

薄氏君子長者且代王高帝子於今見在最為長呂子則順呂善

人則大臣安於是大臣乃謀迎代王而遣章呂誅呂氏事告齊王

令罷兵灌嬰在滎陽聞魏勃本教齊王反既誅呂氏罷齊兵使使

召責問魏勃勃曰失火之家豈暇先言丈人後救火乎師古曰言呂社稷將危故舉兵

呂臣之不暇待有詔命也因退立股戰而栗師古曰股脚也戰者懼之甚也恐不能言者終無他語灌將

軍熟視笑曰人謂魏勃勇妄庸人耳何能為乎乃罷勃師古曰勃去勃父

呂善鼓琴見秦皇帝及勃少時欲求見齊相曹參家貧無呂自通

乃常獨早埽齊相舍人門外舍人怪之呂為物而司之得勃師古曰勃物謂鬼

神司者察視之勃曰願見相君無因故為子埽欲呂求見於是舍人見勃曹

參因呂為舍人壹為參御言事呂為賢言之悼惠王王召見拜為

內史始悼惠王得自置二千石及悼惠王薨哀王嗣勃用事重於

相齊王既罷兵歸而代王立是為孝文帝文帝元年盡呂高后時
所割齊之城陽琅邪濟南郡復予齊而徙琅邪王王燕益封朱虛
侯東牟侯各二千戶黃金千斤是歲齊哀王薨子文王則嗣十四
年薨無子國除城陽景王章孝文二年呂朱虛侯與東牟侯興居
俱立二年薨子共王喜嗣孝文十二年徙王淮南五年復還王城
陽凡立三十三年薨子頃王延嗣二十六年薨子敬王義嗣九年
薨子惠王武嗣十一年薨子荒王順嗣四十六年薨子戴王恢嗣
八年薨子孝王景嗣二十四年薨子哀王雲嗣一年薨無子國絕
成帝復立雲兄俚為城陽王師古曰俚音里王莽時絕濟北王興居初呂東
牟侯與大臣共立文帝於代邸曰誅呂氏臣無功請與太僕滕公
俱入清宮師古曰滕公夏侯嬰也遂將少帝出迎皇帝入宮始誅諸呂時朱虛侯
章功尤大大臣許盡呂趙地王章盡呂梁地王興居及文帝立聞

朱虛東牟之初欲立齊王故黜其功

師古曰不賞之

二年王諸子乃割齊二

郡呂王章與居章與居意自呂失職奪功歲餘章薨而匈奴大入
邊漢多發兵丞相灌嬰將擊之文帝親幸太原興居呂為天子自
擊胡遂發兵反上聞之罷兵歸長安使棘蒲侯柴將軍張晏曰柴武擊破
虜濟北王王自殺國除文帝憫濟北王逆亂呂自滅明年盡封悼
惠王諸子罷軍等七人為列侯師古曰罷音皮彼反又讀曰疲至十五年齊文王又薨
無子時悼惠王後尚有城陽王在文帝憐悼惠王子列侯見在者六人
嫡於是乃分齊為六國盡立前所封悼惠王子列侯見在者六人
為王齊孝王將閭呂楊虛侯立濟北王志呂安都侯立菑川王賢
呂武成侯立膠東王雄渠呂白石侯立膠西王卬呂平昌侯立濟
南王辟光呂勃侯立服虔曰勃音勑勃平原縣也孝文十六年六王同日俱立立十
一年孝景三年吳楚反膠東膠西菑川濟南王皆發兵應吳楚欲

與齊師古曰與之同反齊孝王狐疑城守不聽三國兵共圍齊張晏曰膠西菑川濟南也齊王

使路中大夫告於天子張晏曰姓路為中大夫天子復令路中大夫還報告齊王

堅守漢兵今破吳楚矣路中大夫至三國兵圍臨菑數重無從入

三國將與路中大夫盟曰若反言漢已破矣師古曰若汝也反謂反易其辭也齊趣下

三國不且見屠師古曰趣讀曰促路中大夫既許至城下望見齊王曰漢已

發兵百萬使太尉亞夫擊破吳楚方引兵救齊齊必堅守無下三

國將誅路中大夫齊初圍急陰與三國通謀約未定會路中大夫

從漢來其大臣乃復勸王無下三國會漢將樂布平陽侯等兵至

齊師古曰平陽侯曹襄擊破三國兵解圍已後聞齊初與三國有謀將欲移兵

伐齊齊孝王懼飲藥自殺而膠東膠西濟南菑川王皆伏誅國除

獨濟北王在齊孝王之自殺也景帝聞之呂為齊首善師古曰言其初首無逆亂之心

呂迫劫有謀非其罪也召立孝王太子壽是為懿王二十三年薨

子厲王次昌嗣其母曰紀太后太后取其弟紀氏女為王后王不

愛紀太后欲其家重寵師古曰重音直用反令其長女紀翁主入王宮師古曰諸王女曰翁

主主而紀氏所生故謂之紀翁主正其後宮無令得近王欲令愛紀氏女王因與其姊翁

主姦齊有宦者徐甲師古曰宦者奄人入事漢皇太后張晏曰皇太后武帝之母皇太后有愛

女曰脩成君脩成君非劉氏子蘇林曰皇太后前嫁金氏所生太后憐之脩成君有女

娥太后欲嫁之於諸侯宦者甲乃請使齊必令王上書請娥皇太

后大喜使甲之齊時主父偃知甲之使齊呂取后事亦因謂甲即

事成幸言偃女願得充王後宮甲至齊風呂此事師古曰風讀曰諷紀太后

怒曰王有后後宮備具且甲齊貧人及為宦者入事漢初無補益

乃欲亂吾王家且主父偃何為者乃欲呂女充後宮甲大窮還報

皇太后曰王已願尚娥師古曰尚配也然事有所害恐如燕王燕王者與其

子昆弟姦坐死師古曰燕王定國傳云與其子女三人姦子昆弟者言是其子女又長幼非一故云子昆弟也一曰子昆弟者定國之姊妹也言定國姦其子女及

其姊師古曰言齊王與其姊妹姦終故曰燕感太后當坐之致死不足嫁女與之太后曰毋復言嫁女齊

事事寔淫聞於上師古曰寔古浸字也寔淫猶言漸染也主父偃由此與齊有隙偃方幸

用事因言齊臨菑十萬戶市租千金師古曰收一市之租直千金也人眾殷富鉅於長

安師古曰鉅大也非天子親弟愛子不得王此今齊王於親屬益疏乃從容

言呂太后時齊欲反師古曰從音千容反及吳楚時孝王幾為亂師古曰幾音鉅依反今聞

齊王與其姊亂於是武帝拜偃為齊相且正其事偃至齊急治王

後宮宦者為王通於姊翁主所者辭及王王年少懼大罪為吏所

執誅乃飲藥自殺是時趙王懼主父偃壹出敗齊恐其漸疎骨肉

乃上書言偃受金及輕重之短師古曰輕重謂用心不平天子亦因囚偃公孫弘曰

齊王呂憂死無後非誅偃無呂塞天下之望師古曰塞滿也偃遂坐誅厲王

立五年國除濟北王志吳楚反時初亦與通謀後堅守不發兵故

得不誅徙王菑川元朔中齊國絕悼惠王後唯有二國城陽菑川

菑川地比齊師古曰比近也音頻二反武帝為悼惠王冢園在齊廼割臨菑東園悼

惠王冢園邑盡呂予菑川師古曰園謂周統之令奉祭祀志立三十五年薨是

為懿王子靖王建嗣二十年薨子頃王遺嗣三十五年薨子思王

終古嗣五鳳中青州刺史奏終古使所愛奴與八子及諸御婢姦

如淳曰八子妾號終古或參與被席師古曰與讀曰豫或白晝使羸伏犬馬交接師古曰羸者露

形體也音郎果反終古親臨觀產子輒曰亂不可知使去其子師古曰去除也音丘呂反事下

丞相御史奏終古位諸侯王呂令置八子秩比六百石所呂廣嗣

重祖也而終古禽獸行亂君臣夫婦之別悖逆人倫師古曰悖乘也音步內反請逮

捕有詔削四縣二十八年薨子考王尚嗣五年薨子孝王橫嗣三

十一年薨子懷王交嗣六年薨子永嗣王莽時絕

贊曰悼惠之王齊最為大國呂海內初定子弟少激秦孤立亡藩

輔師古曰激感發也音工歷反故大封同姓呂填天下師古曰填音竹刃反時諸侯得自除御史

大夫羣卿臣下眾官如漢朝漢獨為置丞相自吳楚誅後稍奪諸侯權左官附益阿黨之法設張晏曰諸侯有罪傳相不舉奏為阿黨師古曰皆新制律令之條也左官解在諸侯王表附益言欲增益諸侯也其後諸侯唯得衣食租稅貧者或乘牛車

高五王傳第八

漢書三十八

漢書三十八

蕭何曹參傳第九

漢書三十九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蕭何沛人也呂文毋害為沛主吏掾

服虔曰為人解通無嫉害也應劭曰雖為文吏而不刻害也蘇林曰無害若言無比也一曰害勝也無能勝害之者晉灼曰酷告傳趙禹為丞相亞夫吏府中皆稱其廉然亞夫不任曰極知禹無害然文深不可言居大府蘇說是也師古曰害傷也無人能傷害之者蘇晉兩說皆得其意服高祖為布衣時數呂吏事護高祖高祖為亭長常佑之師古曰佑助也言居家時為何所護及為亭長何又擁助也高祖呂吏繇咸陽師古曰繇讀曰係係役也吏皆送奉錢三何

獨呂五

師古曰出錢呂資行他人皆三百何獨五百奉音扶用反秦御史監郡者與從事辨之張晏曰何與何素有方略也蘇林曰辟何與從事也秦時無刺史呂御史監郡師古曰二說皆用何迺給泗水卒史師古曰泗水郡沛所屬也何為郡卒史事第

一師古曰秦御史欲入言徵何何固請得毋行孟康曰當還入相秦事故召何明辨欲因入奏事之次言於朝廷徵何用之何心不願呂情固請而御史止故得不行也及高祖起為沛公何嘗為丞督事師古曰督謂監視之也何為沛丞專督眾事沛公至咸陽諸將皆爭走金帛財物之府分之師古曰走謂趣

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沛公具知天下阨

音奏

塞戶口多少疆弱處民所疾苦者呂何得秦圖書也初諸侯相與約先入關破秦者王其地沛公既先定秦項羽後至欲攻沛公沛公謝之得解羽遂屠燒咸陽與范增謀曰巴蜀道險秦之遷民皆居蜀迺曰蜀漢亦關中地也故立沛公為漢王而三分關中地王秦降將呂距漢王漢王怒欲謀攻項羽周勃灌嬰樊噲皆勸之何諫之曰雖王漢中之惡不猶愈於死乎師古曰愈勝也漢王曰何為乃死也何曰今眾弗如百戰百敗不死何為周書曰天予不取反受其咎師古曰周書者本與尚書同類蓋孔子所刪百篇之外劉向所奏有七十一篇語曰天漢其稱甚美孟康曰語古語也言地之休美臣瓚曰流俗語云天漢其言常呂漢配天此美名也師古曰瓚說是也天漢河漢也夫能詘於一人之下而信於萬乘之上者湯武是也師古曰信讀曰伸古通用字臣願大王王漢中養其民呂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天下可圖也漢王曰善乃遂就國呂何為丞相何進韓信漢王呂為大將軍說漢王令引兵東定三秦語在信傳

何呂丞相留收巴蜀填撫諭告師古曰填音竹忍反使給軍食漢二年漢王與諸侯擊楚何守關中侍太子治櫟陽為令約束立宗廟社稷宮室縣邑輒奏上可許呂從事師古曰可其所奏許其所請依呂行事即不及奏輒呂便宜施行上來呂聞應劭曰上來還乃呂所為聞也計戶轉漕給軍漢王數失軍遜去何常興關中卒輒補缺上呂此剽屬任何關中事師古曰剽讀與專同又音章阮反此即言專聲之急上者也又俗語猶然他皆類此屬音之欲反漢三年與項羽相距京索間師古曰索音山客反上數使使勞苦丞相者有疑君心為君計莫若遣君子孫昆弟能勝兵者悉詣軍所上益信君於是何從其計漢王大說師古曰說讀曰悅漢五年已殺項羽即皇帝位論功行封羣臣爭功歲餘不決上呂何功最盛先封為鄼侯文類曰音贊師古曰先封何者謂諸功臣舊未爵者何最在前封也鄼屬南陽解在高紀食邑八千戶功臣皆曰臣等身被堅執兵多者百餘戰少者數十合攻城略地大小各有差今蕭何未

有汗馬之勞徒持文墨議論不戰顧居臣等上何也師古曰顧猶反也上曰

諸君知獵乎曰知之知獵狗乎曰知之上曰夫獵追殺獸者狗也

而發縱指示獸處者人也師古曰發縱謂解繼而放之也指示者引手指示之今俗言放狗縱音子用反而讀者乃為蹤蹟之蹤非也書本皆

不為蹤字自有逐蹤之狗不待人發也今諸君徒能走得獸耳功狗也至如蕭何發縱指示

功人也且諸君獨曰身從我多者三兩人蕭何舉宗數十人皆隨

我功不可忘也羣臣後皆莫敢言列侯畢已受封奏位次皆曰平

陽侯曹參身被七十創攻城略地功最多宜第一上已撓功臣多

封何應劭曰撓屈也師古曰音女教反至位次未有曰復難之然心欲何第一關內侯

鄂千秋時為謁者進曰羣臣議皆誤夫曹參雖有野戰略地之功

此特一時之事夫上與楚相距五歲失軍亡眾跳身遯者數矣師古曰跳身謂輕身走出也然蕭何常從關中遣軍補其處非上所詔令召而數萬眾

會上乏絕者數矣夫漢與楚相守滎陽數年軍無見糧師古曰無見在之糧蕭

何轉漕關中給食不乏陛下雖數亡山東蕭何常全關中待陛下

此萬世功也今雖無曹參等百數何缺於漢師古曰數音所具反漢得之不必

待曰全奈何欲曰一旦之功而加萬世之功哉蕭何當第一曹參

次之上曰善於是乃令何第一賜帶劔履上殿入朝不趨上曰吾

聞進賢受上賞蕭何功雖高待鄂君迺得明於是因鄂千秋故所

食關內侯邑二千戶封為安平侯是日悉封何父母兄弟十餘人

皆食邑乃益封何二千戶曰嘗繇咸陽時何送我獨贏錢二也師古曰

曰贏餘也二謂二百也眾人送皆三百何獨五百故云贏二也陳豨反上自將至邯鄲而韓信謀反關中呂

后用何計誅信語在信傳上已聞誅信使使拜丞相為相國益封

五千戶令卒五百人一都尉為相國衛諸君皆賀召平獨弔師古曰

召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為布衣貧種瓜長安城東瓜美故世

謂東陵瓜從召平始也平謂何曰禍自此始矣上暴露於外而君

召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為布衣貧種瓜長安城東瓜美故世

謂東陵瓜從召平始也平謂何曰禍自此始矣上暴露於外而君

守於內非被矢石之難而益君封置衛者已今者淮陰新反於中
有疑君心夫置衛衛君非已寵君也師古曰恐其為變故守衛之願君讓封勿受悉

已家私財佐軍何從其計上說師古曰說讀曰悅其秋黥布反上自將擊之

數使使問相國何為師古曰問其居守何所營為曰為上在軍拊循勉百姓悉所有

佐軍如陳豨時師古曰悉盡也盡所有糧食資用出已佐軍也客又說何曰君滅族不久矣夫君

位為相國功第一不可復加然君初入關本得百姓心十餘年矣

皆附君尚復孳孳得民和師古曰孳字與攷同攷攷言不怠也上所謂數問君畏君傾動

關中今君胡不多買田地賤賞貧已自汗上心必安師古曰賈賂也賈音土得反於

是何從其計上乃大說師古曰說讀曰悅上罷布軍歸民道遮行師古曰在道上遮天子行

書言相國疆賤買民田宅數千人上至何謁上笑曰今相國迺利

民民所上書皆已與何曰君自謝民後何為民請曰長安地陞上

林中多空地棄願令民得入田毋收彙為獸食師古曰彙禾稗也言恣人田之不收其彙稅也彙音

工老反釋音工早反

上大怒曰相國多受賈人財物為請吾苑乃下何廷尉械

擊之數日王衛尉侍如淳曰百官公卿表衛尉王氏無名字師古曰史失之也侍謂侍天子也前問曰相國胡大罪

陛下繫之暴也師古曰前問謂進而請也胡何也上曰吾聞李斯相秦皇帝有善歸主

有惡自予今相國多受賈豎金為請吾苑已自媚於民師古曰媚愛也求愛於民故

繫治之王衛尉曰夫職事苟有便於民而請之真宰相事也陛下

奈何乃疑相國受賈民錢乎且陛下距楚數歲陳豨黥布反時陛

下自將往當是時相國守關中關中搖足則關西非陛下有也相

國不已此時為利乃利賈人之金乎且秦已不聞其過亡天下夫

李斯之分過又何足法哉陛下何疑宰相之淺也上不懌師古曰懌悅也感衛尉之言故慙悔而不悅也是日使使持節赦出何何年老素恭謹徒跣入謝上曰相

國休矣師古曰今出外自休息相國為民請吾苑不許我不過為桀紂主而相國

為賢相吾故繫相國欲令百姓聞吾過高祖崩何事惠帝何病上

親自臨視何疾因問曰君即百歲後誰可代君對曰知臣莫如主
帝曰曹參何如何頓首曰帝得之矣何死不恨矣何買田宅必居
窮僻處師古曰辟讀曰僻僻隱也為家不治垣屋師古曰垣墻也曰今後世賢師吾儉不賢母
為執家所奪孝惠二年何薨諡曰文終侯子祿嗣薨無子高后廼
封何夫人同為鄼侯小子延為筑陽侯師古曰鄼及筑陽皆南陽縣也今其地見屬襄州筑音逐孝文元
年罷同更封延為鄼侯薨子遺嗣薨無子文帝復已遺弟則嗣有
罪免景帝二年制詔御史故相國蕭何高皇帝大功臣所與為天
下也師古曰為治也一曰共造其功業今其祀絕朕甚憐之其已武陽縣戶二千封何
孫嘉為列侯嘉則弟也薨子勝嗣後有罪免武帝元狩中復下詔
御史已鄼戶二千四百封何曾孫慶為鄼侯布告天下令明知朕
報蕭相國德也慶則子也薨子壽成嗣坐為太常儀牲瘦免宣帝
時詔丞相御史求問蕭相國後在者得玄孫建世等十二人復下

詔已鄼戶二千封建世為鄼侯傳子至孫獲坐使奴殺人減死論
成帝時復封何玄孫之子南繚長喜為鄼侯蘇林曰繚音人足攣蹠之攣鉅鹿縣名也師古曰喜為此縣之
長傳子至曾孫王莽敗乃絕

曹參沛人也秦時為獄掾而蕭何為主吏居縣為豪吏矣師古曰言
竝為吏之豪長也高祖為沛公也參已中涓從如淳曰中涓如中謁者也師古曰涓紮也言其在內主知紮清洒掃之事蓋親近左
也擊胡陵方與師古曰音房豫攻秦監公軍大破之孟康曰監御史監郡者公名也晉灼曰按高紀名平也秦一郡置守尉監

方與方與反為魏擊之豐反為魏攻之賜爵七大夫北擊司馬欣
軍礪東取狐父祁善置文穎曰善置置名也晉灼曰祁音坻師古曰狐父祁二縣名也祁音鉅夷反又音十夷反父音甫置若今之驛也又
攻下邑已西至虞擊秦將章邯車騎攻轅戚及亢父師古曰亢父音抗甫先登
遷為五大夫北救東阿擊章邯軍陷陳追至濮陽攻定陶取臨濟
南救雍丘擊李由軍破之殺李由虜秦候一人章邯破殺項梁也

沛公與項羽引兵而東楚懷王曰沛公為碭郡長將碭郡兵於是
 乃封參執帛鄭氏曰楚爵也號曰建成君遷為戚公屬碭郡師古曰為戚縣之令其
 後從攻東郡尉軍破之成武南擊王離軍成陽南又攻杠里大破
 之追北西至開封擊趙賁軍破之師古曰賁音奔圍趙賁開封城中西擊秦
 將楊熊軍於曲遇師古曰曲音丘羽反遇音顛破之虜秦司馬及御史各一人遷為
 執珪張晏曰侯伯執珪呂朝位比之如淳曰呂氏春秋得五頁者位執珪古爵名也從西攻陽武下轅轅緱氏絕河津
 擊趙賁軍尸北破之孟康曰尸鄉之北從南攻鞏與南陽守騎戰陽城郭東
應劭曰今堵陽陷陳取宛虜騎定南陽郡師古曰高紀言南陽守騎降封為殷侯而此傳言虜騎紀傳不同疑傳誤從西攻
 武關饒關取之師古曰饒音堯前攻秦軍藍田南又夜擊其北軍大破之遂
 至咸陽破秦項羽至曰沛公為漢王漢王封參為建成侯從至漢
 中遷為將軍從還定三秦攻下辨故道鄧展曰武都二縣也雍棗蘇林曰右扶風擊二縣也擊三秦軍壞東及
 章平軍於好時南破之圍好時取壞鄉文穎曰壤地名也擊三秦軍壞東及

高櫟破之師古曰櫟音歷復圍章平平出好時走因擊趙賁內史保軍破之
 東取咸陽更名曰新城參將兵守景陵二十三日孟康曰縣名也三秦使章
 平等攻參參出擊大破之賜食邑於寧秦蘇林曰今華陰曰將軍引兵圍章
 邯廢丘呂中尉從漢王出臨晉關至河內下脩武度圍津師古曰在東郡東
 擊龍且項佗定陶破之師古曰且音子餘反佗音徒何反東取碭蕭彭城擊項籍軍漢
 軍大敗走參呂中尉圍取雍丘王武反於外黃程處反於燕服虔曰皆漢將
師古曰燕東郡之縣故南燕國音一千反往擊盡破之柱天侯反於衍氏進破取衍氏擊羽嬰
 於昆陽追至葉師古曰葉南陽縣也音式涉反還攻武彊師古曰武彊城在陽武因至滎陽參自漢中
 為將軍中尉從擊諸侯及項王敗還至滎陽師古曰敗謂戰彭城而敗漢二年拜為
 假左丞相入屯兵關中月餘魏王豹反呂假丞相別與韓信東攻
 魏將遜遼東張蘇林曰東張屬河東師古曰遼古速字大破之因攻安邑得魏將王襄擊魏
 王於曲陽追至東垣生獲魏王豹取平陽得豹母妻子盡定魏地

凡五十二縣賜食邑平陽因從韓信擊趙相國夏說軍於鄆東蘇林曰鄆太原縣也師古曰說讀曰悅鄆音一戶反又音乙據反

大破之斬夏說韓信與故常山王張耳引兵

下井陘擊成安君陳餘而令參還圍趙別將戚公於鄆城中戚公

出走追斬之迺引兵詣漢王在所韓信已破趙為相國東擊齊參

呂左丞相屬焉攻破齊歷下軍遂取臨淄還定濟北郡收著潞陰

平原鬲盧師古曰五縣名也時未有濟北郡史追書之耳著音竹庶反又音直庶反潞音它合反鬲與隔同已而從韓信擊龍且

軍於上假密文穎曰或呂為高密大破之斬龍且虜亞將周蘭師古曰亞將次將也定齊郡

凡得七十縣得故齊王田廣相田光其守相許章及故將軍田既

師古曰守相為相居守者韓信立為齊王引兵東詣陳與漢王共破項羽而參留平

齊未服者漢王即皇帝位韓信徙為楚王參歸相印焉高祖呂長

子肥為齊王而呂參為齊相國高祖六年與諸侯剖符賜參爵列

侯食邑平陽萬六百三十戶世世勿絕參呂齊相國擊陳豨將張

春破之黥布反參從悼惠王將車騎十二萬與高祖會擊黥布軍

大破之南至蕪還定竹邑相蕭留師古曰四縣名參功凡下二國縣百二十

二得王二人相三人將軍六人大莫躡郡守司馬候御史各一人

如淳曰躡音放張晏曰莫教楚卿號也時近六國故有令丑莫教之官孝惠元年除諸侯相國法更呂參為齊丞

相參之相齊齊七十城天下初定悼惠王富於春秋參盡召長老

諸先生問所呂安集百姓而齊故諸儒呂百數師古曰數音所具反言人人殊

參未知所定聞膠西有蓋公師古曰蓋音古蓋反善治黃老言張晏曰黃帝老子之書使人厚

幣請之既見蓋公蓋公為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推此類具言

之參於是避正堂舍蓋公焉師古曰舍止也其治要用黃老術故相齊九年

齊國安集大稱賢相蕭何薨參聞之告舍人趣治行師古曰舍人猶家人也一說私屬官

主家事者也趣讀曰促謂速也治行謂脩行治裝也吾且入相居無何使者果召參參去屬其後相

師古曰屬音之欲反曰呂齊獄市為奇慎勿擾也後相曰治無大於此者乎參

曰不然夫獄市者所已并容也今君擾之姦人安所容乎吾是已

孟康曰夫獄市者兼受善惡若窮極姦人姦人無所容寬久且為亂秦人極刑而天下畔先之

孝武峻法而獄繁此其効也師古曰老子云我無為民自化我好靜民自正參欲引道化為本不欲擾其末也

始參微時與蕭何善及為宰相有隙師古曰參目目戰鬪功多而封賞每在何後故怨何也至

何且死所推賢唯參代何為相國舉事無所變更壹遵何之約

師古曰舉皆也言東擇郡國吏長大孟康曰取年長大者訥於文辭謹厚長者即召

除為丞相史吏言文刻深欲務聲名輒斥去之師古曰斥卻也日夜飲酒卿

大夫已下吏及賓客見參不事事如淳曰不事丞相之事來者皆欲有言至者參

輒飲已醇酒師古曰醇酒不流謂厚酒也度之欲有言復飲酒醉而後去師古曰度音大各反飲音於禁

反終莫得開說如淳曰開謂有所啟白已為常相舍後園近吏舍吏舍日飲歌呼

醉歌呼從吏幸相國召按之乃反取酒張坐飲師古曰張設坐席而飲也坐音才臥反大歌呼與相和參見人之有細過掩匿覆蓋之府中無事參子窋為中

大夫師古曰窋音張律反惠帝怪相國不治事已為豈少朕與師古曰豈我為豈年少故也與讀曰歟迺

謂窋曰女歸試私從容問乃父師古曰乃汝也曰高帝新棄羣臣帝富於春秋君為相國日飲無所請事何已憂天下然無言吾告女也窋既

洗沐歸時聞自從其所諫參師古曰聞謂空隙也自從其所猶言自出其意也參怒而笞之二百

曰趣入侍師古曰趣讀曰促天下事非乃所當言也至朝時帝讓參師古曰讓責也曰

與窋胡治乎師古曰胡何也言共窋為何治也治音丈吏反乃者我使諫君也師古曰乃者猶言曩者參免冠謝

曰陛下自察聖武孰與高皇帝上曰朕乃安敢望先帝參曰陛下

觀參孰與蕭何賢上曰君似不及也參曰陛下言之是也且高皇

帝與蕭何定天下法令既明具陛下垂拱參等守職遵而勿失不

亦可乎惠帝曰善君休矣師古曰且今出休息參為相國三年薨諡曰懿侯百

姓歌之曰蕭何為法講若畫一文穎曰講或作較師古曰講和也畫一言整齊也曹參代之守而

勿失載其清靜民已寧壹師古曰載猶乘也窋嗣侯高后時至御史大夫傳

國至曾孫襄武帝時為將軍擊匈奴薨子宗嗣有罪完為城旦至
哀帝時乃封參玄孫之孫本始為平陽侯二千戶王莽時薨子宏
嗣建武中先降河北封平陽侯至今八侯

贊曰蕭何曹參皆起秦刀筆吏師古曰刀所引削書也古者用簡牒故吏皆引刀筆自隨也當時錄錄未

有奇節師古曰錄錄猶鹿鹿言在凡庶之中也漢興依日月之末光師古曰易文言云聖人作而萬物覩又曰見龍在田天下文明贊言

何參值漢初興故何曰信謹守管籥參與韓信俱征伐師古曰高祖出征何每居守故言守管籥天

下既定因民之疾秦法順流與之更始二人同心遂安海內淮陰

黥布等已滅唯何參擅功名位冠羣臣聲施後世師古曰冠謂居其首為一代

之宗臣師古曰言為後世之所尊仰故曰宗臣也慶流苗裔盛矣哉

張陳王周傳第十

漢書四十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張良字子房其先韓人也大父開地應劭曰大父祖父開地名也相韓昭侯宣惠王

襄哀王父平相釐王師古曰釐讀曰禧悼惠王悼惠王二十三年平卒卒二

十歲秦滅韓良年少未宦事韓韓破良家僮三百人弟死不葬悉

呂家財求刺客刺秦王為韓報仇呂五世相韓故師古曰從昭侯至悼惠王凡五君良嘗

學禮淮陽東見倉海君晉灼曰海神也如淳曰東夷君長也師古曰二說並非蓋當時賢者之號也良既見之因而求得力士得力士

為鐵椎重百二十斤秦皇帝東游至博狼沙中服虔曰河南陽武南地名也今有亭師古曰狼音浪

良與客狙擊秦皇帝師古曰狙謂密伺之音千豫反字本作觀誤中副車師古曰副謂後乘也秦皇帝大怒

大索天下師古曰索搜也索音山客反求賊急甚良廼更名姓亡匿下邳師古曰良嘗更改也

閒從容步游下邳圯上服虔曰圯音頤楚人謂橋曰圯應劭曰汜水之上也文穎曰沂水上橋也師古曰下邳之水非汜水也又非沂水服虔是矣

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師古曰褐制若裘今道士所服者是直墮其履汜下師古曰直猶故也一日正也顧

謂良曰孺子下取履師古曰孺幼也良愕然欲歐之師古曰愕驚貌也為其老廼

疆忍下取履因跪進父曰足受之笑去良殊大驚父去里所復還

五日平明良往父已先在怒曰與老人期後何也去後五日蚤會

復蚤來五日良夜半往有頃父亦來喜曰當如是出一編書師古曰編謂聯

北穀城山下黃石即我已師古曰已語終之辭遂去不見旦日視其書廼太公

兵法良因異之常習誦居下邳為任俠項伯嘗殺人從良匿後十

年陳涉等起良亦聚少年百餘人景駒自立為楚假王在留良欲

往從之行道遇沛公沛公將數千人略地下邳遂屬焉沛公拜良

為廕將服虔曰官名也良數呂太公兵法說沛公沛公喜常用其策良為它

人言皆不省師古曰省視也良曰沛公殆天授師古曰殆近也故遂從不去沛公之辭

見項梁共立楚懷王良廼說項梁曰君已立楚後韓諸公子橫陽

君成賢可立為王益樹黨師古曰廣立六國之後共攻秦也項梁使良求韓成立為韓王

呂良為韓司徒與韓王將千餘人西略韓地得數城秦輒復取之

往來為游兵潁川沛公之從雒陽南出轅轅良引兵從沛公下韓

十餘城擊楊熊軍沛公廼令韓王成留守陽翟與良俱南攻下宛

西入武關沛公欲呂二萬人擊秦燒關下軍師古曰燒音堯良曰秦兵尚疆

未可輕臣聞其將屠者子賈豎易動呂利師古曰商賈之人志無遠大譬猶僮豎故云賈豎願沛

公且留壁使人先行為五萬人具食益張旗幟諸山上為疑兵師古曰疑音徒

和俱西襲咸陽師古曰欲與漢王和而隨漢兵襲咸陽沛公欲聽之良曰此獨其將欲叛士

卒恐不從不從必危不如因其解擊之師古曰解讀曰懈沛公廼引兵擊秦

師古曰放良令去戒以後會也其下亦同蚤音早

次之也聯簡讀以為書故云一編編音鞭

師古曰行一里許而還來

師古曰所以表已軍之多

師古曰欲與漢王和而隨漢兵襲咸陽

師古曰殆近也

師古曰燒音堯

師古曰商賈之人志無遠大譬猶僮豎故云賈豎

師古曰疑音徒

師古曰解讀曰懈

軍大破之逐北至藍田再戰秦兵竟敗遂至咸陽秦王子嬰降沛
公沛公入秦宮室帷帳狗馬重寶婦女百千數意欲留居之樊噲
諫沛公不聽良曰夫秦為無道故沛公得至此為天下除殘去賊
宜縞素為資晉灼曰資質也欲令沛公反秦奢秦服儉素以為資師古曰縞白素也音工老反今始入秦即安其樂此
所謂助桀為虐且忠言逆耳利於行毒藥苦口利於病願沛公聽
樊噲言沛公迺還軍霸上項羽至鴻門欲擊沛公項伯夜馳至沛
公軍私見良欲與俱去良曰臣為韓王送沛公今有事急亡去不
義迺具語沛公沛公大驚曰為之奈何良曰沛公誠欲背項王邪
沛公曰鯁生說我距關毋內諸侯服虔曰鯁音七垢反鯁小人也臣瓚曰楚漢春秋鯁姓師古曰服說是也音才垢反秦
地可王也故聽之良曰沛公自度能卻項王乎師古曰卻音丘略反沛公默然
曰今為奈何良因要項伯見沛公沛公與伯飲為壽結婚令伯具
言沛公不敢背項王所已距關者備它盜也項羽後解語在羽傳

漢元年沛公為漢王王巴蜀賜良金百溢服虔曰二千兩曰溢師古曰珠二

斗良具已獻項伯漢王亦因令良厚遺項伯使請漢中地服虔曰本不盡與漢

中故請求之項王許之漢王之國良送至褒中遣良歸韓良因說漢王燒

絕棧道師古曰棧道閣道也示天下無還心已固項王意迺使良還行燒絕棧

道師古曰還謂歸還韓且行且燒所過之處皆燒之也良歸至韓聞項羽已良從漢王故不遣韓王

成之國與俱東至彭城殺之時漢王還定三秦良迺遺項羽書曰

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敢復東又已齊反書遺羽曰齊

與趙欲并滅楚項羽已故北擊齊良迺間行歸漢漢王已良為成

信侯從東擊楚至彭城漢王兵敗而還至下邑師古曰梁國之縣也今屬宋州漢王下

馬踞鞞而問曰吾欲捐關已東等棄之誰可與共功者師古曰捐關已東謂不自有其

地將呂與人令其立功共破楚也良曰九江王布楚梟將師古曰梟謂最勇健也與項王有隙彭越與

齊王田榮反梁地此兩人可急使而漢王之將獨韓信可屬大事

當一面師古曰屬委也音之欲反即欲捐之捐之此三人楚可破也漢王迺遣隨何

說九江王布而使人連彭越師古曰與相連結也及魏王豹反使韓信特將北

擊之師古曰特獨也專任之使將也因舉燕伐齊趙然卒破楚者此三人力也良多病

未嘗特將兵常為畫策臣時時從漢三年項羽急圍漢王於滎陽

漢王憂恐與酈食其謀撓楚權師古曰撓弱也音女教反其字從木酈生曰昔湯伐桀封

其後杞武王誅紂封其後宋今秦無道伐滅六國無立錐之地陛

下誠復立六國後此皆爭戴陛下德義願為臣妾德義已行南面

稱伯師古曰伯讀曰霸楚必斂衽而朝師古曰衽衣襟也漢王曰善趣刻印先生因行佩

之師古曰趣讀曰促佩謂授與六國使帶也酈生未行良從外來謁漢王漢王方食曰客有為

我計撓楚權者具呂酈生計告良曰於子房如何良曰誰為陛下

畫此計者陛下事去矣漢王曰何哉良曰臣請借前箸呂籌之張晏

曰求借所食之箸用指畫也或曰前世湯武著明之事曰籌度今時之不若也師古曰或說非也箸音直庶反昔湯武伐桀紂封其後者度

能制其死命也師古曰度音大各反今陛下能制項籍死命乎其不可一矣武

王入殷表商容閭師古曰商容殷賢人也式箕子門師古曰式亦表也一說至其門而撫車式所呂敬之封

比于墓今陛下能乎其不可二矣發鉅橋之粟服虔曰鉅橋倉名也師古曰許慎云鉅鹿之大橋有漕粟也散鹿臺之財臣贊曰鹿臺名今在朝歌城中師古曰劉向云鹿臺大三里高千尺也呂賜貧窮今陛下能乎

其不可三矣殷事已畢偃革為軒蘇林曰革者兵車革輅軒者朱軒也如淳曰偃武備而治禮樂也倒載于

戈示不復用今陛下能乎其不可四矣休馬華山之陽示無所為

今陛下能乎其不可五矣息牛桃林之塹晉灼曰在弘農閿鄉南谷中師古曰山海經云夸父之山北有林焉

名曰桃林廣圍三百里即謂此也其山谷今在閿鄉縣東南湖城縣西南去湖城三十五里示天下不復輸積今陛下能乎其

不可六矣且夫天下游士左親戚棄墳墓師古曰左者言其乖避而委離之呂從漢也去故舊

從陛下者但日夜望咫尺之地今迺立六國後唯無復立者師古曰既立六

國後土地皆盡無呂封功勞之人故云無復立者唯發語之辭游士各歸事其主從親戚反故舊陛下誰與

取天下乎其不可七矣且楚唯毋彊六國復撓而從之服虔曰唯當使楚無彊彊則六

前漢四
國弱而從之晉灼曰當今唯楚大無有疆之者若復立六
國皆僥而從之陛下焉得而臣之乎師古曰服說是也 陛下焉得而臣之其不可

八矣誠用此謀陛下事去矣漢王輟食吐哺罵曰豎儒幾敗廼公

事師古曰輟止也哺食在口中者也幾近也哺音捕幾音鉅依反令趣銷印師古曰趣讀曰促後韓信破齊欲自立為

假齊王漢王怒良說漢王漢王使良授齊王信印語在信傳五年

冬漢王追楚至陽夏南師古曰夏音工雅反戰不利壁固陵諸侯期不至良說

漢王漢王用其計諸侯皆至語在高紀漢六年封功臣良未嘗有

戰鬪功高帝曰運籌策帷幄中決勝千里外子房功也自擇齊三

萬戶良曰始臣起下邳與上會留此天呂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計

幸而時中臣願封留足矣不敢當三萬戶廼封良為留侯與蕭何

等俱封上已封大功臣二十餘人其餘日夜爭功而不決未得行

封上居雒陽南宮從復道望見諸將師古曰復讀曰復往往數人偶語上曰

此何語良曰陛下不知乎此謀反耳上曰天下屬安定何故而反

師古曰屬近也言近始安屬音之欲反良曰陛下起布衣與此屬取天下今陛下已為天子

而所封皆蕭曹故人所親愛而所誅者皆平生仇怨今軍吏計功

天下不足巨徧封此屬良陛下不能盡封又恐見疑過失及誅故

相聚而謀反耳上廼憂曰為將奈何良曰上平生所憎羣臣所共

知誰最甚者上曰雍齒與我有故怨數窘辱我服虔曰未起之時與我有故怨也師古曰每呂勇力

困辱高祖我欲殺之為功多不忍良曰今急先封雍齒呂示羣臣羣臣見

雍齒先封則人人自堅矣於是上置酒封雍齒為什方侯蘇林曰漢中縣也師古曰

地理志屬廣漢非漢中也今則屬益州什音十而急趣丞相御史定功行封師古曰趣音促羣臣罷酒皆喜

曰雍齒且侯我屬無患矣劉敬說上都關中上疑之左右大臣皆

山東人多勸上都雒陽雒陽東有成臯西有殽黽師古曰殽山也黽黽池也音滿背河

鄉雒其固亦足恃師古曰鄉讀曰嚮良曰雒陽雖有此固其中小不過數百

里田地薄四面受敵此非用武之國夫關中左殽函右隴蜀沃野

千里師古曰沃者漑灌也言其土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利師古曰謂安定北地上郡之北

與胡相接之地可以畜牧者也養禽獸謂之苑阻三面而固守獨呂一面東制諸侯諸侯安定河

渭漕輓天下西給京師師古曰輓引也輓音晚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呂委輸

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師古曰財物所聚謂之府言關中之地物產饒多可備贍給故稱天府也劉敬說是也

於是上即日駕西都關中良從入關性多疾即道引不食穀孟康曰服辟穀

藥而靜居行氣道讀曰導閉門不出歲餘上欲廢太子立戚夫人子趙王如意大臣

多爭未能得堅決也呂后恐不知所為或謂呂后曰留侯善畫計

上信用之呂后迺使建成侯呂澤劫良曰君常為上謀臣今上日

欲易太子師古曰言曰曰欲易之君安得高枕而臥師古曰安焉也良曰始上數在急困之

中幸用臣策今天下安定臣欲易太子骨肉之間雖臣等百人

何益呂澤疆要曰為我畫計良曰此難呂口舌爭也顧上有所不能致者四人師古曰顧念也四人謂園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所謂商山四皓也四人年老矣皆臣上嫚侮十

師古曰嫚與慢同悔古悔字故逃匿山中義不為漢臣然上高此四人今公誠能毋

愛金玉璧帛令太子為書卑辭安車因使辯士固請宜來師古曰宜應得其來

來呂為客時從入朝令上見之則一助也於是呂后令呂澤使人

奉太子書卑辭厚禮迎此四人四人至客建成侯所漢十一年黥

布反上疾欲使太子往擊之四人相謂曰凡來者將呂存太子太

子將兵事危矣迺說建成侯曰太子將兵有功即位不益師古曰太子嗣君貴

已極矣雖更立功位無加益矣無功則從此受禍且太子所與俱諸將皆與上定天下

梟將也今迺使太子將之此無異使羊將狼皆不肯為用其無功

必矣臣聞母愛者子抱今戚夫人日夜侍御趙王常居前上終不

使不肖子居愛子上明代太子位必矣君何不急請呂后承間為

上泣師古曰因空際之時言黥布天下猛將善用兵今諸將皆陛下故等夷師古曰擊鼓而

曰夷平也言故時皆齊等迺令太子將此屬莫肯為用且布聞之鼓行而西耳師古曰擊鼓而

行言無所畏 上雖疾彊載輜車臥而護之師古曰輜車衣車也護謂監領諸將諸將不敢不盡力

上雖苦彊為妻子計於是呂澤夜見呂后呂后承間為上泣而言

如四人意上曰吾惟之豎子固不足遣師古曰惟思也迺公自行耳師古曰乃公汝父也

於是上自將而東羣臣居守皆送至霸上良疾彊起至曲郵師古曰在新豐

西今俗謂之郵頭見上曰臣宜從疾甚楚人剽疾願上慎毋與楚爭鋒師古曰剽音匹

反因說上令太子為將軍監關中兵上謂子房雖疾彊臥傅太子

是時叔孫通已為太傅良行少傅事漢十二年上從破布歸疾益

甚愈欲易太子良諫不聽因疾不視事叔孫太傅稱說引古呂死

爭太子上陽許之猶欲易之及宴置酒太子侍四人者從太子年

皆八十有餘須眉皓白衣冠甚偉師古曰所召謂之四皓上怪問曰何為者四人

前對各言其姓名上迺驚曰吾求公避逃我今公何自從吾兒游

乎四人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辱故恐而亡匿今聞太子仁

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願為太子死者故臣等來上曰煩公

幸卒調護太子師古曰謂謂和平之護謂保安之四人為壽已畢趨去上目送之師古曰以目瞻之說其出也

也召戚夫人指視曰師古曰視讀曰示我欲易之彼四人為之輔羽翼已成難

動矣呂氏真迺主矣師古曰迺迺汝也戚夫人泣涕上曰為我楚舞吾為若楚

歌師古曰若亦汝也歌曰鴻鵠高飛一舉千里師古曰鵠音胡督反羽翼已就橫絕四海師古曰

曰就成也絕謂飛而直度也橫絕四海又可奈何雖有增繳尚安所施師古曰繳弋射也其矢為增繳音增繳音之

若反 歌數闋師古曰闋盡也曲終為闋音口允反戚夫人歔歔流涕師古曰歔音虛歔音稀又音許氣反上去

罷酒竟不易太子者良本招此四人之力也良從上擊代出奇計

下馬邑及立蕭相國服虔曰何時未為相國良勸高祖立之所與從容言天下事甚眾師古曰從

音干容反非天下所已存亡故不著師古曰著謂書之於史著音竹助反良迺稱曰家世相韓及

韓滅不愛萬金之資為韓報仇彊秦天下震動今呂三寸舌為帝

者師封萬戶位列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棄人間事欲從赤

松子游耳

師古曰赤松子仙人號也神農時為雨師服水玉教神農能入火自燒至崑山上常止西王母石室隨風雨上下炎帝少女追之亦得仙俱去

廼學道

欲輕舉

師古曰道謂仙道

高帝崩呂后德良廼彊食之

師古曰食讀曰飲

曰人生一世

如白駒之過隙

師古曰解在魏豹傳

何自苦如此良不得已彊聽食後六歲薨

諡曰文成侯良始所見下邳圯上老父與書者後十三歲從高帝

過濟北果得穀城山下黃石取而寶祠之及良死并葬黃石每上

冢伏臘祠黃石子不疑嗣侯孝文三年坐不敬國除

陳平陽武戶牖鄉人也

師古曰陽武縣名屬陳留戶牖者其鄉名

少時家貧好讀書治黃帝

老子之術有田三十畝與兄伯居伯常耕田縱平使游學平為人

長大美色人或謂平貧何食而肥若是其嫂疾平之不親家生產

曰亦食糠覈耳

孟康曰覈麥糠中不破者也晉灼曰覈音紇京師人謂麤屑為紇頭

有叔如此不如無有伯聞

之逐其婦棄之及平長可取婦富人莫與者貧者平亦媿之久之

戶牖富人張負有女孫五嫁夫輒死人莫敢取平欲得之邑中有

大喪平家貧侍喪呂先往後罷為助張負既見之喪所獨視偉平

師古曰視而悅其奇偉

平亦已故後去負隨平至其家家廼負郭窮巷

師古曰負謂借也

席為門然門外多長者車徹張負歸謂其子仲曰吾欲呂女孫予

陳平仲曰平貧不事事

師古曰不事產業之事

一縣中盡笑其所為獨奈何予之

女負曰固有美如陳平長貧者乎卒與女為平貧廼假貸幣呂聘

師古曰貸音土戴反

予酒肉之資呂內婦負戒其孫曰毋呂貧故事人不謹事

兄伯如事廼父事嫂如事廼母

師古曰廼汝也

平既取張氏女資用益饒游

道日廣里中社平為宰

師古曰主切割肉也

分肉甚均里父老曰善陳孺子之

為宰平曰嗟乎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此肉矣陳涉起王使周市略

地立魏咎為魏王與秦軍相攻於臨濟平已前謝兄伯

服虔曰謝語其兄伯往事魏也

從少年往事魏王咎為太僕說魏王王不聽人或讒之平亡去項

羽略地至河上平往歸之從入破秦賜爵卿

張晏曰禮秩如卿不治事

項羽之東王

彭城也漢王還定三秦而東殷王反楚項羽廼呂平為信武君將
魏王客在楚者往擊殷降而還項王使項悍拜平為都尉師古曰悍音下且反
賜金二十溢居無何師古曰無何猶言無幾時漢攻下殷項王怒將誅定殷者平懼
誅廼封其金與印使使歸項王而平身間行杖劍亡度河船人見
其美丈夫獨行疑其亡將要下當有寶器金玉目之欲殺平平心
恐乃解衣羸而佐刺船師古曰自露其形示無所懷挾船人知其無有廼止平遂至脩
武降漢因魏無知求見漢王漢王召入是時萬石君石奮為中涓
受平謁平等十人俱進賜食王曰罷就舍矣平曰臣為事來所言
不可已過今日於是漢王與語而說之師古曰說讀曰悅問曰子居楚何官
平曰為都尉是日拜平為都尉使參乘典護軍諸將盡灌師古曰灌蹠而議也
曰大王一日得楚之亡卒未知高下而即與共載使監護長者漢
王聞之愈益幸平遂與東伐項王至彭城為楚所敗引師而還收

散兵至滎陽呂平為亞將屬韓王信軍廣武絳灌等或讒平曰師古曰

曰舊說云絳絳侯周勃也灌灌嬰也而楚漢春秋高祖之臣別有絳灌疑昧之文不可據也平雖美丈夫如冠玉耳其中未必

有也孟康曰飾冠呂玉光好外見中非所有也聞平居家時盜其嫂師古曰盜猶私也事魏王不容亡而

歸楚歸楚不中又亡歸漢師古曰中音竹仲反今大王尊官之令護軍臣聞平使

諸將金多者得善處金少者得惡處平反覆亂臣也願王察之漢

王疑之呂讓無知問曰有之乎無知曰有漢王曰公言其賢人何

也對曰臣之所言者能也陛下所問者行也今有尾生孝已之行

如淳曰孝已高宗之子有孝行師古曰尾生古之信士一說即微生高而無益於勝敗之數陛下何暇用之乎今

楚漢相距臣進奇謀之士顧其計誠足已利國家耳師古曰顧念也盜嫂受

金又安足疑乎漢王召平而問曰吾聞先生事魏不遂事楚而去

師古曰遂猶竟也今又從吾游信者固多心乎平曰臣事魏王魏王不能用

臣說故去事項王項王不信人其所任愛非諸項即妻之昆弟雖

有奇士不能用臣居楚聞漢王之能用人故歸大王羸身來不受金無呂為資誠臣計畫有可采者願大王用之使無可用者大王所賜金具在請封輸官得請骸骨漢王廼謝厚賜拜呂為護軍中尉盡護諸將將廼不敢復言其後楚急擊絕漢甬道圍漢王於滎陽城漢王患之請割滎陽呂西和項王弗聽漢王謂平曰天下紛紛何時定乎平曰項王為人恭敬愛人士之廉節好禮者多歸之至於行功賞爵邑重之師古曰言愛惜之士亦呂此不附今大王嫚而少禮士之廉節者不來然大王能饒人呂爵邑士之頑頓者利無恥者亦多歸漢如淳曰頑頓謂無廉隅也師古曰頓讀曰鈍者讀曰嗜誠各去兩短集兩長天下指麾即定矣然大王資毋人師古曰資謂天性也毋古侑字不能得廉節之士顧楚有可亂者師古曰彼項王骨鯁之臣亞父鍾離昧龍且周殷之屬且音子聞反不過數人耳大王能出捐數萬斤金行反間間其君臣呂疑其心

師古曰間音吾竟反項王為人意忌信讒必內相誅漢因舉兵而攻之破楚必矣漢王呂為然廼出黃金四萬斤予平恣所為不問出入平既多呂金縱反間於楚軍宣言諸將鍾離昧等為項王將功多矣然終不得列地而王欲與漢為一呂滅項氏分王其地項王果疑之使使至漢漢為太牢之具舉進見楚使師古曰舉鼎俎而來即陽驚曰呂為亞父使廼項王使也復持去呂惡草具進楚使服虔曰去肴肉更以惡草之具使歸具呂報項王果大疑亞父亞父欲急擊下滎陽城項王不信不肯聽亞父亞父聞項王疑之廼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為之願乞骸骨歸歸未至彭城疽發背而死師古曰疽癰瘡也音千余反平廼夜出女子二千入滎陽東門楚因擊之平廼與漢王從城西門出去遂入關收聚兵而復東明年淮陰侯信破齊自立為假齊王使使之漢王漢王怒而罵平躡漢王孟康曰躡謂躡漢王足漢王寤廼厚遇齊使使張良往立信

為齊王於是封平呂戶牖鄉用其計策卒滅楚漢六年人有上書

告楚王韓信反高帝問諸將諸將曰亟發兵阬豎子耳師古曰亟急也音居力反高

帝默然呂問平平固辭謝曰諸將云何上具告之平曰人之上書

言信反人有聞知者乎曰未有曰信知之乎曰弗知平曰陛下兵

精孰與楚師古曰與如也上曰不能過也平曰陛下將用兵有能敵韓信者

乎上曰莫及也平曰今兵不如楚精將弗及而舉兵擊之是趣之

戰也師古曰趣讀曰促竊為陛下危之上曰為之奈何平曰古者天子巡狩

會諸侯南方有雲夢師古曰楚澤名夢音莫風反又讀如本字陛下弟出偽游雲夢師古曰弟但也語聲急也

宅皆類此會諸侯於陳陳楚之西界信聞天子呂好出游其勢必郊迎謁

諸侯會陳吾將南游雲夢上因隨呂行行至陳楚王信果郊迎道

中高帝豫具武士見信即執縛之語在信傳遂會諸侯於陳還至

雒陽與功臣剖符定封封平為戶牖侯世世勿絕平辭曰此非臣

之功也上曰吾用先生計謀戰勝克敵非功而何平曰非魏無知

臣安得進上曰若子可謂不肯本矣師古曰若如也迺復賞魏無知其明年

平從擊韓王信於代至平城為匈奴圍七日不得食高帝用平奇

計使單于闕氏解圍呂得開師古曰闕氏音焉支高帝既出其計祕世莫得聞

高帝南過曲逆孟康曰中山蒲陰縣上其城望室屋甚大曰壯哉縣吾行天下

獨見雒陽與是耳顧問御史曲逆戶口幾何對曰始秦時三萬餘

戶間者兵數起多亡匿今見五千餘戶於是召御史更封平為曲

逆侯盡食之除前所食戶牖平自初從至天下定後常呂護軍中

尉從擊臧荼陳豨黥布凡六出奇計輒益邑封奇計或頗祕世莫

得聞也高帝從擊布軍還病創徐行至長安燕王盧縮反上使樊

噲呂相國將兵擊之既行人有短惡噲者師古曰陳其短失過惡於上謂譖毀之它皆類此高帝

怒曰噲見吾病廼幾我死也

孟康曰幾幸我死也幾音冀

用平計召絳侯周勃受詔

牀下曰平乘馳傳載勃代噲將

師古曰傳音張戀反

平至軍中即斬噲頭二人

既受詔馳傳未至軍行計曰樊噲帝之故人功多

師古曰行計謂於道中且計也

又呂

后女弟呂須夫有親且貴帝呂忿怒故欲斬之即恐後悔寧囚而

致上令上自誅之未至軍為壇呂節召樊噲噲受詔即反接

師古曰未至反縛兩

也載檻車詣長安而令周勃代將兵定燕平行聞高帝崩

陽平受詔立復馳至宮哭殊悲因奏事喪前呂后哀之曰君出休

矣平畏讒之就

師古曰就成也言畏讒毒已者得其成計

因固請之得宿衛中太后廼呂為郎

中令曰傳教帝

如淳曰傳相之

是後呂須讒廼不得行樊噲至即赦復爵邑

惠帝六年相國曹參薨安國侯王陵為右丞相平為左丞相

王陵沛人也始為縣豪高祖微時兄事陵及高祖起沛入咸陽陵

亦聚黨數千人居南陽不肯從沛公及漢王之還擊項籍陵廼呂

兵屬漢項羽取陵母置軍中陵使至則東鄉坐陵母欲呂招陵

鄉師古曰鄉讀曰陵母既私送使者泣曰願為老妾語陵善事漢王漢王長者母

呂老妾故持二心妾呂死送使者遂伏劍而死項王怒亨陵母陵

卒從漢王定天下呂善雍齒雍齒高祖之仇陵又本無從漢之意

呂故後封陵為安國侯陵為人少文任氣好直言為右丞相二歲

惠帝崩高后欲立諸呂為王問陵陵曰高皇帝刑白馬而盟曰非

劉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今王呂氏非約也太后不說

師古曰說讀曰悅問

丞相平及絳侯周勃等皆曰高帝定天下王子弟今太后稱制欲

王昆弟諸呂無所不可太后喜罷朝陵讓平勃曰始與高帝啜血

而盟諸君不在邪

師古曰啜小獸也音所甲反

今高帝崩太后女主欲王呂氏諸君

縱欲阿意背約何面目見高帝於地下乎平曰於面折廷爭臣不

如君師古曰廷爭謂當朝廷而諫爭全社稷定劉氏後君亦不如臣陵無呂應之於是

呂太后欲廢陵廼陽遷陵為帝太傅實奪之相權陵怒謝病免杜

門竟不朝請師古曰杜塞也閉塞其門也請音才性反杜字本作敷音同十年而薨陵之免呂太后徙平

為右丞相呂辟陽侯審食其為左丞相師古曰食其音異基食其亦沛人也漢

王之敗彭城西楚取太上皇呂后為質食其呂舍人侍呂后其後

從破項籍為侯幸於呂太后及為相不治鄭氏曰不治治處使止宮中也李奇曰不治丞相職事也師古曰李

說是也監宮中如郎中令公卿百官皆因決事呂須常呂平前為高帝

謀執樊噲數讒平曰為丞相不治事日飲醇酒戲婦人平聞日益

甚呂太后聞之私喜面質呂須於平前師古曰質對也曰鄙語曰兒婦人口

不可用顧君與我何如耳無畏呂須之譖師古曰顧念也呂太后多立諸呂

為王平偽聽之師古曰謂且順從之不乖悟也及呂太后崩平與太尉勃合謀卒誅諸

呂立文帝平本謀也審食其免相文帝立舉呂為相如淳曰舉猶皆也衆人之議皆已為

勃平功多矣師古曰言文帝呂平勃俱舊臣有功皆欲呂為相太尉勃親呂兵誅呂氏功多平欲讓勃位廼

謝病文帝初立怪平病問之平曰高帝時勃功不如臣及誅諸呂

臣功亦不如勃願已相讓勃於是廼呂太尉勃為右丞相位第一

平徙為左丞相位第二賜平金千斤益封三千戶居頃之上益明

習國家事朝而問右丞相勃曰天下一歲決獄幾何師古曰臨朝問也幾音居豈反勃

謝不知問天下錢穀一歲出入幾何勃又謝不知汗出洽背師古曰洽音也

媿不能對上亦問左丞相平平曰各有主者上曰主者為誰乎平

曰陛下即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上曰苟各有主者

而君所主何事也平謝曰主臣文穎曰惶恐之辭也猶今言死罪也孟康曰主臣主羣臣也若今言人主晉灼曰主擊也臣服也言其擊服惶恐之辭師古曰文晉二說是也陛下不知其駑下使待罪宰相師古曰駑凡馬之稱非駑宰者故呂自喻為音奴

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遂萬物之宜師古曰遂申也外填撫四夷

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也上稱善勃大慙出而

讓平曰君獨不素教我乎平笑曰君居其位獨不知其任邪且陛下即問長安盜賊數又欲彊對邪於是絳侯自知其能弗如平遠矣居頃之勃謝病請免相而平顯為丞相師古曰顯與專同孝文二年平薨諡曰獻侯傳子至曾孫何坐略人妻棄主王陵亦至玄孫坐耐金國除辟陽侯食其免後三歲而為淮南王所殺文帝令其子平嗣侯淄川王反辟陽近淄川平降之國除始平曰我多陰謀道家之所禁師古曰此平謂陳平吾世即廢亦已矣終不能復起曰吾多陰禍也其後曾孫陳掌曰衛氏親戚貴師古曰掌表衛子夫之姊願得續封然終不得也周勃沛人其先卷人也師古曰卷縣名也地理志屬河南首丘權反其下亦同徙沛勃曰織薄曲為生蘇林曰薄一名曲月令曰具曲植師古曰許慎云葦薄為曲也常曰吹簫給喪事師古曰吹簫曰樂喪賓若樂人也材官引強服虔曰能引強弓弩官也孟康曰如今挽強司馬也師古曰強音其兩反高祖為沛公初起勃曰中涓從攻胡陵下方與師古曰音房豫方與反與戰卻敵攻豐擊秦軍碭東還軍留及蕭復攻碭

破之下下邑先登賜爵五大夫攻蘭虞取之擊章邯車騎殿師古曰殿之言頃也謂鎮軍後曰扞敵勃擊破章邯之殿兵也殿音丁見反略定魏地攻轅戚東緡曰往至栗師古曰緡音昏取之攻齧桑先登擊秦軍阿下破之追至濮陽下蘄城攻都關定陶襲取宛胸得單父令師古曰音善甫夜襲取臨濟攻壽張曰前至卷破李由雍丘下攻開封先至城下為多文穎曰勃士卒至者多也如淳曰周禮戰功曰多師古曰多謂功多也後章邯破項梁沛公與項羽引兵東如碭自初起沛還至碭二歲二月楚懷王封沛公號武安侯為碭郡長沛公拜勃為襄賁令師古曰賁音肥從沛公定魏地攻東郡尉於成武破之攻長社先登攻潁陽緡氏絕河津擊趙賁軍尸北師古曰賁音奔尸即尸鄉南攻南陽守齧破武關曉關攻秦軍於藍田至咸陽滅秦項羽至曰沛公為漢王漢王賜勃爵為威武侯從入漢中拜為將軍還定三秦賜食邑懷德攻槐里好時最如淳曰於將率之中功為最也北擊趙賁內史保於咸陽最北救漆師古曰漆扶風縣擊章平姚卬軍西定汧

師古曰汧亦扶還下郿頻陽師古曰郿即岐州郿縣也圍章邯廢丘破之西擊

益已軍破之如淳曰章攻上邽師古曰東守峽關擊項籍攻曲遇最師古

十二縣還守雒陽櫟陽賜與穎陰侯共食鍾離呂將軍從高祖擊

燕王臧荼破之易下所將卒當馳道為多師古曰高祖賜爵列侯剖符

世世不絕食絳八千二百八十戶呂將軍從高帝擊韓王信於代

降下霍人呂前至武泉孟康曰縣擊胡騎破之武泉北轉攻韓信軍

銅鞮破之還降太原六城擊韓信胡騎晉陽下破之下晉陽後擊

韓信軍於砭石應劭曰砭音沙孟康曰地名也齊恭破之追北八十里還攻樓

煩三城因擊胡騎平城下所將卒當馳道為多勃遷為太尉陳豨

屠馬邑所將卒斬豨將軍乘馬降師古曰姓乘馬名轉擊韓信陳豨趙

利軍於樓煩破之得豨將宋最鴈門守圉師古曰鴈者鴈門因轉攻得

雲中守邀丞相箕肆將軍博師古曰邀古速字也肆音定鴈門郡十七縣

雲中郡十二縣因復擊豨靈丘破之斬豨丞相程縱將軍陳武都

尉高肄定代郡九縣燕王盧綰反勃呂相國代樊噲將擊下薊師古

得綰大將抵丞相偃守陘張晏曰盧綰郡守陘其太尉弱御史大夫

施屠渾都師古曰姓施屠名破綰軍上蘭後擊綰軍沮陽服虔曰沮音阻師追至

長城定上谷十二縣右北平十六縣遼東二十九縣漁陽二十二

縣最從高帝得相國一人師古曰最者凡也總丞相二人將軍二千石各二

人別破軍二下城三定郡五縣七十九得丞相大將各一人勃為人

木強敦厚師古曰木謂質高帝呂為可屬大事師古曰屬委勃不好文學每

召諸生說士東鄉坐責之如淳曰勃自東鄉責諸生說士不趣為我語蘇林曰

勃既定燕而歸高帝已崩矣呂列侯事惠帝惠帝六年置太尉

反推

臣贊曰今直言勿稱經書也師古曰

二說皆非也趣讀曰促謂令速言也

其椎少文如此服虔曰謂訥也應劭曰今俗名拙語

為椎儲師古曰椎謂樸鈍如椎也音直

師古曰汧亦扶

風縣音口肩反

師古曰郿即岐州郿縣也

圍章邯廢丘破之西擊

如淳曰章

師古曰

官呂勃為太尉十年高后崩呂祿呂趙王為漢上將軍呂產呂呂
王為相國秉權欲危劉氏勃與丞相平朱虛侯章共誅諸呂語在
高后紀於是陰謀廼為少帝及濟川淮陽恒山王皆非惠帝子呂
太后呂計詐名它人子殺其母養之後宮令孝惠子之立呂為後
用彊呂氏今已滅諸呂少帝即長用事吾屬無類矣師古曰云被誅滅無遺種不如
視諸侯賢者立之遂迎立代王是為孝文皇帝東牟侯興居朱虛
侯章弟也曰誅諸呂臣無功請得除宮廼與太僕汝陰滕公入宮
滕公前謂少帝曰足下非劉氏不當立廼顧麾左右執戟皆仆兵
罷師古曰仆頓也音赴有數人不肯去官者令張釋諭告亦去師古曰荆燕吳傳云張擇今此作釋參錯不同滕
未知孰是也滕公召乘輿車載少帝出少帝曰欲持我安之乎師古曰言往何所也滕
公曰就舍少府廼奉天子法駕迎皇帝代邸報曰宮謹除皇帝入
未央宮有謁者十人持戟衛端門師古曰端門殿之正門曰天子在也足下何為

者不得入太尉往喻廼引兵去皇帝遂入是夜有司分部誅濟川
淮陽常山王及少帝於邸文帝即位呂勃為右丞相賜金五千斤
邑萬戶居十餘月人或說勃曰君既誅諸呂立代王威震天下而
君受厚賞處尊位呂厭之則禍及身矣師古曰厭謂當之也言既有大功又受厚賞而居尊位已久當之即禍及矣厭音一涉反又音易押反勃懼亦自危廼謝請歸相印上許之歲餘陳丞相平卒上
復用勃為丞相十餘月上曰前日吾詔列侯就國或頗未能行丞
相朕所重其為朕率列侯之國廼免相就國歲餘每河東守尉行
縣至絳絳侯勃自畏恐誅常被甲令家人持兵呂見其後人有上
書告勃欲反下廷尉逮捕勃治之勃恐不知置辭師古曰置立也辭對獄之辭吏稍
侵辱之勃呂千金與獄吏獄吏廼書牘背示之李奇曰吏所執簿也師古曰牘木簡呂書辭也音讀
曰呂公主為證公主者孝文帝女也勃太子勝之尚之師古曰尚配也解在張耳傳
故獄吏教引為證初勃之益封盡呂子薄昭及繫急薄昭為言薄

太后太后亦曰為無反事文帝朝太后曰冒絮提文帝

應劭曰陌領絮也晉灼曰巴蜀異志

謂頭上巾為冒絮師古曰冒覆也

曰絳侯縮皇帝璽將兵於北軍

應劭曰言勃誅諸呂廢少帝手

貫國璽時尚不反況今更有異乎

不曰此時及今居一小縣顧欲反邪

師古曰顧猶倒也

文帝既見勃獄辭迺謝曰吏方驗而出之於是使使持節赦勃復

爵邑勃既出曰吾嘗將百萬軍然安知獄吏之貴也勃復就國孝

文十一年薨諡曰武侯子勝之嗣尚公主不相中

如淳曰猶言不相合當也師古曰意不相可也

中音竹仲反

坐殺人死國絕一年弟亞夫復為侯亞夫為河內守時許負

師古曰秉音彼命反

相之

應劭曰許負河內温人老嫗也君後三歲而侯侯八歲為將相持國秉

師古曰秉音彼命反

重矣於人臣無二後九年而餓死亞夫笑曰臣之兄呂代父侯矣

有如卒子當代我何說侯乎然既已貴如負言又何說餓死指視

我

師古曰視讀曰示負指其口曰從理入口此餓死法也

師古曰從豎也音子容反

居三歲兄

絳侯勝之有罪文帝擇勃子賢者皆推亞夫迺封為條侯

師古曰縣在渤海地

理志作脩字其音同耳

文帝後六年匈奴大入邊呂宗正劉禮為將軍軍霸上祝

茲侯徐厲為將軍軍棘門呂河內守亞夫為將軍軍細柳呂備胡

上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軍直馳入將呂下騎出入送迎已而之

細柳軍軍士吏被甲銳兵刃彀弓弩持滿

師古曰彀張也音邁

天子先驅至不

得入

師古曰先驅導駕者也若今之武候隊矣

先驅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軍中聞將軍之

令不聞天子之詔有頃上至又不得入於是上使使持節詔將軍

曰吾欲勞軍亞夫迺傳言開壁門壁門士請車騎曰將軍約軍中

不得驅馳於是天子迺按轡徐行至中營將軍亞夫揖曰介冑之

士不拜請呂軍禮見

應劭曰禮介者不拜

天子為動改容式車

師古曰古者立乘凡言式車者謂俛身撫式呂

禮敬人式車前橫木也

使人稱謝

師古曰謝告也

皇帝敬勞將軍成禮而去既出軍門羣臣

皆驚文帝曰嗟乎此真將軍矣鄉者霸上棘門如兒戲耳

師古曰鄉讀曰嚮

其將固可襲而虜也至於亞夫可得而犯邪稱善者久之月餘三

軍皆罷迺拜亞夫為中尉文帝且崩時戒太子曰即有緩急周亞夫真可任將兵文帝崩亞夫為車騎將軍孝景帝三年吳楚反亞夫呂中尉為太尉東擊吳楚因自請上曰楚兵剽輕難與爭鋒師古曰吳王傳云亞夫至淮

曰剽音匹妙反願呂梁委之絕其食道迺可制也上許之師古曰吳王傳云亞夫至淮陽問鄧都尉為畫此計亞夫乃從之今此云自請而後行二傳不同未知孰是亞夫既發至霸上趙涉遮說亞夫曰將軍東誅吳

楚勝則宗廟安不勝則天下危能用臣之言乎亞夫下車禮而問之涉曰吳王素富懷輯死士久矣師古曰輯與集同此知將軍且行必置間

人於殺黽阨陘之間且兵事上神密將軍何不從此右去走藍田師古曰謂右去西去也走音奏出武關抵雒陽師古曰抵至也間不過差一二日師古曰謂右去行遲止二日也直入

武庫擊鳴鼓諸侯聞之呂為將軍從天而下也師古曰不意其猝至太尉如其計至雒陽使吏搜殺黽間果得吳伏兵迺請涉為護軍亞夫至會

兵滎陽師古曰會集也吳方攻梁梁急請救亞夫引兵東北走昌邑師古曰深走音奏

壁而守梁王使使請亞夫亞夫守便宜不往梁上書言景帝景帝詔使救梁亞夫不奉詔堅壁不出而使輕騎兵弓高侯等絕吳楚

兵後食道吳楚兵乏糧飢欲退數挑戰終不出夜軍中驚內相攻擊擾亂至於帳下亞夫堅臥不起頃之復定吳奔壁東南陬如淳曰陬隅也

師古曰音子侯反又音鄒亞夫使備西北已而其精兵果奔西北不得入吳楚既餓迺引而去亞夫出精兵追擊大破吳王濞吳王濞棄其軍與壯士

數千人亡走保於江南丹徒漢兵因乘勝遂盡虜之降其縣購吳王千金月餘越人斬吳王頭呂告凡相守攻三月而吳楚破平於

是諸將迺呂太尉計謀為是由此梁孝王與亞夫有隙歸復置太尉官五歲遷為丞相景帝甚重之上廢栗太子亞夫固爭之不待

上由此疏之而梁孝王每朝常與太后言亞夫之短竇太后曰皇后兄王信可侯也上讓曰始南皮及章武先帝不侯師古曰南皮竇彭祖太后弟長君之

后兄王信可侯也上讓曰始南皮及章武先帝不侯師古曰南皮竇彭祖太后弟長君之

子章武太后及臣即位迺侯之信未得封也竇太后曰人生各各時行

耳師古曰言富貴當及已身也竇長君在時竟不得封侯死後迺其子彭祖顧得侯

曰高帝約非劉氏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不如約天下共擊之今

信雖皇后兄無功侯之非約也上默然而沮師古曰沮者止壞之意也音才與反其後匈

奴王徐盧等五人降漢師古曰功臣表云唯徐盧上欲侯之呂勸後亞夫曰彼背其

主降陛下陛下侯之即何呂責人臣不守節者乎上曰丞相議不

可用迺悉封徐盧等為列侯亞夫因謝病免相頃之上居禁中召

亞夫賜食獨置大胾師古曰胾大臠音側吏反無切肉又不置箸亞夫心不平顧謂

尚席取箸應劭曰尚席主席者也上視而笑曰此非不足君所乎孟康曰設載無箸者此非不足滿於君所乎嫌

夫因趨出上目送之曰此鞅鞅非少主臣也居無何亞夫子為父

買工官尚方甲楯五百被可已葬者如淳曰工官官名也張晏曰被具也五百具甲楯也師古曰被音皮義反取

苦之不與錢師古曰庸謂賈也苦謂極苦使也庸知其盜買縣官器怨而上變告子事

連汗亞夫書既聞上下吏吏簿責亞夫如淳曰簿音主簿之簿簿問其辭情師古曰簿問者書之簿一問之也

亞夫不對上罵之曰吾不用也孟康曰言不用汝對欲殺之也如淳曰恐獄吏畏其復用事不敢折辱也師古曰孟說是也一云帝

所買器迺葬器也何謂反乎吏曰君縱不欲反地上即欲反地下

耳吏侵之益急初吏捕亞夫亞夫欲自殺其夫人止之呂故不得

死遂入廷尉因不食五日歐血而死國絕一歲上迺更封絳侯勃

它子堅為平曲侯續絳侯後傳子建德為太子太傅坐酎金免官

後有罪國除亞夫果餓死死後卜迺封王信為蓋侯至平帝元始

二年繼絕世復封勃玄孫之子恭為絳侯千戶

贊曰聞張良之智勇呂為其貌魁梧奇偉應劭曰魁梧丘虛壯大之意也蘇林曰梧音悟師古曰魁大貌也梧

林曰梧音悟師古曰魁大貌也梧

者言其可驚悟人讀為吾非也反若婦人女子故孔子稱巨貌取人失之子羽師古曰子羽孔子弟也

子弟于澹臺滅明字貌惡而行善故云然也學者多疑於鬼神師古曰謂無鬼神之事也如良受書老父亦異矣

高祖數離困阨良常有力師古曰離遭也豈可謂非天乎陳平之志見於社

下傾側擾攘楚魏之間卒歸於漢而為謀臣及呂后時事多故矣

師古曰故謂中屯難也平竟自免呂智終王陵廷爭杜門自絕亦各其志也周勃

為布衣時鄙撲庸人至登輔佐匡國家難誅諸呂立孝文為漢伊

周師古曰處伊尹周公之任何其盛也始呂后問宰相高祖曰陳平智有餘王陵少

戇可呂佐之師古曰戇愚也音下紉反今讀音竹巷反安劉氏者必勃也又問其次云過此

已後非迺所及所古曰迺汝也言汝亦不及見也終皆如言聖矣夫

張陳王周傳第十終 漢書四十

張良傳云良嘗從容步游下邳汜上服虔曰汜音頤楚人謂橋曰

汜應劭曰汜水之上也文穎曰沂水上橋也顏師古曰下邳之水

非汜水也又非沂水服說是臣必按從水乃詩云江有汜及今有

汜水縣字音詳里切據許慎說文云東楚謂橋為圮在土部本從

土傳寫蓋誤從汜合從土作頤音下文直墮其履汜下並作圮字

校定



